中國傑物傳

陳舜臣 著

謝文文 譯

目錄

第1則 范蠡 三

第2則 子貢 二一

第3則 呂不韋 四一

第4則 張良 六一

第5則 漢宣帝 八一

第6則 曹操 九九

第7則 苻堅 一一九

第8則 張說 一三九

第9則 馮道 一五九

第10則 王安石 一七九

第11則　耶律楚材　一九九
第12則　劉基　二一七
第13則　鄭和　二三七
第14則　順治皇帝　二五五
第15則　左宗棠　二七五
第16則　黃興　二九三
□後記：傑出人物的亂世浮生錄

中國傑物傳

陳舜臣 著

謝文文 譯

〔第1則〕范蠡

范蠡深知自己之所以受到任用，原因在於越國要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振興越國、讓句踐稱霸的目標達成後，范蠡立刻考慮改變身分。他認為響亮的名聲暫時可保，但很難長保。

臥薪嘗膽

范蠡的事蹟，同時記載於《史記》的〈越王句踐世家〉及〈貨殖列傳〉中。這可能因為他是越國的名臣，而辭官之後又成為一名實業家，一人兼具兩種角色的緣故。不過，不管是一國的名臣也好，大實業家也好，所從事的都同樣是「經營」的工作，所以他絕不是一個雙重人格者。

「越」據說是禹的苗裔，以會稽為根據地，疆域約在今日的浙江省。會稽就是現在的紹興，也就是魯迅和周恩來的出生地。事實上，當地現在仍保留著禹廟，紀念他治水的功績。

文字的發明在北方，所以中國的記錄大都偏重於中原地區（黃河中游地方）。而越之登上歷史

舞台，已是春秋末期的事了。

越的始祖，根據《史記》的說法是：

——文身斷髮，披草萊而邑焉。

其後，經過了二十餘世，出現一個叫做「允常」的首長，當時他與吳王闔廬交戰，彼此相怨伐。於是，越便在吳的歷史中出現。

吳闔廬十年（公元前五〇五年），因爲吳王於前一年率軍西攻楚，國內無人，所以越軍乘機攻入空巢似的吳。

越國的允常去世，年輕的句踐（亦寫作勾踐）繼任爲王，吳聽說這項消息，便領兵伐越。這是公元前四九六年的事。越國善戰而擊敗了吳。在這場戰爭中，吳王闔廬手指受傷，臨死前留給太子夫差的遺言是：

——不要忘記句踐殺了你父親。

三年之間，夫差整軍經武。而越王句踐趁吳出兵前先發制人，採取攻擊，結果大敗，在會稽被包圍，不久便投降了。

有句成語叫「臥薪嘗膽」，就是說睡在柴薪上，舔嘗苦膽，然後告訴自己：「不要忘了會稽之恥！」《史記》上只有嘗膽，《吳越春秋》中卻出現臥薪。另外，《十八史略》裡記載，臥薪

的是吳王夫差，嘗膽的是越王句踐。

這意思就是說二人都歷盡艱辛，矢志復仇。

輔佐越王句踐的是范蠡，輔佐吳王夫差的是伍子胥。

吳越之戰既是夫差與句踐之戰，同時也是伍子胥與范蠡之戰。

根據《吳越春秋》所述，會稽戰敗後，越把絕世美女西施送給吳，意圖使吳王墮落，這乃是出自范蠡的計謀。

西施的事蹟散見於諸子百家之書中，所以司馬遷也知道，但他在《史記》裡並未記載西施的事。或許是因為他認為其中傳說的可能性較大吧！

關於范蠡的原籍，有些書說他是南陽（黃河之北，現今的孟縣附近）人，但也有說是徐（淮河下游，現今的泗縣附近）人。還有一種楚人說，總之他並不是越人。

句踐號稱是第二十餘世越王，而一世平均為三十年，算起來越也有六百多年的歷史。如果由句踐即位那年（公元前四九六年）起回溯，越國開國的時間應該在殷末。該國雖然在當地一直維持著政權，卻沒有形諸記載。到句踐時，因與吳國交戰，才突然躍上歷史舞台。

儘管未見於典籍中，但越國一直就存在於該地。如果越國的歷史真的肇始於殷末，那麼我們可以大膽地推論越人的生活情形。

殷代的貨幣是貝。表示財貨的文字，幾乎都是以「貝」爲偏旁（如贈、賜、貸、貨、購、賄、貫、買、貿、貯……），由此可見一斑。這種貝是大陸沿岸所沒有的子安貝，正因爲它稀少，所以才有價值。子安貝的最大產地是沖繩的宮古島，若要由大陸前去採集，「越」是最得地利的地方。

由於銅錢取代貝殼而成爲流通的貨幣，採貝的活動自周以後就日漸衰退。但是，越並未因採貝時代的結束而改變了他們與海的親密關係。

越人的生活形態，除了漁撈，還有海上貿易活動。

擁有「採寶（貝）」傳統的越，無疑地是一個富裕的國家。雖然它遠離正統文化的中心，未被納入記載，但是可以推測，越必是一個不亞於中原諸邦的富庶國家吧！

不是越人的范蠡，爲什麼會在越做官呢？是越王招聘而來，還是他自己赴越求官？詳細情形已不可考，但既然越是一個深富魅力的國家，他自行前往的可能性或許比較大。

這股魅力，當然也包括了「富裕」這一特點。

洗雪會稽之恥

范蠡是越國的上將軍。另外，越國還有一個大夫名叫文種。文種似乎也不是越國人。或許，范蠡是透過文種的推薦，才在越國取得官職。范蠡和文種被視爲絕佳的搭檔。

據說范蠡曾師事計然。計然也不是當地人，他是在旅行至越時遇到了范蠡。

越最後滅掉了吳，成爲春秋末期的霸主。

春秋時代（公元前七七一～前四〇三年），徒具虛名的周王室還存在。而且，各地割據的諸侯在形式上仍擁戴周王，其中最有實力的就成爲霸主。霸主必須擁護周王，號令天下。春秋諸侯並不想推翻周王室，只是一心爲爭取霸主之位而致力於富國強兵。

這個時代出現了五位霸主，稱爲春秋五霸。他們是齊桓公、晉文公、楚莊王、吳王夫差、越王句踐。

越這個國家一登上歷史舞台，就突然成爲霸主，這不能不說是罕有的事。以吳來說，《史記》在夫差之前還列舉了壽夢、諸樊、餘祭、餘昧、僚、闔閭（廬）等六位君王。相對於此，越卻只記載句踐的出現，說他是允常之子，然後就立刻成爲霸主。

其實這也不算什麼奇蹟，只是以往越國的事並未被列入記載罷了。他們有探寶的傳統，經常縱橫海上，進行商業活動，自然擁有強大的財力。

但是非常有趣的是，對越國興盛很有貢獻的范蠡、文種、計然三人，竟然都來自外地。或許是越所具有的海洋性開放氣質，使它能接納眾多的人才吧！

三位外來幕僚中，計然最不起眼。他雖然是范蠡的老師，但也有人說「計然」不是人名而是

書名。越的富國強兵政策之所以成功，要歸功於范蠡和文種的貢獻，然而他們各自的角色、職務卻不是很清楚。只因文種被稱爲大夫，負責行政，范蠡自然就被認爲是軍事參謀。越在會稽嘗到苦果，是因爲句踐未用范蠡之言。戰敗後，當句踐打算把國政交託給范蠡時，范蠡推辭說：

——兵甲之事，種不及蠡；鎭撫國家，親附百姓，蠡不及種。

意思是說請把國政交託給文種。句踐就這樣把范蠡送到吳國當人質。這可能是吳國前來要求人質吧！人質非得是重要人物不可，而范蠡因是句踐的親信，吳國自然會接受。

辭去宰相職位的范蠡，到吳去當人質必然是出於他自願。畢竟要偵察吳，使吳墮落，再沒有比深入當地更好的辦法了。

范蠡以人質的身分在吳停留了二年，自然仔細地觀察吳國內部的情況，暗中設計籌謀。

吳國的伍子胥和太宰（宰相）嚭對立。當越王句踐被圍困於會稽時，曾賄賂嚭，請他向吳王說情，才好不容易撿回一條命。二人的對立轉趨激烈，吳王夫差聽信嚭的讒言，終於將伍子胥賜死。表面的情形是這樣，但兩名重臣對立的內幕，也許是出於范蠡的計謀。

夫差起初並不相信讒言，但當他得知伍子胥擔任使節訪齊時，把自己的兒子託給齊國的重臣鮑氏，便加深了懷疑。或許伍子胥也對吳感到絕望。

樹吾墓上以梓，令可為器〔吳王之棺〕；抉吾眼置之吳東門，以觀越之滅吳也。

這是伍子胥非常有名的遺言。

伍子胥既死，吳不足爲懼。句踐於是想對吳進行報復，但范蠡卻回答說：「還不可以。」

吳王夫差爲了爭霸，率軍北上，討齊伐魯，擴張版圖。他的眼裡並沒有越，因爲這個一度在會稽被他蹂躪過的對手，一直都採取非常恭順的姿態。這時，不斷警告他要小心提防越的伍子胥已死。夫差率領吳國精兵，會諸侯於北方的黃池。身爲霸主，號令諸侯，眞是無比地得意風光。

「現在正是時機！」

范蠡終於贊成句踐出兵了。

精兵北上，吳國境內只剩留守的部隊，於是越軍湧進吳國，殺了吳太子。吳王夫差在黃池聽到國內有變的消息，因爲正値與諸侯會合之際，擔心天下都知道這件事，便私下於諸侯會議結束後要求與越國和談。

如果是一名普通的參謀，或許會乘勝拒絕和談。太子被殺，遠征的吳軍此刻應已動搖。但是，他們都是當初爲了會見諸侯，精挑細選出來的精銳軍。他們的家人還留在吳，如今爲了解救被敵軍占領的故國，可能會拚死一戰，這是很可怕的對手。范蠡在作人質的時候觀察過，了解吳的

實力。以越之力，目前仍極難一舉厭制吳。因此范蠡立刻接受和談，把越軍撤出吳。

平安回到國內的吳軍，由當初的緊張狀態中鬆懈下來，軍紀也跟著散漫。由於幾度北征，精壯的官兵喪失殆盡，再加上軍資需索無度，使得吳逐漸疲敝。

范蠡守候著時機的到來，一等就是四年，其間當然一直在整頓軍備。四年後，當越軍攻吳時，范蠡已勝算在握，但他並不著急。吳都——蘇州被包圍達三年之久。吳王夫差據守姑蘇山，最後終於力竭。

吳追擊越至會稽時，曾允許句踐乞命。這次被追逼到姑蘇山的吳王夫差，也請求能像當年一樣，饒恕他一命。

句踐曾受過夫差的恩惠，因而想答應其請求，但范蠡反對說：

——會稽之事，天以越賜吳，吳不取。今天以吳賜越，越其可逆天乎？

於是吳便滅亡了。如果句踐當初允許吳保留一點實力，日後越可能就要經常感到不安吧！

吳在姑蘇山滅亡的時間是公元前四七三年。為洗雪會稽之恥，越花了二十一年的歲月。

狡兔死，走狗烹

越國重用外國人，是因為它經濟上雖然富裕，文化水準卻沒有那麼高。再加上外國人的人脈

關係不多，君主可以放心。那個時代中國採行大家族主義，如果任用一名大臣，他的滿門家眷取得權力，只要一不留神，君主的寶座就可能不保。

范蠡深知自己之所以受到任用，原因在於越國要推行富國強兵的政策。吳一滅亡，越便揮兵北進，也像吳王夫差一樣成爲霸主。渡淮水、會齊晉諸侯於徐州、對周室納貢，並把吳自宋奪得的土地歸還宋，展示了霸主的威信，中原諸侯也都承認句踐是霸主。

范蠡以上將軍的身分凱旋歸越。但是，振興越國、讓句踐稱霸的目標達成後，范蠡立刻考慮改變地位。

——大名之下，難以久居。

他認爲響亮的名聲暫時可保，但很難長保。與其說很難，不如說至難或不可能還要更恰當。

范蠡在「大名」之下想要離開。他寫了一封訣別書給句踐。

——人說主辱則臣死。二十多年前，君王受辱於會稽之時，臣未死，是希望雪恥。如今恥已洗雪，請以會稽不死之罪誅臣。

句踐的回答是：

——孤將與子分國而有之。不然，孤將加誅於子。

范蠡答道：

——君行令，臣行意。

這是表示決裂的意思。如果你想殺，那請使；我還是要照著自己的想法去做……。

這有點相互叫罵的味道，也許在范蠡看來，他必須表明這不是趁夜逃跑。句踐對范蠡的書信應該是很激動的。為什麼我成功地當上霸主之後，你竟要捨棄我！

在范蠡看來，成功之後，句踐對他來說就成了一個可怕的人物。在對吳進行復仇戰時，乃至成為霸主以前，句踐都少不了范蠡。如今范蠡如果到別處去，恐怕會對越造成威脅。

由於這個原因，范蠡對越來說就是一名危險人物，恐怕會受到嚴格的監視，很可能還有性命之憂。

若是這樣，那就應該事先離開越國。在這個關口能夠看得開，正是范蠡了不起的地方。

乃裝其輕寶珠玉，自與其私徒屬乘舟浮海以行，終不反。

收拾些不太占空間的寶石、眞珠、玉等細軟，帶著家人手下，乘舟離開越，前往齊國。

這大概是一齣千鈞一髮的逃亡劇。書面交鋒似乎激起了火花，他留下不便攜帶的財物，拾著珠玉寶石脫逃而去。

逃到齊國之後，范蠡沒有看到以前的同僚文種。留在成了霸主的句踐身邊，在范蠡看來是極

其危險的事，然而文種卻好像沒有察覺到這個危險。於是，范蠡寫信給文種，勸他快逃：

蜚（飛）鳥盡，良弓藏；狡兔死，走狗烹。越王為人長頸鳥喙，可與共患難，不可與共樂，子何不去？

收到這封信後，文種稱病辭官。他可能也在思考脫逃的方法，但是已經來不及了。范蠡逃亡之後，對於文種的監視大概變得更加嚴密吧！

傳聞是因為有人進讒言說文種意圖謀反，句踐賜劍給文種，意思叫他自殺。是不是讒言，沒有人知道，總之文種已毫無利用的價值。越不再需要文種，而如果讓他逃到其他國家，那就危險了。

——子教寡人伐吳七術，寡人用其三而敗吳，其四在子。子為我從先王試之……。

句踐說道。先王就是他的父親允常，人當然已經不在世了。

隨先王試一試剩下的四術，就是表示要文種也死。

陶朱、猗頓之富

范蠡是個深富智謀的人，文種則是一個能力很強的行政官。前者長於應付緊迫的狀況，後者

善於長期性的經營。在戰場上需要電光石火的決斷，行政則需要仔細斟酌。范蠡逃得快，而文種逃得遲。兩人性格不同，命運也迥異。

亡命到齊國的范蠡改名換姓，叫做鴟夷子皮。

鴟夷就是裝酒的馬皮袋。鴟就是貓頭鷹，皮袋的形狀就像貓頭鷹鼓著肚子一般，故得其名。

由於范蠡等人的謀略奏功，伍子胥被吳王夫差殺害，他的遺骸被裝進鴟夷內，投入長江。范蠡就像他的好對手伍子胥得罪於主君一樣，自己也得罪主君句踐，本來命該被裝進鴟夷中的，因此便取了這個名字。另外一個說法，是說鴟夷伸縮自如，象徵自由之身。也有人說它有別的意思，就是鴟夷隨著內裝物的不同，可大可小。

范蠡一家人在齊國海岸地方耕作，勤勉努力的結果，父子積聚財產，成為數十萬金的資產家。齊國人聽說他很賢明，便來請他做宰相。

——居家則致千金，居官則至卿相，此布衣（庶民）之極也。久受尊名，不祥。

范蠡說著便推辭了，同時把好不容易積存的財產一一分給親友鄉黨，然後只懷著高價的寶石離去。

「久受尊名不祥」，跟他逃離越時所說的「大名之下，難以久居」這句話很相似，這可以說是范蠡的處世信條。也就是說，如果獲得很大的名聲，不要執著於此，最好儘量撒手拋開。

但是並非放棄一切財物。離開越國時，把輕軟的珠玉寶石裝在小船上；離開齊國的海濱時，也帶著高價的財寶。因爲努力工作，積貯財產，所以擁有豐厚的資本。范蠡可以說是一個務實的人。

范蠡接下來選擇的地方是陶，亦即現在山東省鄰近河南省境的定陶縣一帶。春秋時代，這個地方有魯、宋、衛、曹、鄭等國接鄰於此，非常複雜，而且這裡距齊、晉、楚等大國的前哨也不很遠。

——陶天下之中（中心），諸侯四通，貨物所交易也。

《史記》裡指出了其地理條件之優厚。

在齊國的海岸地方，以開墾事業而置產；移居陶之後，則以商業活動爲主。范蠡似乎早已預見開墾的時代將轉變爲商業的時代，而預先移居。搬到陶以後，又改姓名鴟夷子皮爲朱公。

陶朱公簡稱「陶朱」，直到今日，它在中國仍是富豪的代名詞。

魯國有個名叫頓的窮人，聽說陶朱公很富有，便前去請教致富之道。依照陶朱公所傳授的方法，他在猗氏之地的南邊飼養牛羊，十年之後富比王公，人人稱其爲「猗頓」，兩人並以「陶朱、猗頓之富」齊名於世。當然，陶朱公范蠡是屬於師級輩的。

據說范蠡有三個兒子。長子是他在齊國海岸邊從事耕作、生活比較艱苦的時候所生的。幼子

是在移居到陶、生活富裕後所生的。次子可能是誤入歧途，殺人之後被逮捕。

范蠡也很疼愛兒子，多次奔走營救，希望能夠讓他獲釋。因此將黃金千鎰（一鎰等於二十四兩）交給幼子，要他帶到次子被拘禁的楚都去，以便進行營救的活動。

長子對此感到憤然。父親范蠡年紀已大，家裡的大小事情一向都是一家之主的長子在處理。關於這回次弟所發生的重大事件，當然也應該由一家之主的他來進行營救；然而，父親竟然派小弟去。難道父親不信任他？一想到這裡，便非常懊惱沮喪。他要求父親務必讓他去，但不知道什麼原因，父親就是不答應。長子非常絕望，表示既然這麼不信任他，他不如死掉算了。

范蠡的妻子哭著對范蠡說：「老二會不會獲釋，還不知道，眼前老大卻要死了。二個兒子會一個接一個的死掉呀！」范蠡不得已只好派長子去。

楚都郊外的一間破屋裡，住著一個名叫莊生的人，與范蠡是至交。莊生雖家貧，但爲人清廉正直，在楚國，楚王以下的政府要員們都以他爲師，崇敬有加。范蠡送長子出門時曾交代他：

——你到了楚國之後，把這千鎰黃金交給莊生，拜託他幫忙。其他的你別管。

長子遵照父親的話把千金交給莊生，但他另外卻偷偷藏了數百金。

莊生收下千金後說：

「請儘快離開此地，千萬不要留下來。就算令弟獲釋，也不要打聽原委。」

但是范蠡的長子並未聽從他的勸告，反而進入楚都，以數百金為資金，跟楚國有權有勢的人接觸，進行營救的工作。

莊生是一個清心寡慾的人，雖受王公們尊仰為師，卻仍住在簡陋的屋子裡。他接受范蠡長子所帶來的千金，只是「接受委託的表示」，打算等完成所託後，再歸還千金。他還考慮到自己突然有什麼不測，便對妻子說：「這是陶朱公的金子，萬一我有個三長兩短，你一定要把金子還給他。」

莊生算準楚王有空的時候去謁見，談起了天象。——「最近某顆星出現在某個地方，這對楚非常不好。王若修德，則可除去此害。」

王修德就是頒布大赦令。楚王聞言立即下令封鎖府庫，這似乎是大赦時的一道手續。據說這是為了防止人趁著大赦，進行偷盜。

接受范蠡長子贈金的貴族，把這個消息告訴了他。長子一聽說弟弟將因大赦獲釋，便後悔把千金交給莊生。於是他到莊生家，說弟弟將因大赦出獄，故來拜訪。

莊生見他未依勸告立即離去，反而留在此地，心中非常不滿，並察覺他來訪的目的是想取回金子，便說：

——金子還原封不動地放在房間裡，你可以自行取出。

范蠡的長子拿出金子，高高興興地回去了。

莊生被這個黃毛小子侮辱，深以爲恥，再度進謁楚王，稟告說：

——現在路上有人傳說，是因爲王身邊的人收受陶朱公的賄賂，爲了釋放陶朱公的次子才發布大赦令的。

楚王當然很生氣，說：

——我雖不德，也不致淪於爲陶朱公之子而發布大赦。

他判決了陶朱公次子的罪刑，在處死後第二天發布大赦令。

范蠡的長子帶著弟弟的遺骸回到故鄉。母親與附近的鄰人們都不禁悲嘆，而范蠡卻說：「我早料到會是這種結果了。」

長子曾與父親一起吃苦，賺錢積蓄，知道千鎰黃金是流血流汗換來的，當然會覺得不捨。

幼子是在家境富裕之後才生下的，不懂蓄積錢財之苦，所以花這筆錢不會覺得可惜。這場營救活動是不能吝嗇的，所以范蠡才派幼子而不派長子去。

這似乎是一個很好的故事，司馬遷仔細地把它記載在《史記・越王句踐世家》中。可見這個故事相當有根據。

漢代《越絕書》裡曾記載，吳國滅亡之後，原先獻給夫差的絕世美女西施，歸於范蠡，與范

蠡一同泛五湖而去。但司馬遷並未將之記載於《史記》中。任何傳說色彩較濃的事件都儘量排除，這是司馬遷寫史的態度。所以，有關范蠡次子被處以死刑的事，在司馬遷的史觀過濾下，應該是可信的。

吳滅亡於姑蘇山，是在司馬遷誕生前三百多年。

由當時史實記載的技術及訊息傳達的能力來看，在司馬遷的時代，吳越興亡史被傳說化的部分應該是不少。

有的文獻（《國語》）記載，吳滅亡後，范蠡乘輕舟、浮五湖，「不知其所終極」。越之名臣范蠡就此消失，而與齊的鴟夷子皮和陶朱公完全沒有關係。

成功地完成富國強兵計劃的名臣、勤儉力行的開墾者、占通商之利的實業家，這些眾所欽羨的人物，竟然是同一個人，這實在是一件很有趣的事。也許事情是在不知不覺間被渲染成這樣趣味盎然。眞相究竟如何，探討起來恐怕沒完沒了；不過我認爲《史記》所載即使並非事實，也在各種意義上反映出事實，並依據事實而記錄。

即使史實中混合了傳說，范蠡終究不是傳說中的人物。鑄著「句踐所用」銘文的名劍自各地出土。這些出土的兵器在二千五百年後仍然銳利得可以削斷東西，令人大感驚奇。根據專家們的看法，以現代的技術，做不出如此好的劍。可見當時技術水準之高，遠超過我們所想像。

范蠡生在那樣的時代裡，恐怕是被人們理想化了。然後，其他的理想人物也就被吸收，變成他的分身。

〔第2則〕　子貢

由於子貢的外交活動，才使得「保全魯國」的這一大目標圓滿達成，也連帶地促使越的興盛，這是不小的功勞。子貢等於大大震撼了當時的「世界史」。孔子果然深具慧眼。

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

會有這樣的傳言，子貢並不感到驚訝。

——子貢勝過他的老師孔子。

這種話經常傳入子貢的耳裡。

子貢此時在魯，而他原本是衛人，姓端木，名賜，字子貢，比老師孔子小三十一歲。

家裡的傭人們一臉得意洋洋，把這個在街坊間聽來的傳言告訴子貢。

「說傻話！不要告訴我這種事！」

子貢叱責他們。

然而傳言不只出現在街坊間。魯國朝廷中，有個大臣叫做叔孫武叔，他曾說過：

——子貢賢於仲尼（孔子）。

這是另一位大臣子服景伯告訴子貢的。對此，子貢的回答記載於《論語・子張篇》，其內容如下：

子貢曰：譬之宮牆，賜之牆也及肩，窺見室家之好；夫子之牆數仞，不得其門而入，不見宗廟之美，百官之富。得其門者或寡矣。

子貢以家室之美為喻，說自己家的牆高只達肩，人人都可以窺見，因而稱讚它很漂亮。但是，孔子的宮殿牆高數仞（一仞等於七尺），由外面看不到裡面的「宗廟之美、百官之富」，一定要由門進入。然而能夠找到這扇門的人這麼少……。

叔孫武叔曾經與孔子同朝為官，對孔子似乎不太懷好意，經常說孔子的壞話。他說子貢賢於孔子，不一定是要揚子貢，而是為了貶低孔子。

聽到叔孫武叔批評孔子，在《論語・子張篇》裡可以看到，子貢是這樣回答的：

子貢曰：無以為也！仲尼不可毀也。他人之賢者，丘陵也，猶可踰也；仲尼，日月也，無得而踰焉。人雖欲自絕，其何傷於日月乎？多見其不知量也！

其他一般被稱為賢者的人，就像小山丘一樣，可以超越。不過，孔子卻是日月，沒有人能夠超越日月的。人類縱使要與日月隔絕，日月也不會受到任何一點損傷。想毀謗孔子的人，是不曉得自己的器量。

第一句話「無以為也」，叫人「不用這樣做」，只是表明自己完全不同意對方的話。

同樣在〈子張篇〉裡，陳子禽曾對子貢說：

子為恭也，仲尼豈賢於子乎？

意思是說：您非常謙遜，孔子會比您好嗎？……

陳子禽是子貢的弟子，也就是孔子的徒孫。他認為自己的老師子貢最了不起，而這位最了不起的老師對其師孔子太過謙恭，令人無法忍受。

毋庸多言，子貢當然會告誡弟子不可說這種話。

「爬梯子也登不了天；夫子正是天。」

然後，他告訴學生言語的重要性：

君子一言以爲知，一言以爲不知，言不可不愼也！

君子說一句話別人就知道他有智慧，說一句話別人就知道他沒有智慧。你剛才的話，就揭露你欠缺智慧。以後要謹愼……。

除了子貢的弟子之外，下由街坊間、上至朝廷，都可以聽到別人說：「子貢比孔子好！」而子貢卻忙不迭地否認有這回事。

我的老師好比日月——。

這是子貢的信念。他認爲自己的存在，是因爲受了日月的光華，才被賦予價値。雖然孔子年長三十一歲，對子貢來說等於是父執輩，然而子貢歸依之心卻不僅僅是源於年齡上的差距。你問子貢爲什麼會歸依孔子，就像你問「太陽是從什麼時候開始散放光芒的？」一樣毫無意義。

孔子最優秀的弟子是顏回。而每個人都知道，顏回不過比子貢年長一歲。但是，能夠把孔子的人倫與天道學說合起來論透的，也只有顏回一個人。

子貢曰：夫子之文章，可得而聞也。夫子之言性與天道，不可得而聞也。（論語・公冶長篇）

孔子以老師的角度觀察弟子，配合各人的性格與教養來指導他們。子貢說不曾從老師那兒聽到有關性與天道，也就是形而上學的談話。無疑的，孔子選擇了顏回作爲哲學上問答討論的對象。至於子貢，孔子稱讚他有實務方面的才能。

子曰：回也其庶乎，屢空。賜不受命而貨殖焉，億則屢中。（論語・先進篇）

這是孔子對顏回與子貢所作的比較。

顏回是一個接近完美的人，但是很貧窮，經常身無長物。

子貢雖然不做官，但是他自己賺錢，即使是投機的生意，他都能得心應手。「億」就是「臆測」，也就是有預測的能力。

孔子把才能分爲德行、言語、政事、文學四個範疇，十名弟子各有所長。德行第一的，自然是顏回。言語方面他認爲最好的是宰我、子貢，可見子貢的辯才已博得了老師的讚許。

子貢蓄積錢財的能力和口才都很好。

街坊間說他勝過了老師的傳言，不一定是無稽之談。

賺錢方面，雖是孔子，也不及子貢。就算君主下令要去營利，孔子可能也沒辦法像他那樣廣闊財路。子貢則不必下令，就已經源源不斷地掙進不少錢了。

在孔門中，謀利的才能不太能獲得很高的評價。雖然才能大分為四類，但「利殖」並不包含在內。如果君主有令，也許不得不勉力賺錢，然而自行熱中營利的人，無疑地就會被視為一個異類。

在子貢的弟子陳子禽看來，他認為孔子再怎麼了不起，還不是要接受我的老師子貢的經濟援助。他不了解為什麼子貢還要恭謙地事奉孔子，所以才會忿忿不平地說：「子為恭也。」

照孔子自己的說法，弟子之中通六藝者有七十二人。六藝就是君子必須具備的教養「禮、樂、射、御（駕御馬車的技術）、書、數」。《史記・孔子世家》裡的七十二人，到《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中卻變成七十七人。因為七十二人指的是全數取得學分的弟子人數，如果再加上學分不足的弟子或是徒孫，大概就差不多是七十七人了。在《論語》裡，孔子也說帶束脩（謝禮．一束肉

乾）來的人，我就教他。不過，當時貧困的人很多，而且也沒有收什麼學費，這個教育團體的運作必然入不敷出。

弟子公西赤出使齊國時，被孔子稱爲很有「政事」才能的冉有，曾爲公西赤的母親請粟（請領米糧）。兒子暫時不在，就由同門負責照料母親的生活。由於人數衆多，像這樣的開銷，對這個團體自然是很大的負荷。

孔子指示給公西赤的母親一釜（六斗四升）粟，冉有說最好再多加一點。於是，孔子回答說：「那麼給一庾（十六斗四升）吧！」。但冉有給她五秉粟。一秉是十六斛，五秉就是八十斛，也就是八百斗。孔子知道這件事以後，批評說：

——赤之適齊也，乘肥馬，衣輕裘。吾聞之也：君子周急不繼富。（《論語．雍也篇》）

公西赤是一名具外交才能的弟子，當時以孔子的使者身分前往齊國。冉有因爲這項使命很重大，因此認爲應該給他八百斗粟米作爲安家費。但是，孔子的想法卻不同。

孔子曾把知行所（擔任魯國大臣時所獲賜的土地）委託給論貧困並不輸給顏回的另一名弟子原憲來主持。孔子給他九百斗粟米作爲應得的津貼。但原憲一再推辭，不肯接受。

毋！以與爾之鄰里鄉黨乎？

孔子命令道。意思是說：不要推辭了，你不是可以把這些粟米送給鄰人鄉親嗎？

這跟公西赤時的情況完全不同，孔子極爲慷慨。孔子就職時獲賜知行地，並從中取得收入，等到離職去周遊列國時就沒有收入了。因此孔門的運作就必須仰賴子貢援助，才能獲得經濟上的安定。

夫使孔子名布揚於天下者，子貢先後之也。

《史記・貨殖列傳》裡這樣記載。「先後」的意思，不外是前後協助引導、支援。由外面單純地看來，子貢是孔門的資助者，這就難怪會有謠傳說子貢比較機智。

在孔子看來，他可能是不想浪費子貢援助的資金，所以認爲有錢且又打扮光鮮去出差的公西赤，不需要那麼多的安家費。而他給原憲九百斗的津貼，可能是由他知行所的收入中撥出來的，自然就給得很慷慨。

子貢並非生於富有的家庭，他是憑藉自己的機智賺錢積蓄的。

子貢好廢舉，與時轉貨貲。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上這樣記載。「廢」就是處理，也就是賣出；「舉」就是買進。便

宜時買進，高價時賣出，當然是投機。雖然只是把商品轉手，但若是在價格的動向上沒有先見之明，反而會蒙受很大的損失。每次預期都必定正確，那就不僅僅是因爲運氣了。

大概得蒐集商品的產量、天候、政治情勢，以及其他各式各樣的情報，冷靜地分析之後再下決斷。

但是，他並非一名普通的商賈，也不是一個滿腦子只想賺錢的人。他打算賺了錢之後，資助自己所歸依的孔子。他是以這樣的目的在積蓄錢財。《史記．貨殖列傳》裡記載：

鬻財於曹、魯之間

也就是說，子貢以商品投機方式致富的地點，是在孔門的根據地「魯」，以及其西邊的「曹」。曹在現今的定陶縣附近，也就是當年范蠡出奔越國，由海濱地方移居後從商致富的「陶」。范蠡在此被稱爲「陶朱公」。子貢與范蠡差不多是同時代的人，二人會不會因爲在越相遇，而又在陶地再會呢？也許二人曾有商業上的來往。

要下正確的判斷，依據的資料自然越多越好。

孔子的門人來自各地。魯國人當然是最多，但子貢的同胞衛國人及齊國人也不少。此外，子游是吳國人，子南是秦國人，子期是晉國人，任選據說是楚國人。子貢擁有這些人脈，可能就是

透過他們蒐集到各地的情報。或者他是很自然地蒐集到這些情報也說不定。也可能他在商品投機上獲得成功，祕訣就在這裡吧！

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

孔子說言語方面有宰我、子貢，也就是把這二人並列。但宰我雖然口才便給，孔子似乎並不喜歡他。本來孔子就認為：

——巧言令色，鮮矣仁！

——巧言亂德。

所以他對辯論高手的評價很嚴格。

宰我認為三年的服喪期太長。對君子來說，禮樂是最重要的。由於服喪期間須廢去禮樂，三年之後禮也生疏、樂也荒廢，因此他主張喪期應以一年為限，服喪一年就夠了。孔子聽到這件事，就問他：「你這樣就安心了嗎？」「是的，這樣就安心了。」宰我答道。後來，孔子就評論他說：「那個人很無情。」

——我以前聽到別人的話，就相信那個人的行為；現在我聽到別人的話，還要再進一步觀察他的行為。這個改變是因為宰我。

孔子說道。宰我似乎是個游手好閒、不務正業的人，後來與田常一起作亂，全族被殺，孔子以這個「言語」科的弟子爲恥。

同樣是辯舌靈巧，子貢與宰我就完全不同。後來，孔子過世，弟子們服喪三年，只有子貢在老師墓旁的小屋裡又守了三年的喪。也就是說，他共服喪六年。

身爲有名的實業家，子貢應該可以算是一個愚直的人吧！

以下有個小故事，《論語》和《孟子》裡並未記載，但卻收錄於《禮記・雜記下》，我很喜歡，所以曾數度引用。十二月時祭拜祖先與神明的儀式，秦漢以後叫做「臘」，所以十二月也稱爲臘月。在春秋時代，這種儀式稱作「蜡」。每年在春季和秋季的社祭之日以及蜡日，是庶民可以享受盛饌，鳴鑼擊鼓熱烈慶祝的日子。

> 子貢觀蜡。子曰：「賜也，樂乎？」對曰：「一國之人，皆若狂，賜未知其樂也。」子曰：「百日之蜡一日之澤，非爾所知也。張而不弛，文武不能也。弛而不張，文武亦不爲也。一張一弛，文武之道也。」……

像這種無聊的喧鬧場面，有什麼意思呢？子貢一臉不悅，怏怏地說道。孔子開導他：勞動一百天後獲得一天解放的那種奢侈感，恐怕不是你這種有錢人可以了解的。一直繃緊既不行，一直

放鬆也不行，即使是聖人文王、武王也做不到。最重要的，是要一張一弛。

也許在子貢繃緊的腦袋裡，所想的是怎樣可以賺到錢，對他來說，賺錢也不需要這樣鳴鑼擊鼓呀！於是老師充滿慈愛地提醒他：這個樣子早晚會破產，你最好要小心哪！

某日，子貢徵詢老師的意見：

「貧窮但不諂媚，富有而不驕傲，這個態度如何？」

富有的子貢可能平日就非常留意，避免自己變得傲慢。也說不定，他是希望老師能誇讚他平日的用心。孔子對此答道：

「這很好哇！不過，不如貧窮卻很快樂、富有卻很好禮的人。」

這是提醒子貢注意，雖然你想修養品德，但深度還不夠，千萬不要以此自滿。又有一次，孔子對子貢說：

先行其言，而後從之。（《論語．為政篇》）

所謂君子，就是先以行動表現想要說的事，然後才說出來。——這是在開導深具辯才的子貢，不要沉溺在口舌之爭裡，應該要默默去做，然後才言行一致。

子貢的表現力可能很豐富，不過他似乎曾隨興開口。《史記》裡對子貢的總評，除了說他善

於買賣，另外就是：

喜揚人之美，不能匿人之過。

別人有優點，他會高興地稱揚；相反的，別人有過失，他也不能隱藏。這是司馬遷對他嚴格的批評。而我認為這仍是他那種愚直的表現。《論語・憲問篇》裡有這樣一段記載：

子貢方人。子曰：「賜也，賢乎哉？夫我則不暇！」

子貢經常批評人。對此，孔子說：「子貢很了不起嘛！」大概孔子也耳聞街坊間傳言「子貢勝過他的老師」，所以說了一段有點激烈的話──是啊！就像傳言所述，子貢很了不起嘛！像我就沒有時間去批評別人哩！

其實孔子自己也「方人」，而且是以寸鐵刺人。孔子本身可能也做過反省。

子曰：「予欲無言！」子貢曰：「子如不言，則小子何述焉？」子曰：「天何言哉？四時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論語・陽貨篇》）

「我再也不想說話了。」一日，孔子突然如此表示。

「到處批評別人，子貢實在太閒了！」一邊這麼說著，孔子也覺得自己批評別人也批評夠了，他已經很厭倦，打算就此沉默不言。——聽到孔子的話，愚直的子貢慌忙說：「這該如何是好？老師如果不說話，我們要承繼什麼呢？這該如何是好？……」

孔子這時應該是指著天說的吧！——

天不是什麼也沒說嗎？但是春夏秋冬四季仍按時運行，各種生物仍在生長。——而天什麼也沒說。對於孔子的談話，在《論語・子張篇》裡可以看到子貢的看法。

子貢曰：「君子之過也，如日月之食焉。過也，人皆見之；更也，人皆仰之。」

君子之過錯，就像日蝕和月蝕。日和月並非特意如此。因爲君子也是人，所以會犯錯。但是他所犯的錯，人人都看得到；一旦改過，人人又都仰望他——。

對子貢來說，孔子就好比日月，是一個絕對可以歸依的對象。

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說起孔子的弟子，人人都會認爲他們是道德論者。不過，子貢除了賺大錢之外，對當時的政局也造成很大的影響。

《史記》對子貢的功績，賦予很高的評價。由於他的辯才，以致「存魯、亂齊、破吳、強晉而霸越」。其經過簡述如下：

春秋時代，最早被公認爲霸主的是齊桓公，接著是晉文公。後來，這兩國也都是大國，魯、衛等則爲小國。統治現今山東省的大國齊，是姜太公呂尙受封之地。不過，在子貢那個時候，田、高、國、鮑、晏等氏族之勢力很強，國君姜氏的地位不太穩定。

田氏的族長田常起來叛亂，擴張勢力，想乘機篡奪齊。其第一步作法，就是討伐鄰近的小國魯。

「魯是墳墓所處，父母之國。國危如此，你們爲什麼還袖手旁觀？」

孔子對弟子們說道。

「我去！」

首先自告奮勇的，是一向被認爲果敢的子路。他原本出身任俠，天性好勇。孔子曾說他是「暴虎馮河」（空手面對老虎，徒步渡河，意即魯莽）。

孔子制止了子路。這種時候，就算派出一名勇士也沒有用。接著，子張、子石也想去，孔子

不答應。

「我去好了。」

子貢一開口，孔子便答應了。

在當時的情況下，必會展開外交戰，需要有口才的人。進行外交戰時，需要各種各樣的道具，因此資金是不可或缺的。而能夠勝任這項任務者，除了兼具口才與錢財的子貢外，別無第二人選。

田常正把軍隊由齊國調往魯國。子貢急忙趕赴齊國，會見田常。田常不是那麼容易見得到的，子貢得擺出威風凜凜的車馬陣容，帶著禮物前去拜訪，這需要花上一大筆錢。

子貢說服田常，與其攻擊弱小的魯，不如進擊強大的吳。

田常出兵的目的在於擴張勢力，提高聲名。而打敗弱國並不會提高聲名。要敗魯，輕而易舉，且領土會擴張，既讓國君高興，其他的氏族也共蒙其利。只是這可能會使對手更加強大。但如果戰勝強吳的話，只有田常的聲譽會提高；即使不幸落敗，群臣惶惶，戰亡者無口，國君孤立，田氏的地位就更穩固了。

子貢大概是憑著他的愚直本性，加上便給的口才，才讓對方沒有起疑心吧！

——但是，我們已經出兵了。

——請暫時停止。我先去吳走一趟，說服他們救魯。這一來，齊與吳就會開戰……。

子貢趕往吳國，會見吳王夫差。野心勃勃，想要成爲霸主的夫差，已將目標指向北伐。

——不過，我們很在意越的動向。我們在會稽曾吃過苦頭，而且根據諜報，越似乎正實施善政，恢復國力。如果被他們乘虛而入，那就完了。

夫差說道。

——那麼，讓越王句踐也從軍不就好了？我來說服他。

子貢這次前往越。當然除了越王句踐，他也會見了范蠡和文種。無疑地，子貢必和他們進行戰爭推演。

讓吳和齊交戰，如果吳敗，這對越有利；如果吳勝，那麼夫差必會繼續北伐，與北方的大國晉開戰。到時，越再與晉同盟，合力攻吳……。

依照子貢的計策，越國大夫文種前去吳國，表明越王與三千名將士自願從軍，同時獻出大批的財寶。

吳王夫差召見子貢商議，子貢建議不要接受越王的親自從軍，但可以答應越軍的參戰。夫差就照著他的話去做了。

在完成南方的使命後，子貢返回北方，渡過黃河前往晉國。

當時晉的國君是定公。子貢把吳軍北上的消息透露出來，並建議：

——修兵（兵器）休卒以待之。

吳國的北伐軍在艾陵與齊軍交戰，將之擊破，然後繼續北上攻晉。兩軍在黃池會戰，結果晉獲勝。

越王句踐聞訊，自然領兵伐吳。

由於子貢的外交活動，才使得「保全魯國」的這一大目標圓滿達成。而子貢的外交活動，也連帶地促使越的興盛，這是不小的功勞。不久，越王句踐被推為霸主。

子貢等於大大震撼了當時的「世界史」。孔子果然深具慧眼。

南北奔走的子貢，其活動費應該不是由貧窮的魯國所支付。子貢是自己出資完成這項大任務的。

黃池會戰發生的時間是公元前四八二年，這一年顏回以四十一歲的壯年過世，他比子貢大一歲。孔子慟哭嘆息說：

——噫，天喪予！

齊因吳的北伐而發生國亂。田常果真依照計劃，殺了國君簡公，立簡公的弟弟為齊王。當然，齊國的國力減弱，毗鄰的魯國終於可以喘口氣。公元前四八〇年，齊國同意歸還以前奪取的魯

國領土。爲進行這項交涉，魯派往齊的使者是子服景伯，而《史記・魯世家》記載：

——子貢爲介。

雖然以副使的身分同行，但是主要的交涉工作，可能仍由子貢擔任。

翌年（公元前四七九年），孔子卒。

前面說過，子貢爲老師服喪六年。後來，他離開魯，遷居衛，在衛當了宰相。衛原本就是子貢的祖國。

當上衛相的子貢，有一次去拜訪住在草澤裡的原憲，目的是要向他問候致意。身爲宰相、又是富豪的子貢，搭乘華麗的馬車，帶著騎馬的隨從，撥開雜草，找到原憲破落的住宅。原憲衣衫襤褸地來見子貢。

——你生病了嗎？

因爲對方模樣憔悴，子貢遂不加思索地問道。

——我聽說無財者謂之貧，學道而不能行者謂之病。我原憲是貧不是病。

原憲挺胸答道。

子貢不禁慚愧，悶悶地離去。

——終身恥其言之過也。

《史記・仲尼弟子列傳》這樣記載。照該書所述，子貢是在齊過世的，時間據推測應是公元前四五六年。

〔第3則〕呂不韋

呂不韋是「不幸」的人。這個不幸，就是遇到像始皇帝這樣一個可怕的君主。而且，呂不韋投資之後想要取回本錢，換言之，他想操縱君主。但成人後的始皇帝卻不許呂不韋操縱自己。

陽翟大賈

呂不韋擔任秦國宰相之後，最感痛切的，就是人才不足。王翦、蒙驁、李信等勇將雖多，卻缺少經世富國、具有智謀的文臣。他不得不承認：

——秦以往並未熱心培養士。

在其他國家，有實力的王公貴族都擁有大批食客。這是為了要儲備人才。

其中，齊的孟嘗君最為人所周知。有則很著名的故事，說他連雞鳴狗盜之徒也招攬過去。趙的平原君召集了數千賓客，三度擔任趙的宰相。如今這二人已經亡故，但魏的信陵君、楚的春申

君和呂不韋則是同時代的人。孟嘗、平原、信陵、春申合稱戰國四公子，他們各自在其國內都是很有實力的人。

只要當上秦國宰相，不必特別去招聘，就會有人自動來謀求一官半職。因此，不到一個月，便也聚集了近百人。

食客之中，有個人名叫李斯。

並不是特別引人注目，只是呂不韋看了食客的名冊，知道李斯曾跟隨荀卿學習，才開始對他留意起來。

呂不韋經常聽說荀卿的事，知道他是一位在齊講學的儒者，數度為官，曾做到齊國的祭酒（校長），後因受了讒言才到楚去，如今寄身於春申君之處。

荀卿原是趙國人，後世稱為「荀子」，以提倡與孟子「性善說」相對的「性惡說」而聞名。他認為人性本惡，所以聖人才要制定禮。如果人性像孟子所說那樣良善的話，可以讓他無為自然。這一來，就變成道家的學說。主張性惡說的荀卿注重「人為」，也就是說他是人性主義，由此自然導出合理主義。

呂不韋讀過荀卿的著作之後，就很注意李斯。一日，他把李斯找到書房裡談話。

「你是上蔡（河南）人，為什麼會留在秦呢？」

對於呂不韋的這個問題，李斯微笑地回答：

「對不起，這個例子有些失禮；我看過廁所裡的老鼠經常吃食人的糞便，人或狗一靠近，牠就嚇跑了。但是，如果到倉庫裡看看，那裡的老鼠有寬敞的空間，絲毫不怕人或狗。因爲牠和人一樣吃米，並非是什麼特殊品種的老鼠。人也是一樣，常隨所處的地方不同而有差異。我選擇可以住的地方，所以我到了秦。」

「哦……。那你選擇倉庫而非廁所了？這麼說，楚還不算是大國囉？」

呂不韋說道。李斯的原籍地上蔡，當時是在楚的轄境內。

「雖然說是大國，但聲勢不同。秦王將吞併天下。」

李斯答道。他滿臉微笑地看著呂不韋的眼底。

（你的原籍不是韓嗎？爲什麼來秦呢？不是跟我一樣嗎？）

呂不韋感覺李斯的視線彷彿在這樣問。

《史記・呂不韋列傳》記載：

——呂不韋者，陽翟大賈人也。往來販賤賣貴，家累千金。

陽翟在現今的河南省禹縣附近，是韓的舊都。一百多年前，韓哀侯滅鄭，便把國都遷到鄭。

一般認爲，司馬遷依據《戰國策》來記述《史記》的地方很多。但惟獨《呂不韋列傳》，《

史記》與《戰國策》有相當大的出入。《戰國策》裡說，呂不韋原籍是濮陽。濮陽乃衛的國都，與陽翟相去甚遠。

司馬遷寫〈呂不韋列傳〉時，沒有參照《戰國策》來寫，自然是因爲還有別的可供依據的資料，而他認爲這些資料才是正確的。不過，他依據什麼資料，如今已不可考。其他的部分都依據《戰國策》，爲什麼獨獨〈呂不韋列傳〉是參照別的資料呢？這個理由只能去推測。

無論如何，我們先根據《史記》來敍述呂不韋的事蹟吧！

此奇貨，可居！

大賈——就是大商人。《史記》裡說「往來」，可能是走遍各國。因爲「賤販貴賣」，所以應該在期貨上很有眼光。在那個時代，物價的漲跌與政情當然大有關係，呂不韋必定經常緊盯著各國的政局。

由於生意的關係，呂不韋停留在趙都邯鄲時，得知秦國的王孫在此當人質，且不太受禮遇。

這位王孫，就是秦昭王的次子安國君之子。而安國君有二十多個兒子。安國君妻妾成群，其中最受疼愛的是華陽夫人，後來成爲正室。但華陽夫人膝下無子。在邯鄲當人質的王孫名叫「異人」，母親是安國君的側室夏姬，她並未得寵。因此，夏姬之子異人被派出作人質。

異人的境況就像「棄子」，一顆被取走也不可惜的棋子。換言之，一旦開戰，他即使遭殺害也不要緊。秦與趙屢屢在國境上發生糾紛，因為雙方並未看重人質的生命。

對秦而言，異人並不是一名重要的人質。

對趙而言，他雖是秦國送來的人質，但並不受秦重視，也就不太有什麼價值了。

所以，異人受到極簡慢的對待，不僅國內鮮少有人來問候，趙國也並未禮遇他。

然而，商人呂不韋卻視異人為「可投資的對象」。目前價格雖然便宜到不能再便宜，但他的身價未來可能會暴漲，是一張很有希望的股票。

——此奇貨，可居。

呂不韋是這麼看異人的。

對各國王室內幕瞭如指掌的呂不韋，知道繼承秦國王位的太子已死，論順位、論才能，次子安國君都應該被立為太子。

秦太子死於昭王四十年（公元前二六七年），安國君被立為太子則在二年後的昭王四十二年。

異人升格為太子之子，價值應該略微上漲，但他有二十幾名兄弟，其生母夏姬亦不太得寵。要爭贏二十幾個人是很困難的。更重要的是，他本人被派出作人質，根本不在國內。因此，他的價格並沒有太大幅度的上漲。呂不韋依然認為他是「奇貨」而把他買下。

——我希望能把您的門變大。

呂不韋對異人說道。異人微笑著回答：

——先把你自己的門變大，再來操心我的門吧！

——您有所不知。只要您的門變大，我的門自然就變大。

異人終於察覺呂不韋的話裡有話，於是請他到屋內密談。

呂不韋說出他可以為爭奪王位最為不利的異人扭轉命運的方策。

身在外國，這種不利的情況要怎麼彌補？別淨是說不利，不在國內豈非也有好處嗎？首先就是不會被對手敵視。其次，平日的言行也不會被國內知道，想起來這是非常有利的一點。

——難道不能由這裡主動把消息傳回去嗎？……

呂不韋說道。他的意思是，可以由這裡寫腳本，說異人多聰明、多有才能、人品多高尚，而這些風評不是不能傳回國內去的。

——這需要資金。先拿五百兩黃金。

呂不韋拿出錢來，作為異人的交際費，以購買金錢所能買到的評價。他們處理掉原先簡陋的馬車，改乘裝飾得非常華麗的馬車去拜訪政要人物或接待這些人物的來訪，贈禮時出手也相當大方。腳本的大綱雖然是呂不韋寫的，但異人也是個非常聰敏的人，他把自己的角色扮演得恰如其

分。

生母不受安國君的寵愛，這點從某方面來看也是很有利的。換言之，就是他不會遭到安國君的正室華陽夫人的猜忌。因而呂不韋想到一個扭轉局勢的大計策。

讓異人成爲華陽夫人的養子！

華陽夫人沒有兒子。儘管目前最受安國君的寵愛而立爲正室，但萬一安國君先死，她的未來如何就很難說。畢竟安國君的二十多個兒子，都是華陽夫人的對手們所生。

華陽夫人在後宮恐怕也一直在打著激烈的愛情戰。凡是美麗且受到安國君喜愛的女子，無疑地就是強敵。而被安國君疏遠的女人雖然也是對手，但應該不會被華陽夫人那樣憎恨。異人的生母夏姬在每個人看來都是不會受安國君寵愛的女人。——大劣勢具有能夠轉化爲大優勢的潛力。

呂不韋再度準備了五百兩黃金，蒐購珍奇玩物，然後西向赴秦，開始爲異人工作。帶著豪華的禮物，呂不韋前去說服華陽夫人的姊姊。《史記》裡是這樣記載的。不過，依照《戰國策》的說法，他說服的對象是華陽夫人的弟弟陽泉君。無論如何，一介商人是無法直接去見王后的。因此，他才會去見華陽夫人的手足。

華陽夫人的家人們都具有危機意識。夫人膝下無子，而安國君的二十多個兒子中，有一個名叫子傒，由傑出的人才士倉從旁輔佐，被視爲很有實力的繼承人選。

以色事人者，色衰而愛弛。

根據《史記》的記載，呂不韋透過華陽夫人的姊姊這樣對她說道。另一方面，依《戰國策》的記述，呂不韋曾脅迫華陽夫人的弟弟：

王一日山陵崩，子傒立，士倉用事，王后之門必生蓬蒿。

意思是說：安國君如有萬一，子傒繼任後，士倉成爲宰相，華陽夫人的門前恐怕會雜草叢生。要避免這種結局，此時就應該收納具有安國君血脈的人爲養子。接著，呂不韋便大大吹捧在趙國當人質的異人有多賢能，說他因思慕國內的父親和華陽夫人而日夜哭泣。這個哭泣思慕的說法，僅見於《史記》，《戰國策》裡並未記載。

在生母夏姬猶然在世的時候說泣慕華陽夫人，這令人覺得有點阿諛過度了。不過，在那個時代，對庶子來說，父親的正室如同母親，有時甚至超越生母的地位。

乃遂獻其姬

在異人回國前發生了一件事，但僅見於《史記》，《戰國策》裡卻看不到這樣的記述。

呂不韋在趙都邯鄲與一名絕世美女同居。這名美女還善於舞蹈。令人困擾的是，異人竟然為她神魂顛倒。

——你能把她讓給我嗎？

呂不韋終於按捺不住動怒了。但他一轉念，此時如果與異人爭吵而分道揚鑣，那麼以往的投資豈不化為泡沫？

> 念業已破家為子楚（異人），欲以釣奇，乃遂獻其姬。姬自匿有身，至大期時，生子政。子楚遂立姬為夫人。

如果是這樣，事情就非比尋常了。異人就是後來的秦莊襄王，而邯鄲之姬所生的政，就是後來的秦始皇。因此，始皇帝就是呂不韋的兒子。

為什麼《史記》有這樣的記載，而年代更早的《戰國策》裡卻沒有呢？司馬遷是依據其他文獻或見聞而寫的嗎？

所謂「大期」，依徐廣的註解，就是十二個月。如果這意味著從該名姬妾被讓出到分娩的時間，那麼政恐怕仍是異人的兒子。讓出時那名姬妾應該還未懷孕。

秦始皇滅了六國，曾經推行焚書阬儒的暴政。對後來取秦而代之的漢代來說，秦始皇是個大

惡棍，關於他應該有很多充滿惡意的故事。事實上，說他是呂不韋的兒子，不能繼承秦國的正統，這就是最大的醜聞。在作者不明的《戰國策》的時代，並沒有這樣的記載，但到了稍後的司馬遷時代，這個故事可能就在世間流傳起來。有人認爲當時有股風潮，認爲既然秦始皇的名聲不好，那麼不管什麼都可以寫，而司馬遷正好看了那些文獻，便把它們採用於自己的著作中。

異人應該不是傻瓜，既然把這名姬妾立爲正室，當然不會算錯她的分娩時間。雖然司馬遷在《史記》的〈呂不韋列傳〉裡也有記載這一點，但〈秦始皇本紀〉——也就是始皇帝的傳記中卻沒有提到這件事。

始皇帝是否具有秦王室的血統，終究是枝微末節的問題。對呂不韋這樣的人來說，這才是很大的問題。畢竟始皇帝的生母曾是呂不韋的愛人，這是不變的事實。這件事誰都知道，包括始皇帝本身。

關於異人回到秦國一事，《史記》和《戰國策》的記載也頗有出入。

> 《戰國策》的敘述很持平——。
>
> 由於呂不韋的努力，華陽夫人收異人爲養子，要求趙讓他返國。當時，呂不韋似乎已經回到趙國。趙不願輕易放走人質，這是理所當然的。呂不韋的辯才在此發揮了作用。
>
> ——這位異人是秦的寵兒，這點從本次要求回國的事件中可以看得出來。如果秦國真的決定

滅趙，國家利益當前，恐怕不會顧慮到一個兒子。換言之，異人不過是個「空質」。如果賣個恩情讓異人返國，他一定不會忘記。秦王已經垂垂老矣。如果秦王現在死了，而異人還在趙國，那就什麼事也不能做。他對趙國並沒有用處……。

趙被說服了，匆匆把異人送回。

而《史記》的記載卻更戲劇化——。

秦昭王五十年（公元前二五七年），秦將王齮包圍趙都邯鄲。趙欲殺人質異人，結果呂不韋以黃金六百斤收買看守的衙役，異人才得以逃脫。

據說趙欲殺異人留下的妻子與兒子政，但因其妻爲趙國豪門之女，因此得以要求娘家收容藏身。

而異人返秦之後，改名爲「子楚」。

異人與養母華陽夫人會面時，呂不韋建議他穿上楚國的服裝。因爲華陽夫人出身於楚，她對異人這份用心非常高興，說：

——以後你就叫子楚吧！

就這樣，異人改名爲子楚。

昭王五十六年（公元前二五一年）秋天，昭王薨，安國君繼立，就是孝文王。孝文王即位時已

五十三歲，翌年十月卒。父喪三日後，他舉行登基大典。隨後接受正后華陽夫人的建議，立子楚爲太子。

子楚終於成爲秦王，時年三十二歲。他在趙國所生的兒子正好十歲。因爲生於正月，所以取名爲「政」。

呂不韋的「奇貨」終於成爲秦國的主人。對子楚——秦莊襄王來說，呂不韋是他的恩人。因此他即位後立刻任命呂不韋爲丞相，封爲文信侯，食邑爲河南洛陽十萬戶。

莊襄王在位三年而卒，十三歲的政即位，就是秦始皇。

呂不韋由丞相升格爲「相國」。其實相國這一官職就是由這個時候開始的，它可以說是特別爲呂不韋而設。後來漢朝的蕭何及曹操等人也擔任過此職。在日本，使用太政大臣這個漢文名稱，而平清盛就被稱爲相國入道。

君何功於秦？

呂不韋得意洋洋的日子爲時甚短。

食客多達三千人，呂不韋讓他們分別著述見聞，內容攝及天地萬物古今之事，由「八覽」、「六論」、「十二紀」等各篇組成，全書多達二十餘萬言。這部著作定名爲《呂氏春秋》。

呂不韋將這部《呂氏春秋》陳列於秦都咸陽的市門旁，其上懸吊千金，招請諸侯之遊士賓客，誇耀道：

——有能增損一字者，予千金。

那個時代還是在木簡上書寫文字，所以這部著作排開來必然很壯觀。既然提出這麼高的賞金，可見呂不韋對自己主持編纂的著作信心滿滿。

荀卿的弟子李斯也是呂不韋初期的食客之一。

呂不韋不但高居相國之位，同時秦王政還稱呼他為「仲父」（叔父），這應該是一種榮銜。少年君王會說出這樣的話，必然是經過呂不韋調教的。

秦在戰國時代是超級大國，擁有眾多的家臣，而呂不韋身為首揆，與僅次於他的臣僚之間差距非常大。可以說，他的地位直逼君主。

如果《史記》列傳的記載屬實，這位少年君主就是呂不韋的親生兒子。在秦國，可以說沒有一件事是呂不韋辦不到的。人人都以欣羨的目光看著他。

呂不韋也意識到這種視線。而最讓他有強烈感覺的，就是食客李斯的目光。李斯不只是羨慕，他似乎還想從呂不韋那裡學到什麼。

少年君王一即位，母親就成為太后。她曾是相國呂不韋的愛人，如今已成為寡婦。而她又是

一個熱情奔放的女人。

在秦國呼風喚雨、無所不能的呂不韋，和他以往的愛人太后又聚在一起了。然而他不得不擔心一件事：十三歲的君王逐漸長大。

秦王政年紀雖小，但已顯露出非凡的才能。他後來果然擊滅六國，完成統一天下的大業。從言行中可以觀察得出，他的性格與其說是冷靜，不如說是冷酷。

——如果不儘早和太后分開，那就危險了。

呂不韋想。以臣下的身分和太后私通，可謂大逆不道。他可能會因爲這個理由被殺。

麻煩的是，太后是個不能一日沒有男人的蕩婦。呂不韋想出了一個妙計。

他決定在太后身邊安插別的男人。

他找到一名陽具很大的男子，名叫嫪毒。他把嫪毒推薦給太后。以一般的身分是不能接近太后的，因此讓他受刑去勢成爲宦官，在太后身邊服侍。但據說事實上他並沒有被去勢，因而經常要拔去鬍鬚，以便看起來像一名宦官。

嫪毒受到太后的寵愛，被封爲長信侯。受過宮刑的宦官成了貴族，忽然間富有起來，於是興建豪邸，家中傭僕多達數千人。此外爲了獵官，食客也有一千多人。這個人心術原本就不正，如今發達起來的模樣自然受到士人的嫌惡。太后與嫪毒生了兩個兒子。她聲稱要依占卜而避時，然

後長期留在離宮以掩人耳目。

——長信侯其實不是宦官，太后爲他生了兩個兒子。

有人提出密告。雖然對各個重要關節施以賄賂，試圖保密，但終究紙包不住火。

時爲秦王政即位九年。秦王已是二十一歲的青年了。

被密告乃至於很快就東窗事發，恐怕是因爲賄賂的關係。冷眼旁觀的少主政——始皇帝，等待對手窮途末路，自取滅亡。將有人密告的消息傳入長信侯的耳中，也許就是始皇帝的計謀。

——因爲有點空暇，我要到雍去祭祀。

始皇帝悠閒地說道。情況看起來好像有機可乘，長信侯嫪毐便使用太后的印璽，召集了兵員意圖叛變。於是，青年君主輕而易舉地擊垮了他的對手。

這項行動非常漂亮。事前當然沒有跟呂不韋談過，完全由甫自少年成長爲青年的始皇帝自己一手策劃並實行。

始皇帝知道推薦內寵嫪毐的人是呂不韋，但是並沒有立刻加以處分。他很果決地殺了太后所生的兩個兒子——也就是他同母異父的弟弟。

翌年十月，呂不韋被解除相國的職位，奉命住在河南的食邑（領地）內。

——王未殺我。

呂不韋樂觀地想。說他樂觀，不如說始皇帝過於嚴酷。呂不韋不知道這位青年君王的可怕。

呂不韋對自己的功績很自負，認爲始皇帝今天能夠在位，完全是因爲他讓始皇帝的父親繼承了王位的緣故。但是對始皇帝而言，他這種自負不值一顧。

呂不韋愚蠢地試圖誇示力量。他雖然被遷移到河南，形同放逐，但卻開始與諸侯的賓客大肆交際起來。

歲餘，諸侯賓客使者相望於道，請文信侯。

這是《史記》裡的文句，意思應該是說諸侯使者陸續前去拜訪呂不韋。這一句話也不是不能解釋爲諸侯使者陸續前往咸陽，請始皇帝赦免呂不韋的罪。但是，這種情況反而對呂不韋不利，它還是被看成是呂不韋的示威。

始皇帝派人送信給呂不韋。

君何功於秦？秦封君河南，食十萬戶。君何親於秦？號稱仲父。其與家屬徙處蜀。

這不過是始皇帝批判呂不韋，質問他對秦沒有任何功績，也沒有任何血緣關係，卻食祿十萬戶。遷往蜀地是處分，十萬戶食邑收回。放逐到蜀之後，不久還會有新的決定，而這個決定可能

就是處刑。始皇暗示他，與其被處死，不如選擇自殺比較好。

於是，呂不韋仰毒而死。

時間是始皇十二年（公元前二三五年）。

令始皇帝頭痛的母親——太后也死於十九年（公元前二二八年）。燕太子派出刺客荊軻暗殺始皇帝失敗，是發生在翌年的事。

呂不韋自殺的那一年，秦助魏擊楚；翌年，秦出兵趙國，接著攻韓。原籍趙國邯鄲的太后過世那一年，邯鄲城陷，趙王被虜。趙的滅亡應該是其來有自，因爲始皇帝的出生地也是邯鄲。

由此看來，呂不韋是在秦揮兵統一天下之際死的。始皇帝並不需要任何人輔佐。他的身心盈溢著異樣的力量，也許就是這股力量容不下呂不韋的存在。

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秦滅掉六國中最後一個國家齊，是在秦王政二十六年（公元前二二一年）的時候，他自稱始皇帝就是從這一年開始。

《史記》的〈呂不韋列傳〉是這樣總結的：

孔子之所謂聞者，其呂子乎？

在《論語・顏淵篇》裡，孔子曾對士的理想「達」與「聞」做了一個區別。弟子子張說「達」是「在邦必聞，在家必聞」，但孔子批判道：這不過是「聞」，並非眞正的「達」。

所謂眞正的「達」，是質直而好義，察言而觀色，時時爲人著想並態度謙遜。「色取仁而行違」（外貌看起來像仁，但行爲違背了仁）就是聞。看起來像仁，風評自然好，但不能說是「達」，只不過是「聞」罷了。

擁有食客三千的呂不韋，似乎也是一個頗獲好評的人。但在司馬遷看來，呂不韋只是一個極具眼光的商人，他還欠缺「仁」。雖說眼光獨到，卻沒能看出始皇帝的本質，所以招致滅亡。

食客李斯緊盯著呂不韋觀察，他認爲呂不韋是「不幸」的人。這個不幸，就是遇到像始皇帝這樣一個可怕的君主。而且，呂不韋投資之後想要取回本錢，換言之，他想操縱君主。莊襄王或許被他操縱，少年時代的始皇帝或許也如此；但成人後的始皇帝卻不許呂不韋操縱自己。

李斯後來當上丞相。整個秦朝的國家體制，係以他的「性惡說」爲基礎而建造。焚書就是起於他的進言。

始皇帝死於巡幸途中，是始皇帝三十七年（西元前二一〇年）的事，當時身邊只有始皇帝的么

子——無能的胡亥，以及品格低劣的宦官趙高和李斯。賢明的長子扶蘇正在長城戍邊，始皇帝在遺囑中指名要他繼位，並回到咸陽迎接自己的靈柩。

這時，李斯受到趙高誘惑，擱置了那道遺詔，並且共謀僞造假遺詔。

胡亥顯然很昏愚。

李斯想起呂不韋。呂不韋不能實現他操縱帝王、成爲豪富的夢想，是因爲始皇帝具有超人的才能。而這個愚昧的胡亥如果成爲君主，我不就可以隨意操縱他了嗎？

（呂不韋未完成的夢，我來完成。）

受到趙高誘惑時，李斯的心裡也許正縈繞著這股念頭吧！

與呂不韋不同，我是幸運的。——他對自己有幸遇到昏君，必然興奮得渾身顫抖。

的確，上面是一個昏君。但是，李斯沒有看清楚，還有其他人要操縱這個昏君。這個人就是宦官趙高。呂不韋可以選擇自殺。而不幸的李斯，卻落入中國歷史上罕見的陰險苛酷的宦官趙高的圈套中，被處以極刑，滿門滅絕。

〔第4則〕張良

張良以一個復仇者的姿態出現，最後卻成為「隱者」。該做的事都做了，有一股滿足感，地位、富貴、名譽早已不放在眼裡，以後只想成為隱者，無牽無掛地生活。

決勝於千里之外

日本能劇的戲目裡有一齣叫《張良》。故事是說張良在下邳橋獲得一位奇特的老人贈與一卷祕笈。在觀世信光的創作裡，張良與大蛇爭鬥，奪回老人踢落的鞋。而這個獲得《太公望兵法書》的故事，在《史記》裡也可以看到。贈送兵法書給他的是黃石公。

司馬遷不太喜歡怪異奇譚，但他卻介紹了這個故事：老人對張良說，十三年後我們在濟北穀城山相見，山麓那塊黃石就是我。果然十三年後張良在該地發現一塊黃石，於是他便帶回家當作寶來祭祀。

——運籌策帷帳之中，決勝於千里之外。

一如高祖劉邦的讚許，張良確實是位足智多謀的天才。鑒於他過人的智謀，人們自嘆弗如，黃石公的傳說也許就是這樣來的。

司馬遷在《史記・留侯世家》（張良傳）的結尾是這樣寫的：

余以爲其人計魁梧奇偉，至見其圖，狀貌如婦人好女。蓋孔子曰：「以貌取人，失之子羽。」留侯亦云

既然能指揮千軍萬馬，想來必定是一個粗魯的壯漢，豈料一看到畫像，才知道面容柔美，即使是女人，也可稱爲美女。孔子曾說，如果以容貌來判斷人，就會錯看了子羽。子羽是孔子的弟子澹台滅明的別名，他是一個容貌醜怪而德行非常好的人。張良的情形也可以這麼說，他是一個美貌文雅的男子，但卻又是身經百戰的大軍師。

張良，字子房，韓人。韓爲戰國七雄之一，領地在今山西省東南部到河南省中部這一帶。秦滅六國，統一天下，最先滅掉的就是韓。時間是秦王政（後來的始皇帝）在位的第十七年（公元前二三〇年），韓王安被俘。張良是韓國宰相張平之子，他的祖父張開地也是宰相。祖父和父親先後以宰相之職服侍了五代的韓王，因此他可以說是系出名門。韓亡時，張良尚在求學，並未出仕。但

他愛韓極深，因此憎秦極烈。

他在歷史上最早是以復仇者的身分出現。

——散千金之產，欲為韓報仇。

這句話記載於《資治通鑑》的始皇帝二十八年（公元前二一九年）那一條中，而復仇計劃的實行是在第二年。據說韓滅亡時，張良家有三百名傭人，可見他是一個大資產家。張良打算用他全部的財產來復仇。

——東見倉海君，得力士。

《史記》上如此記載，但這個倉海君是誰並不清楚。最有力的說法認為他是東夷的首長。在這段文字裡，說張良以金錢雇用力士，並製造了一個重一百二十斤的鐵錘，讓力士投擲。

這不過是使用飛射的工具罷了。始皇帝巡視全國的隊伍，一般人是不能接近的。也許再怎樣強勁的箭，都不能穿透輦轂（天子的座車）堅固的車棚。所以唯一的方法就是用力把大鐵錘投擲出去，以加速度的力量打碎輦蓋，壓死裡面的始皇帝。

在陽武縣的博浪沙（鄭州附近），對著始皇帝的行進隊伍所投擲出去的鐵錘，只擊碎了副車（侍從乘坐的車子）而非輦轂，他們失敗而回。被這次襲擊觸怒的始皇帝下令全國搜索嫌犯，長達十天。張良避開嚴峻的搜索，改名換姓，躲藏在下邳。他獲得奇特老人所贈送的《太公望兵法書》

，就是在下邳的時候。

不能在外面露臉的張良，當然成為黑社會的一分子。

——居下邳，為任俠。

《史記》裡是這樣記載的。他在該地與很多亡命之徒混在一起。大資產家張良不但有膽量，財力上也頗受人倚賴。

當時，有一個叫項伯的男子，因為殺了人，躲到黑道裡，接受張良的庇護。這件事對張良的命運有相當大的關係。項伯就是後來與劉邦爭天下的項羽的叔父。

十年後，始皇帝薨，陳勝、吳廣舉兵，天下很快地大亂起來。在留（江蘇）這個地方，有個叫做景駒的人自立，稱為楚假王。

在任俠世界裡博得名頭的張良，身邊經常有一百多個追隨他的青年。他雖然沒有據地為王的野心，但為了這群黨羽，不得不有所做為。於是他找尋東家，想要投效在景駒的麾下。但在前往留的途中，遇到率領數千人正要攻略下邳西部的劉邦。

他可能是判斷劉邦比較有為，便與他那幫兄弟一起投靠了劉邦。

命運真是變幻多端。景駒雖然被陳勝的部下秦嘉擁立，但秦嘉後來被項梁擊敗而戰死，景駒逃亡到梁之後也死了。張良如果投效景駒，可能會遭遇到悲慘的命運。在前去投靠景駒的路途中

遇到劉邦而改投他主，這不能不算是他的運氣。不過，也不僅僅是運氣而已。可以說他看好劉邦的判斷力招來了這份運氣。

要說幸運，也許應該是劉邦。他率領數千人之衆，以沛的基層官員蕭何及曹參等人爲幹部，缺少有智謀的人。張良雖然只帶著一百名的流氓無賴，但劉邦卻非常重用他。劉邦傾聽張良所說的太公望兵法，並且非常高興，既然賓主相處甚歡，張良便決意爲劉邦奔走。

二人都完成了一場美好的聚會。這裡只能重複說，這決不只是幸運而已。

事有急，亡去不義

張良生於韓國的宰相之家，以韓的遺臣自居。爲了替韓報仇，曾對始皇帝拋擲鐵鎚。所以他希望復興韓也是理所當然的。

如果韓的王室後裔韓成被立爲韓王，且天下太平的話，張良必然會投效這位韓王。雖然誰也不能預測未來，但在戰國七雄時代，任何諸侯都有可能分治天下。如果眞是這樣，張良可能會繼承家族的事業，繼續擔任宰相一職。

秦朝滅亡後，由於項羽殺害了韓王，使張良失去歷代祖先們所事奉的君主，不得不追隨劉邦。這正是劉邦的運氣。

劉邦屢次被張良搭救。

首先是有名的「鴻門宴」。

項羽想殺劉邦，項羽的叔父項伯趁夜飛馬走告張良。前面說過，項伯因殺人而逃亡時，曾被張良收容。他是想報答這個恩惠。

項伯一點也不想救劉邦，他只是想救追隨劉邦的張良。張良爲了韓王成（當時送沛者），在劉邦的軍隊裡從軍。劉邦和張良之間，這時還沒有很清楚的君臣關係。因此，項伯來只是要告訴張良快逃。

臣爲韓王送沛公（劉邦），今事有急，亡去不義。

張良說道。這句話充滿了任俠的氣概。

張良把這件事告訴劉邦，並加強戒心，在鴻門宴上戲劇性地脫身成功。這個有名的歷史鏡頭實在太膾炙人口，此處便不再贅言。

滅秦之時，群雄中最有實力的是項羽，劉邦則被項羽封爲「漢王」。劉邦前往封邑時，張良曾送行到漢中前不遠的褒城。因爲張良是韓王的臣子，所以他準備由褒城返國，輔佐韓王。當時張良曾建議劉邦：

——通過之後，請燒掉棧道。

通往四川的道路極為險峻，且又狹窄。所謂「蜀之棧道」，就是指這裡的道路很狹窄，只能將踏板那樣小的板子並排著一步一步走過去。一旦在這裡放火，那些供人踩踏的板子燒掉了，軍隊就無法通行。

項羽看起來是一個豪放的人，而事實上他的猜疑心很強。

燒去棧道，敵人就不能進入四川，換言之，這表示劉邦以巴蜀（四川）為重，無意出去爭奪天下。據說此舉在讓項羽安心。

既無後顧之憂，項羽揮軍東進。

張良對韓的復興燃起了希望，然而項羽卻拒絕讓韓王重歸韓之舊地，最終在彭城殺了韓王。自此時起，張良就成為劉邦的家臣。

跟隨項羽東征軍的張良，逃亡之後便投靠到劉邦麾下。

棧道本來就是人修的，雖然燒掉，但還是可以再修。劉邦率軍進入現今的陝西省地，平定了當時被稱為「三秦」的「關中」，隨後又領兵東進。

這一來，項羽和劉邦便展開了激烈的天下爭奪戰。張良擔任劉邦的參謀，籌劃重要的戰事及決定政策。

遇到緊急的時候，即使劉邦正在吃飯，張良也會大剌剌地闖入，提出進言。

——臣請藉前箸爲大王籌之。

《史記》裡記載了張良這種直截了當的話語。進言時必須解說得讓聽者容易了解，於是張良拿起劉邦面前的筷子，一面比劃一面說明。

有人批評司馬遷的文章，說他不必要的小說式表現很多。這裡也許就是一個例子。也有人認爲關於歷史敍述，只要記下何人、何時、何地、說過什麼話就夠了。但是司馬遷卻藉著張良拿起主公剛才使用的筷子來當作教學棒這一舉動，生動地描繪出君臣關係的親密，及張良是多麼著急，而這件事又是多麼重要。

此外，透過這段記載似乎也可以證明這個時代，筷子已經普遍被使用。畢竟他不會做不必要的敍述。

攻滅項羽之後，劉邦統一天下，接著爲了國都該設在哪裡引發爭論。這場爭論分爲關中（長安）派和洛陽派，最後決定者就是張良。

洛陽爲一要地，但幅員僅數百里，太過狹小；關中則沃野千里，南、北、西都有天險可守，只有東面大開，可以制諸侯。——兩派各自提出自己的看法而爭論不休，高祖劉邦聽了張良的意見才決定下來。

漢初曾颳起一陣整肅的風暴。發起者不是劉邦，而是其妻呂后。她因爲獨子懦弱，擔心丈夫死後家臣中會有人侵凌其子，所以想要先擊倒那些有實力的臣子。

身爲戰地指揮且功業無人可比的韓信，或是被封爲梁王的彭越、被封爲淮南王的黥布、燕王臧荼、韓王信、鉅鹿太守陳豨等，被整肅者不勝枚舉。這些人都犯了謀反罪，其中也有人被迫謀反，總之大致上是以這項罪名遭到整肅。

主要幹部中倖免於難的，都是劉邦的同鄉、沛縣出身的人，如蕭何、曹參、周勃等。不，連出身沛縣、與劉邦是青梅竹馬老友的燕王盧綰，也因害怕被整肅而逃到匈奴那裡去。

在建國的元勳中，不是沛縣人且沒有被整肅到的，只有張良一個人。另外還有丞相陳平、張蒼、酈食其，但他們的地位較低，算不上開國元勳。

張良原籍韓國，其過人的智謀應該是最會遭忌，但他卻享有榮耀，保全天壽。因爲張良的才能中最爲出色的，不就是連整肅的風暴也吹不倒的「保身智謀」嗎？

——高樹悲風多。

曹植的詩裡如此寫道。高聳的樹木承受的風很強。同理，功勞越大，受到的猜疑就越深。

漢六年（公元前二〇一年），天下平定，高祖劉邦分封功臣。

——自擇齊三萬戶。

劉邦對張良說道。當時張良拜辭，答曰：

始臣起下邳，與上（劉邦）會留，此天以臣授陛下。陛下用臣計，幸而時中。臣願封留足矣，不敢當三萬戶。

全部推辭並不妥當。

張良在戰場上並沒有建功，但是劉邦很看重他籌策的功勞。而三萬戶的食祿已經是最高的。與被整肅的韓信同列為戰功最多的曹參，被封為平陽侯，食祿也只有一萬六百戶。

蕭何與張良同樣沒有戰功，但他因負責補給，不曾讓前線的將士挨餓，劉邦似乎認為他的功勞第一。然而論功行賞的時候，這位酇侯只有八千戶，直到升為相國（丞相之上），才又追封了五千戶。

張良推辭了齊的三萬戶，只希望被封在他與劉邦相遇的舊地「留」。留侯的食邑恰好是一萬戶。

而戰功彪炳的將領周勃則被封為絳侯，食邑八千一百戶。

論功行賞之際，在白刃與飛矢間穿梭的戰地人員對參謀及輜重自然是很反感，心想當自己賣命打仗時，他們正躲在安全的本營及後方。

劉邦對增加蕭何的食祿似乎也頗費一番苦心。

——我在沛縣舉兵的時候，你們孑然一身地跟著我，最多也只有兩、三位家屬。蕭何卻帶著全家幾十口人來加入我們，這一點不能不嘉許。

——我因微賤被秦徵用時，大家的餞別金都是三百錢，但蕭何卻給了五百錢。

他甚至搬出這些往事。

在這種情況下，張良拒絕三萬戶的封邑，不能不算是聰明之舉。但劉邦敢對張良提出三萬戶之事，應該也是因爲他料到如果封的是張良，可能沒有人會提出異議。

張良似乎頗獲衆人的好感。

韓國復興的希望因韓王成之死而破滅了以後，張良似乎就沒有什麼慾望了，唯一的生存意義就是讓劉邦取得天下。沒有什麼慾望的人，無疑地就能夠博得任何人的好感。

追隨劉邦的人，幾乎都是沛的庶民。

——徒持文墨議論。

連被人這樣形容的蕭何，雖說是沛縣主吏之掾，也不過是鄉下法院裡的官吏而已。曹參則是

一名獄掾，也就是大牢的看守。這些人與韓之歷代宰相的嫡子，應該有著很大的差距。但張良決不以自己的出身矜誇。

——天以臣授陛下。

這實在是一句很謙虛的話。

生在擁有三百名傭人的家庭裡，拿出千金僱人刺殺秦始皇，可見他在金錢上似乎沒有什麼顧慮。

在劉邦的集團裡，張良也真的是一個「異類」。即使同為異類，他卻是個足以讓人錯看成美女的文雅男子，人人必然都不會去戒備他。只怕漢朝的女人們還迷戀他，這是很了不得的事情。不光是女人，我想連男人都會神魂顛倒。

良藥苦口

智謀決不用於邪惡的事。——漢代朝野人士對他都有這樣的信心。這是緣於他在十多年的參謀生涯中，從不曾做出令人懷疑的行為。

即使是以前受過幫助的項伯前來密報說「快逃！」張良都沒有獨自逃走。因為他相信這是「不義」。在任俠的世界裡，宰相大人的「義」已與「俠」恰當地結合在一起，令人可以信賴。

《史記》裡說他多病。人可能不是那麼健朗，但「病」對他來說，也許正是保身之「盾」。

而且他表明功成名遂之後要過著隱遁的生活，也曾經有一年以上沒有外出的情形。

他雖與高祖閒談天下之事，但因與天下的存亡並無關係，因此《史記》裡沒有記載他們談話的內容。他應該是皇帝閒暇時的聊天對象，所以雖說談的事無關天下存亡，但他恐怕已對當時的政治做了寶貴的暗示。

剛創建不久的漢王朝，其危機不在外敵，而是家庭的紛爭。

劉邦的正室呂后只生了一個兒子名叫盈，而且這個兒子很柔弱，不像父母親。當上皇帝的劉邦當然有很多女人，因為他原本就是好色之徒。

搶在諸軍之前進入咸陽的劉邦，眼睛直盯著重寶和美女，撒賴地說他要留下來。當時劉邦的軍隊只不過是以項羽為首的軍團之中的一支隊伍。所以儘管他攻陷秦都咸陽，也不得不立即退到霸上（灞水邊），等待項羽抵達。

——你想要天下嗎？還是只要做一個富翁？像這種奢侈華美的東西，就是秦國滅亡的原因。這種東西對你有什麼用呢？不要留在這座宮殿，趕快回到霸上吧！

樊噲說道。但劉邦並未因樊噲的話而打消念頭。結果還是張良出面勸諫。

——因為秦無道，所以你才能來到這裡。要為天下鏟除殘餘的賊人，就應該身著縞素（喪服

一弔慰人民，並以此爲今後之資本。現在一入秦便安於逸樂，豈不是如世上所說的「助桀（夏之暴君）爲虐」？忠言雖然逆耳，但有利於行爲；良藥雖然苦口，但對病情有所助益。請你務必要聽從樊噲的話。

聽了張良的諫言，劉邦總算點頭同意，回到霸上。

一旦當上皇帝，就不再有人勸止他的好色。在那個時代，皇帝擁有很多女人，被公認爲是增加皇子的行爲，值得獎勵。

長安宮殿中雖有很多美女，但其中最受寵愛的，是一位戚夫人。她爲皇帝生下兒子，取名如意。兒子還在襁褓中就已被封爲趙王。

——請皇上無論如何立如意爲皇太子。

戚夫人日夜纏著皇帝。

呂后所生的盈當時已被立爲太子，因此戚夫人的要求無疑是要先廢去皇太子。

呂后坐立不安。她一心倚賴的還是張良。呂后的哥哥建成侯呂澤前去拜訪張良，懇求他無論如何要幫忙。

——骨肉之間，雖臣等百餘人，何益？

開始時張良拒絕了，表示：這是皇帝的家務事，我縱有千頭萬臂，也是毫無辦法的啊！

但在呂后看來，以前再怎樣沒辦法的事，張良不總是解決了嗎？

張良好不容易想出一個計策。

有四位年長的賢者，皇帝劉邦一直想要加以招聘，但他們卻躲了起來。劉邦下令部下無論如何要把他們找出來，但總是遍尋不著。他們逃跑是因爲劉邦口德不好，會侮辱家臣。他們說自己到了這個年齡，已經禁受不起被惡德皇帝詈罵。

——如果他能做到我所做不到的事……

劉邦對人另眼相看有個模式，張良知道這一點。

四賢是劉邦以皇帝的權威都招請不到的，如果皇太子盈能辦得到，也許他會對太子另眼相看：「這兒子看來不是廢物。」

那麼，四賢的行蹤何在呢？儘管稱病，一年都沒有外出，但從任俠的時代起就很熟悉黑道社會，張良知道這四個人的住處。終於找出四賢，把他們留在呂澤處，奉爲賓客。

從赤松子遊

老人是很有用的。

在二千多年前，個人經驗是很重要的資訊，也是判斷的根據。老人由於擁有很多經驗，因而

備受尊敬。如果在太子盈的身邊安置四位老賢者，萬一發生了什麼事，便可以獲得有效的建言。

終於有事情發生了。黥布起來叛亂，劉邦因身體狀況不好，讓太子盈爲將軍出兵討伐。時間是漢十一年（公元前一九六年）。

四位老人說服建成侯呂澤：

——即使太子領軍討伐黥布獲得勝利，地位也不會再高於太子；如果無功而返，恐怕還要受禍。太子所率領的諸將，都是與陛下共同平定天下的夥伴，這就像讓羊去率領狼一樣。此刻務必要請呂后去對陛下哭訴，就說如果讓太子領軍，黥布恐怕就要毫無顧忌地鳴鼓西進了，到時漢軍的損失也會很大。若陛下抱病臥於輜車中指揮，我方將領當會奮戰，敵人也會害怕，而漢軍的損失便會減少。就這樣哭著求皇上。

呂澤把這些話告訴了呂后，呂后一邊流淚一邊懇求不要讓太子上陣。面對糟糠之妻，高祖劉邦也心有不忍。對於自己立了這麼多的側室，他深感內疚。

——我也不想靠那小子。看來，我只好去囉！

改而決定御駕親征。

張良爲皇帝這趟出征送行到曲郵（位於長安之東），進言道：

——請任命太子爲將軍，令其監督關中軍隊。

劉邦則說：

——聽說你也病了，最好像我這樣躺著，爲我輔佐太子。

柔弱的皇太子，如果成爲留守部隊的指揮而掌握了軍權，他的立場就得以強化。謀士張良更加謹慎地輔佐太子。他相信讓皇太子地位穩固，就是爲了漢王朝好。

但是翌年，劉邦一擊破黥布凱旋而歸，立刻又提起要廢太子，因爲戚夫人在床上抱著如意苦苦懇求。

也許是爲了慶賀皇帝凱旋歸來，朝廷裡舉辦大型宴會。當然，王座旁有太子伺候著，而太子身邊又帶著四位老人。

——年皆八十有餘，鬚眉皓白，衣冠甚偉。

看到這群老人，劉邦覺得很訝異，問：

——他們是誰？

四人輪流進前報出姓名。

東園公

甪里先生

綺里季

夏黃公

劉邦聽了大驚。

——吾求公數歲，公避逃我，今公何自從吾兒游？

四人各自答覆他的問話。一時滿座靜得聽得見滴水聲，大家都在傾聽老人們的回答。

老人的好處之一，就是不管說什麼都被容許。只要過了八十歲，就不怕被罰。

——陛下輕士善罵，臣等義不受辱，故恐而亡匿。竊聞太子爲人仁孝恭敬，愛士，天下莫不延頸欲爲太子死者。故臣等來耳。

舉座之人所吐出的嘆息足以形成一股熱氣漩渦，將這個地方塡滿。漢朝世人的輿論無疑地已清楚做了決定。

——請諸公務必永久調護太子。

劉邦說道。因爲這件事，使得漢王朝得以避免家庭動亂。劉邦對戚夫人說：放棄吧！我雖想換太子，但有這四個人輔佐太子，羽翼已經長成，什麼都不能做了……。

張良以一個復仇者的姿態出現，最後卻成爲「隱者」。《史記》的張良傳裡記載著他的話：

家世相韓，及韓滅，不愛萬金之資，為韓報仇強秦，天下振動。今以三寸舌為帝者師，封萬戶，位列侯，此布衣之極，於良足矣。願棄人間事，欲從赤松子遊耳。

該做的事都做了，有一股滿足感，地位、富貴、名譽早已不放在眼裡，以後只想成為隱者，無牽無掛地生活。

赤松子是仙人的名字，傳說是神農時代的雨師，在崑崙山得道。從赤松子遊，就是說他想過仙人般的生活。

要做仙人就必須「辟穀」，也就是不食五穀。

——乃學辟穀，道引輕身。

《史記》裡這樣記載。「道引」(導引)是一種伴隨著呼吸方法的體操，據說是今日氣功最原始的雛形。

呂后只信賴張良，唯恐他絕食而死，因此據說在劉邦死後曾下令強制張良進食。

——後八年卒。

《史記》這樣記載著。所以推測起來，他是歷經惠帝而死於呂后元年(公元前一八七年)。另一個說法是公元前一八〇年。不過，想當仙人的張良，在高祖死後就沒有再出現於歷史舞台上。

范蠡伯越王句踐猜疑，出奔而保全性命，後來以陶朱公的身分汲汲名利至死。相形之下，張良的「智謀」可謂遠勝於范蠡。——這是明末異端的思想家李卓吾（公元一五二七～一六〇二）對張良的評語。

〔第5則〕 漢宣帝

在宮廷中，宣帝把實際接觸人民的官員看得比自己身邊的官員還重。當時循吏及酷吏都很活躍。「政平訟理」正是宣帝的政治理想。有治績的地方官常常會獲得賞賜、被授與官爵。

宮中有蠱氣

如同漢高祖劉邦及明太祖朱元璋一般，王朝的創始者經常出自民間。而繼承大王朝皇統的皇帝中，出自民間者，前前後後也只有漢宣帝劉詢一人。

劉詢是在在位時改名爲詢的，其本名叫病已。這可能是因爲出生時曾經得病，家人希望他快點痊癒，所以才如此命名。據說即位之後，他因爲這個名字太過於「鄙」而改名。鄙就是有點鄉土、有點俗氣的意思。皇帝希望有更優雅的名字，於是選擇了「詢」。他的字是「次卿」，諡號「宣皇帝」。依據「諡法」，「宣」是對於「聖善周聞」的天子所追贈的名。

宣帝本名中有「病」這個字，不只是他出生時肉體上即生病，甚至他的境遇亦堪稱「病」。幼兒時期在獄中度過，然後成長於民間，直到即位之前，他一直是庶民的身分。庶民突然成為皇帝不免令人感到突蕙，因此先由皇太后封他為陽武侯之後再即位，這算是異常的特例。

為什麼宣帝在嬰孩時期即須入獄呢？要解釋這點之前，首先得提一樁十八年前的事件。宣帝被迎回即位時是十八歲，而事件則是發生在他出生那年。即武帝征和二年（公元前九一年）。世稱這個事件為「巫蠱之亂」。

巫蠱就是把人偶埋於地下來咀咒人，慢慢把人殺死，可以稱為左道，該當大罪。日本也曾有位長屋王因學左道而受命自盡。這是藤原氏從中策劃的。他們先在地下埋入人偶，然後稟報說這就是證據，於是罪證輕易地就確立。這是陷害人最有效的方法。

被稱頌為太陽王的武帝，當時也已六十六歲。他有六個兒子，不過起初一直沒有子嗣，而宮裡的歌女衛子夫率先生下一個男孩，令他龍心大悅，等這個孩子長到七歲的時候便立為皇太子，衛子夫也成為皇后。皇太子名據，性格穩重。當時這位皇太子也已三十九歲。

衛皇后的弟弟衛青為大將軍，討伐匈奴有功，不過已在十五年前過世。衛青的二姊之子霍去病也年紀輕輕地就立下軍功，但他比衛青早十年，在二十四歲時即死了。衛皇后的身邊於是變得很冷清，武帝的寵愛已經移轉到年輕女性的身上。

武帝對皇太子也有不滿。因他過於仁慈，在父王要起兵出征時曾提出諫言。當時武帝說：

——我勞苦，把安逸留給你，如何？

然後對親信透露出不滿：「太子不像我。」有大臣認爲皇帝打算換掉皇太子。

事件起於衛皇后的大姊之子公孫敬聲的行爲不檢。他侵吞軍款，該當死罪，但因其父公孫賀立下大功，請求將功贖罪而獲免。公孫賀是丞相，身爲文臣，他不能像衛青、霍去病一樣立下軍功。

當時，有個叫朱安世的黑社會頭子，總是逮捕不到，已成爲治安上最大的問題。於是公孫賀向武帝提出，請求允許讓他逮捕朱安世。終於他抓到了朱安世。朱安世似乎並未特別逃匿躲藏。他一直沒有被抓是有原因的。

雖然施放巫蠱是死罪，但是一直不斷有人在從事，因爲人們很相信它的功效。據說巫蠱不僅能慢慢殺人，同時還能達成自己的願望。就在這個事件發生的五年前，丞相公孫敖也因妻子施放巫蠱而被殺。不知道爲什麼，經常都是女性在施放巫蠱。女性無法親自掘土埋入人偶，而且這種事也不能公開進行，所以承包工作的就是黑社會分子。身爲黑社會首領的朱安世知道一切，因此任何人也無法逮捕他。

——某人在某地埋了人偶。

只要他供述，並且真的從某地挖出人偶，某人必會被判死刑。某人是誰，則隨朱安世的高興而定。這個可怕的男子，恐怕沒人敢惹。而溺愛子女的公孫賀爲拯救兒子，逮捕了可怕的朱安世，結果使得一家人全部被殺。

「禾相之禍及於皇室！」

朱安世說道。他供述公孫賀一家人都與巫蠱有關，證據也依供詞被找出。

公孫賀之妻是衞皇后的大姊，但丈夫和兒子仍然被殺。衞皇后所生的兩個女兒，亦即皇太子的姊姊也被殺。她們貴爲公主，是武帝的女兒，卻不能免於巫蠱之罪。

這就是「巫蠱之亂」的前奏曲。

接著主角是一個叫做江充的妖人。江充被拔擢爲水衡都尉（管理離宮的官名），是武帝從來不曾碰到過的那類人物。他擁有異常的權力慾。通往離宮的馳道，除了皇帝，外人是不能通行的。皇太子的使者因駕馬車通過而被江充舉發。皇太子派人一再懇求他「低調」處理，江充都拒絕了。因爲馳道是最近的一條路，與皇室有關的人通常會利用它。以前的水衡都尉都是睜一隻眼閉一隻眼，但江充卻不允許。可能武帝就是欣賞他這種嚴格吧！也許武帝正苦思要下級的官吏迴避皇室及貴族人士。

皇太子因馳道事件受到處罰，江充爲此而被皇太子憎惡，想到了這個辦法。武帝年齡已大，

隨時都可能駕崩，一旦皇太子即位，自己恐怕會被殺掉。他想在武帝還在世的時候消滅皇太子，而且利用巫蠱。湊巧武帝生病了。

宮中有蠱氣。

江充要匈奴出身、名叫檀何的巫人上奏。一場大搜索於是展開，從所有的地方取出了人偶。據說因而有數萬無辜的人被殺。江充的目標是皇太子，在宮殿中挖掘之後，取出很多人偶。

仁慈的皇太子也終於下定決心，趁著武帝停留在甘泉宮的時候逮捕江充，令他在自己的面前刎頸。然後在上林苑燒死了檀何。

在甘泉宮聽說長安生變，武帝立刻下令鎮壓。長安發生了巷戰，這是漢王朝創始以來空前未有之事。據說死者數萬人。

皇太子劉據逃到城東，藏在湖縣的泉鳩里，不久就被發現，因爲躲藏的房子被包圍起來，便自縊而亡。太子有兩個兒子，此時也與皇太子妃一同被殺。衛皇后在此之前就已經賜死。

四十歲的皇太子在十六歲時成婚，此時已有一名孫子，就在亂事發生前不久出生。這個尚在襁褓的皇太子之孫，因是皇曾孫而倖免一死，被關在獄中，由女囚授乳餵養。這個小孩就是日後的漢宣帝。

翌年，很快就判明宮中的巫蠱是江充揑造的。但皇太子已經不能再活過來。武帝心生悲嘆，在皇太子身亡的湖縣造了一座思子宮。江充一家滿門抄斬，其黨徒也被肅清。

在此我們看見老獨裁者的悲劇。武帝聽說皇太子造反的消息，立刻動員了軍隊，明確下令鎮壓的決斷力與實行力並未老化，但是鑑識人物、參透情報箇中玄機的知性力量卻已衰退，如同被遮蔽了一般。

武帝死於巫蠱之亂的四年後。他在繼承者中選擇了年紀最輕、只有八歲的弗陵。皇太子之位，一直到武帝死前都是空著。弗陵的母親是出身低微的趙氏，當時趙氏已死。據說是武帝下令賜死的。

武帝希望他死後自己所創設的體制還能夠維持，因而選立幼帝，讓自己的幕僚輔佐，認爲這才是上策。且幼帝沒有外戚之類的係累。武帝的六個兒子中，皇太子劉據不幸慘死，王夫人所生的齊王劉閎未留下子嗣便過世了。還有李夫人所生的昌邑王劉髆也已死去，他有一個名叫賀的嗣子。李姬所生的燕王劉旦與廣陵王劉胥已是壯年，他們都在受封的國邑裡跟著自己的幕僚施政。如果讓他們繼位的話，一定會把信賴的幕僚帶入宮中，這一來務必破壞了武帝的體制。

依據遺詔輔佐幼帝的是霍光、金日磾、上官桀三人。他們都是武帝個人很信任的人。霍光是武帝喜愛的霍去病的同父異母弟；金日磾出身匈奴，是一個很謹直的人。上官桀是近衛士官出身的怪力之人，擔任武帝的貼身侍衛。

幼帝弗陵就是昭帝。上官桀的兒子與霍光的女兒結婚，所生的女兒後來成爲皇后。人們以她娘家的姓氏，稱她爲「上官皇后」。上官皇后並未生子。昭帝二十一歲便死了。

昭帝在位前後也不過十四年，這十四年可以說是大司馬大將軍霍光確立獨裁的時代。武帝當初屬意的三人小組，由於金日磾早死一事，演變成霍光與上官桀的對立。金日磾因自己是匈奴人，所以行事謹慎，善於圓融處理人際關係。也許武帝就是希望他這種性格能成爲霍光與上官桀之間的潤滑油。

昭帝的同父異母兄、年過四十的燕王劉旦，在太子劉據亡故之後，原以爲最年長的自己應該會即位。誰知帝位被八歲的弗陵奪去，因而心中很是不平。霍光的政敵上官桀與燕王取得聯繫，企圖奪取政權，結果失敗被殺。當時，在政府施政的經濟官員御史大夫（副宰相）桑弘羊也被殺。霍光在宮廷裡確立獨裁政權，行政上變得無力。

昭帝死時沒有嗣子，此時武帝的兒子只剩下廣陵王劉胥。不過，他和先前與霍光爭權失敗而自殺的燕王劉旦是同母兄弟，因此霍光不會讓這樣的人即位。

史書上記載劉胥生性勇猛，能夠徒手打死猛獸，但是脾氣非常暴躁，最受武帝嫌惡。不過，也許眞正的原因是他與霍光不合吧！

既然廣陵王不適合，那就立比武帝早死的昌邑王劉髆之子，也就是繼承昌邑王王位的劉賀。劉賀被喚到長安來，主持昭帝的喪禮。這當然是以即位爲前提。登基大典確實有舉行，但在祭拜高祖之廟（大典以此爲終了）以前，劉賀就被廢去了。

劉賀本來應該以先皇昭帝太子的身分即位，但十七歲的皇太后可以廢立「吾子」。依《漢書》的記載，劉賀在昭帝停柩處喝酒唱歌，並與宮人發生淫亂。

劉賀讓二百名由封邑帶來的家臣留在未央宮門外，自己單獨去謁見皇太后。但在他謁見太后的時候，霍光逮捕了這二百人，然後以「不輔正王、陷於大惡」的理由，除了其中三人之外，其餘全部殺光。

也許劉賀知道，即使他當上皇帝，在霍光的控制下也只不過是一個裝飾罷了，因而計劃叛亂。他從國內帶來二百名精銳，但可能是出了三個告密者，使得事跡敗露。劉賀無道，無疑地是事後捏造的理由。

劉賀也失掉資格的話，誰來繼承漢朝皇位呢？霍光選中的是被江充謀害含冤而死的皇太子劉據的孫子病已。

要寫宣帝的事，就必須先耗去半數的篇幅在他即位前的時期。如果捨掉這前段時期，就無法談論他。

皇太子劉據無罪之事獲得證實，病已得以離開監獄（他自身應該沒有記憶），終於被宗正（官名，為九卿之一，掌皇室親屬事務）以皇族的身分登錄入籍，但爵位、官職都沒有，待遇形同一般庶人。

病已出獄後在民間長大。祖母（皇太子妃史良娣）的娘家似乎視病已為一包袱。他住在長安一個名叫尚冠里的胡同裡，由東海出身的澓中翁親授《詩經》啓蒙，是個頗能唸書的孩子；另一方面，據說他喜好遊俠，是一個熱中鬥雞、競馬的普通市井少年。由於熱愛旅遊，從長安郊外的諸陵開始遍歷畿內各地。當時他已娶暴室嗇夫（宮廷女囚收容所裡的官員）許廣漢的女兒，十八歲即位時，早就是一個孩子的父親了。

不用說，除開國者劉邦以外，沒有一個皇帝擁有這樣的經歷。

對霍光來說，大概也沒有一位皇帝這樣容易操縱。劉賀自昌邑國帶來二百名叛變要員，而病已卻沒有任何背景。祖母的娘家史氏是沒落的士族，妻子的娘家也不過是女囚監獄的看守而已。母親的娘家王氏似乎也不是那樣有力的家族。

對於新即位的宣帝（也許霍光認為是自己讓他即位的），霍光聲稱要「稽首歸政」（把頭貼在地上，恭恭敬敬地將政權奉還皇帝），以顯示他沒有野心。

宣帝並沒有高興地伸出手來。或許這是在胡同裡，他從與少年同伴們爭奪地盤等體驗所獲得的智慧。

> 諸事皆先關白（霍）光，然後奏御

這是他的回答。意思是說，最好像以前一樣由霍光掌握全權。

在日本天皇御覽前要先看過所有奏文的攝政太政大臣，被稱為「關白」，其由來就是宣帝的這句話。

但是，一察覺霍光要把么女成君立為皇后，宣帝立刻將監獄看守的女兒、自己的糟糠之妻許氏立為皇后。「既然是妻子，當然要立為皇后」，他似乎有點呆傻地說道。但這可以視為宣帝靜默的挑戰。

宣帝即位的翌年（公元前七三年），改元為本始。本始三年（公元前七一年）正月，許皇后懷孕了，卻因吃下女醫淳于衍所獻的藥丸而死。據說是霍光的妻子要女醫毒殺皇后的。宣帝咬緊牙關忍耐著。

這一來，他不免要娶霍光的女兒爲后。但宣帝把這件事拖到亡妻周年忌結束後。這是胡同社會裡的倫理。霍氏被立爲皇后是本始四年三月的事。

地節二年（公元前六八年）三月，霍光死。宣帝在霍光生病時曾親自前去探望。臥病在床的霍光要求將哥哥霍去病的孫子霍山列爲侯，以便繼續祭祀霍去病。

宣帝以霍光之子霍禹爲右將軍，並讓霍山統領尚書。表面雖同意霍光在病榻上的最後願望，然而他也把霍光集於一身的權限分散了。

隨後宣帝立許皇后所生的奭爲太子，據說霍光的未亡人因怒極而吐血。有人說她曾勸她的皇后女兒毒死太子，但許皇后被毒死之後，宣帝已非常謹慎，應該沒有機會下手吧！

宣帝十八歲時，是以二十一歲即過世的昭帝的太子身分登基。昭帝的未亡人上官皇后還比宣帝小一歲，她是霍光的外孫女。而宣帝的皇后霍成君則是霍光的女兒。於是形成皇太后比皇后還小一輩的奇特關係。

年齡也許相同，但養在深閨的貴族之女，並不是胡同裡竄來竄去長大的宣帝的對手。包括後宮在內，整個宮廷已完全由宣帝掌握。

霍光以大司馬的身分掌握軍權，以尚書的身分處理所有文書。但他過世後，宣帝把軍權交給霍禹，尚書交給霍山，權力一分爲二。而且，群臣中有想上奏者，據說可以直接參內上言。在霍

光的時代，只要對他自己不利的文件都能揉碎，現在如果不必經由尚書，便不會再有這個情形。

——久勞百姓，非所以綏天下也。

不久，宣帝又以這句話縮減軍隊，解散了右將軍及車騎將軍的軍隊。右將軍霍禹雖然被封以與其亡父同樣的「大司馬」頭銜，卻沒有可指揮的軍隊。宣帝此舉的巧妙處在於，他也將非霍氏派閥的車騎將軍張安世的軍隊解散，以示公平。但不久之後，張安世轉任衛將軍，掌握了實權。當然，這是一支與霍氏不通聲息的軍隊。

接著宣帝更讓各軍隊中的霍氏親戚逐步調離軍隊，把他們派往蜀郡（四川）及武夷（福建）等偏遠地區擔任首長，再由許皇后一族及祖母的娘家史氏一族的青年接任遺缺。這一來，宣帝便完全奪回了軍權。

最後，他以謀反的罪名將霍氏一族全部誅殺。霍氏曾計劃殺掉宣帝並擁立霍禹，後來被張章密告。這或許只是捏造的事，也可能是被逼極而造反。手上沒有軍隊的霍氏，就算起事，也很難成功。

《漢書》的作者班固，用一句話來評價宣帝之治，那就是「信賞必罰」。對於這場謀反，連霍光的末亡人也被斬首棄市。霍皇后當然被廢了。宣帝是爲慘遭毒死的妻子許皇后復仇。

當時是地節四年（公元前六六年），距霍光過世不過兩年而已。被廢的霍皇后十二年後自殺，

終於一家的煙火盡悉斷絕。北宋史家司馬光著有《資治通鑑》，在關於霍氏滅亡這一段中認為，霍氏一族驕侈反逆，本當誅滅，但霍光忠勤為漢，理應繼續祭祀，卻讓他絕後，故評曰：

——孝宣（稱死者為「孝」）亦少恩（缺乏恩情）哉。

政平訟理

——聰明剛毅，知民之疾苦。

連批評他少恩的司馬光，對宣帝的資質也給予如此的讚賞。

宣帝不僅僅是觀念上知道民間疾苦，他還親身加以感受。

誅滅霍氏之後不久，他斷然降低鹽價。鹽是政府專賣的物資，也是生活必需品，因而即使漲價也不會賣不出去。政府也就很容易抬高價錢。鹽價如何直接威脅生活，在民間長大的宣帝深深了解這個情形。

此外，還命人報告各地獄中死者的本籍、有無生病或拷問等情形。因為他熟知庶民總是被那些狐假虎威的官差凌虐。

搜查及調查後，就算兒子隱瞞父母的罪，或妻子隱瞞丈夫的罪，由於這是「天性」，他命人不得責罰。但反過來，如果父母隱瞞子女的罪或丈夫隱瞞妻子的罪，就會有罪。這是依據儒教的

倫理觀，不過他也下詔命令，如果有這種情形，不可立刻處罰，無論如何應呈報上級。宣帝會下這樣的詔旨，無非是他明白庶民的家庭與宮廷及上流社會那種冷淡的家庭關係不同，他們是一家人相互賴以爲生的。

每逢有瑞祥時——例如鳳凰出現、宮殿降甘露，或是有數萬隻五色鳥飛來——他就會發出恩赦令，賜下肉、酒、絹等給人民。在那個時代，似乎常有瑞祥出現。

除了鹽價之外，田租和口賦也進行減額。漢代所謂的口賦，就是對七歲到十四歲的人課以人頭稅，以此作爲軍馬補充費。至於夫役，他也下詔讓服喪中的人可以免除。

在宮廷中，宣帝把實際接觸人民的官員看得比自己身邊的官員還重。當時循吏（熟習法律而清廉公平的官吏）及酷吏（執法嚴厲，毫不寬容的官吏）都很活躍。《漢書・循吏傳》裡記載著宣帝下面這段話：

> 庶民所以安其田里而亡（無）嘆息愁恨之心者，政平訟理（政治公平，訴訟合理）也。與我共此者，其唯良二千石乎！

「政平訟理」正是宣帝的政治理念，這段話意思是說，會與自己共同朝著這個理想一步一步去實現的，不是宮廷裡的公卿或官僚，而是地方官。當時的郡太守年俸是二千石，所以地方長官

就稱爲良二千石。有治績的地方官常常會獲得賞賜，被授與官爵。

終生困擾著英明積極的曾祖父武帝的匈奴問題，到宣帝這一代也獲得了解決。這也許是宣帝的運氣。因爲匈奴發生內訌，四分五裂。

內訌的原因是繼承人之爭。一時五名單于（匈奴的首領）並立。不用說，匈奴的勢力衰微了。宣帝可能也有進行離間，而塞外氣候異常，牛羊凍死，使匈奴總體的國力降低也是一個原因吧！另外與漢同盟的烏孫，也側面威脅匈奴，這可以說是外交上的勝利。

五鳳四年（公元前五四年），匈奴單于稱臣，派遣其弟谷蠡王到長安，事實上是降服。連匈奴都不需用武力奪取漢之物資，而僅靠降服便取得了漢的援助。因此，邊境趨於平穩，國境上的守軍得以削減二成人員。

塞外之地苦於糧食不足，但漢境內卻連年豐收，因而發生「穀賤傷農」的現象。匈奴谷蠡王入朝的那一年，穀價竟達一石五錢。大司農中丞耿壽昌提議的「常平倉」就是在這一年建造的。穀價的激變害苦了農民，而這個制度就是在穀價暴落時，政府以高於時價的價格收買、貯藏，等到穀價一上漲，再以低於時價的價格出售。因爲它的目的是要使穀價經常維持平穩，所以命名爲常平倉。

匈奴的呼韓邪單于親自來到長安，是在甘露三年（公元前五一年）正月的時候。宣帝登上渭橋

迎接，人民高呼「萬歲」。從此邊境不再有苦戰。

匈奴的降服絕不是天上掉下來的好運。連年的豐收使得國家沒有飢餓的人，漢朝這種一家能夠團圓的和平景象，在匈奴的價值觀看來，也是「強盛」的反映。

宣帝雖然儘量避免軍事行動，但到必要的時候，他也會毫不猶豫地動員軍隊。地節三年（公元前六七年），以現今烏魯木齊到吐魯番一帶為勢力範圍的車師國叛變，宣帝曾授兵鄭吉前去攻降之。這是因為與漢通婚的友國烏孫，害怕被車師遮斷了與漢之間的通路，而漢不能背棄友國。神爵元年（公元前六一年），老將趙充國進擊先零。先零是藏族的一支，他們如果與匈奴連結起來，就會封閉漢通往西域的道路。

所以匈奴來降，也是因為了解到宣帝果敢的一面。

黃龍元年（公元前四九年），呼韓邪單于再度來朝，二月回國。宣帝過世則是在這一年的十二月。在位二十六年，享年四十三歲。

當時皇太子奭已經二十七歲，也有了皇太孫。奭即是元帝，為人寬弘、恭儉、溫雅。

宣帝晚年喜好神仙之說，且也顯現浪費的傾向。據說宮廷已開始腐敗，但一位民間出身的名君竟能在皇座上坐了二十多年，實在是很罕有的例子。

宣帝治世如前所述，是循吏、酷吏活躍的時代，他們都是法家之人。皇太子奭曾建議登用儒

家之士，但宣帝沒有接受。他說：

——俗儒不達時宜。

他不喜歡儒教的教條主義。少年時代喜愛遊俠，也有放浪的癖好，曾遊歷各地的他，一直認爲治安的維持應優先於一切。因此，就像班固所說的，宣帝時代若以一言蔽之，就是「信賞必罰」，而「必罰」毋寧才是重點。受到儒教薰陶的皇太子奭屢屢表示應該放寬嚴格的刑罰，將儒教作爲政治的基本。對此，宣帝答道：

漢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雜之

霸道和王道適當地混雜在一起，這是漢王朝的做法，如果只依循儒教，國家將無法運作。作風實際的宣帝認爲，「是古非今」的儒教姿態不過是一種觀念理論而已。

——亂我家者太子也。

宣帝曾如此感嘆地說道。這在《漢書》中有記載。他擔心毀滅漢王朝的將是這種觀念性的教條主義。

霍皇后被廢後，宣帝立王氏爲皇后，但他最寵愛的卻是張氏。張氏所生的淮陽王欽，好研法律，聰明敏達，宣帝似乎曾有意撤換太子。根據《漢書・元帝紀》，宣帝之所以未廢奭，係因爲

他是慘死的糟糠之妻許氏所生的兒子。

這一來，宣帝一方面知道漢朝有滅亡之虞，一方面只因太子奭是許氏之子而不撤換，可見他不能算是純粹的法家。他的性格裡也揉合了王道與霸道。

元帝終於本著儒教的精神停止鹽、鐵的專賣。這是一種王者不應爭奪庶民買賣的理想主義，然而國家財政卻因此困窘，數年後遂不得不讓鹽、鐵專賣復活。

雖然不能實行，但據說當時曾一度計劃停止貨幣經濟，回復到古老的以物易物的方式。元帝時期由於連年欠收，饑饉不斷。慘況遠非一石穀五錢的宣帝時期所能想像得到。這不是天候的關係，而是人禍。所以《漢書》裡這樣評論：

上（元帝）牽制文義（拘泥教條），優游不斷，孝宣之業衰焉。

宣帝死時，皇統上的母親——皇太后上官氏還活著。她雖然是母親，但比宣帝小一歲，元帝甫即位，她就成爲太皇太后。祖父上官桀被外祖父霍光滅亡，外祖父霍光一家人又全部被其子宣帝誅滅。在元帝的登基大典中，坐在首席的太皇太后上官氏作何感想呢？

元帝的皇后是王氏，即位時下一任天子成帝已三歲。元帝時代，外戚專橫更甚。元帝皇后之姪王莽不久便滅了漢朝，果然如宣帝預料的一樣。

〔第6則〕 曹操

在小說、故事中被抹上濃粧的曹操，其眞面目應該回歸正史，甚至有必要重新加以澄清。曹操本來是一個激情的人，也許爲了能擁有衆多的人才，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

儒已多矣！

漢因儒而亡。前漢如此，後漢也是一樣。

前漢名君宣帝曾說，揉合王道與霸道才是漢家規制。王道就是儒家的理想主義，霸道不外是法家的實際主義。

所謂法家，就是主張政治應以法律爲根本手段的學派。法家著作逸失極多，現存的以《韓非子》、《商君書》及《管子》爲代表作。在著重現實這點方面，孫子及吳子等兵法家亦與之相通，所以他們也可以列入法家。

法家的怪物曹操上場的經過，正好反映了因儒而亡的兩漢狀況。

宣帝的兒子元帝，一如《漢書》所評，受文義牽制而使父業衰微。他性格寬弘，在政治上也就「優游不斷」，未能毅然決斷，任令外戚及宦官專橫。站在儒的理想「農本主義」立場，他本來想要停止對商人有利的貨幣經濟，但是以物易物的原始經濟，理所當然會使民生凋敝，所以終究不可行。

《禮記》裡記載「天子七廟」，而當時漢王室卻有九廟。爲配合古禮，不得不廢去兩廟，但應該廢去哪兩廟，據說這是元帝治世時最大的政治問題。雖然饑饉不斷，宗廟問題竟然比處理饑饉問題更爲重要，這不外是受「文義」牽制。

元帝之子成帝在位長達二十六年，但《漢書》中評爲：

——遭世承平，上下和睦。然湛於酒色，趙氏亂內，外家擅朝。

趙氏就是趙飛燕，據說是一名「體輕腰弱」的絕世美女。美女的標準因時代而異，盛唐的美女就像楊貴妃及三彩女俑一般豐滿；而把像趙飛燕這般體輕腰細，人稱可以在掌上起舞的纖弱女子視爲美女的時代，也許就是國家的衰弱期吧！

成帝之後的哀帝是有名的同性戀。他任命二十二歲的董賢擔任國家最高職位大司馬，因爲董賢是他的愛人。雖然漢朝早已出現末期症狀，但元帝以後過於重儒，未採嚴格的法治之勢，才是

衰亡的原因。

元帝的外戚王莽滅漢，建立「新」朝，他也標榜儒教，結果僅僅十五年便覆亡了。

儒有向古輕今的傾向。孔子也常說古代周公的時代很好，今天（春秋時代）不行了。王莽想要忠實於儒，採取復古政策，結果徒然造成政治混亂。他熱切地把官職名稱也改依周制，並變更地名，同時無視於現實，想要恢復周代的井田制，結果無可救藥地落入形式主義的政治窠臼中。新朝能夠維持十五年，不能不說是件奇事。

王莽是篡奪者，在儒家倫理中，這是大逆不道的行為。漢朝皇族光武帝起來復興漢室，「後漢」歷史於是展開。為免再出現第二個王莽，這個王朝也重儒。

儒有很多個面。以孝為最大德目的儒，當然家庭主義十分濃厚。外戚得力，從家庭主義來說，這是無可避免的。至於宦官的弊害，究其根源，也可以說是源於家庭主義。宦官不過是家庭的傭人，也就是「家奴」。只因注重家庭，使得精通家務的家奴擁有了權力。

但是站在儒的立場，它也具有以「治國平天下」為理想的一面，因而主角應該是「士大夫」。對於外戚及宦官，士大夫有很強烈的敵意。特別是與宦官更是水火不容。外戚大抵還是士大夫階級，而宦官卻不是。

後漢王朝因清流與濁流之戰而弄得精疲力盡。清流是士大夫們的自稱，濁流則是士大夫對宦

官的指稱。

宦官曾壓迫士大夫，也就是「黨錮之禁」，士大夫則在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展開反擊，由袁紹殺盡宦官。而三國動亂可以說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

無論如何，其根源在於「儒」。儒是多面的。

——儒已多矣！

當然有人這樣分析現狀。如果儒已經很多，是不是與其相對的「法」才能挽救時代呢？有敏銳歷史感的人，一定會這樣想。

三國時代的主角們——魏的曹操及其參謀司馬仲達，還有蜀的劉備及其丞相諸葛孔明，也都是「法家」系統的人。劉備在遺言中要兒子劉禪讀《商君書》。這本書就是法家的重要著作。諸葛孔明泣斬馬謖之事，若從法家精神來看，乃是理所當然的行為。

在儒家束手無策的時代，天下把期待的目光投向法家，因而法家之中人才輩出。其中，最徹底貫徹法家精神的就是曹操。

曹操的父親雖曾擔任太尉，但嚴格來說並不是士大夫階層。不過，他與士大夫階層唾棄不已的宦官倒有很深的淵源。

祖父曹騰為大長秋（皇后侍從長），是被授爵的宦官。宦官已喪失男性的機能，當然不能生子

，但是可收養子以繼承爵位。因此曹騰要來了夏侯氏之子嵩，作爲養子。

曹嵩儘管身爲宦官的養子，但他本人並非宦官，而且是繼承「費亭侯」爵位的貴族。曹嵩歷任司隸校尉（掌京師百官及畿輔地區之風紀）、大司農（掌國家之財政收支）、大鴻臚（掌朝儀祭禮之導贊），最後擔任太尉。太尉是國防單位中職位最高者，爲三公之一，因而也是宰相級的官員。

曹操雖然是擁有這段光榮經歷的曹嵩之子，但因祖父是大宦官，所以不免受到士大夫階層的輕蔑。敏感的曹操察覺到這個情形。

——什麼嘛！

他可能就是在這種反抗的情況下長大吧！

少機警，有權數

太祖（曹操）少機警，有權數，而任俠，放蕩不治行業。

《三國志‧武帝紀》裡這樣記載。

在重儒的後漢，要在官場中獲得認同，非得謹嚴不可。且在士大夫階層裡，若身爲男子，在這個時代除了官場之外，別無立身之地。曹操如果生於太平時代，在後漢官場中是很難有什麼大

成就的。他可能會被人視爲行徑乖戾而歸於傍流，就此過完忿忿不滿的一生。

光和七年（公元一八四年。十二月時改元爲中平），黃巾之亂爆發，三十歲的曹操以騎都尉（騎兵隊長）身分出征，亂後，因功被任命爲濟南國之相。「國」就是皇族受封之郡。郡的長官是太守，而一國之主的皇族只有名無實，所以「相」是實際上的長官。曹操就這樣進升爲郡太守。

濟南國有十多個縣，縣的長官（大縣爲縣令，小縣爲縣長）巴結地方權勢，瀆職的情形很嚴重。曹操到任後就罷免了八名長官。果然有法家之風。

接著，曹操禁斷淫祀。

儒家有所謂「敬鬼神而遠之」的說法，他們不太干涉民間的信仰。但是法家若判斷它爲迷信邪教時，便毫不容情地打壓，因爲唯恐淫祀使得民間財物有所損失。濟南建有六百多座祠，祭祀如果過度浪費，庶民將會變得貧窮。曹操搗毀所有的祠宇，禁止官民祭祀。儒官大概不會採取這種決然的舉措。

不久曹操被任命爲東郡太守，但他稱病不受而回鄉。

朝廷的權臣及貴族們雖然給他機會，但曹操判斷自己如果擔任要職，無法跟這些人同聲一氣，恐怕會因此而使家人及親族受累。可以說他是爲了保身而選擇退出政壇，這點多少帶有點儒家的精神。不過，如果是一般的儒家，也許會考慮對權臣及貴族做某種程度的妥協吧！

中平六年（公元一八九年），靈帝崩，何進反擊宦官的起事失敗，但袁紹卻乘機殺盡宦官。被何進招來的董卓進入洛陽，立獻帝，群雄爭霸戰由此揭開序幕。

董卓有意任命曹操爲驍騎校尉（近衛騎兵隊長）。曹操如果接受，就成了董卓徒黨中的一員。後漢也是一個盛行黨派的時代，一旦成爲黨人，以後便很難脫離。

曹操以法家一流的冷靜觀察，拒絕了這項任命。不加入董卓一黨，就等於表明了反董卓的立場。因此曹操不得不逃亡。

翌年，反董聯合軍起，曹操立刻加入。聯合軍的指揮是袁紹，但諸將只是反董卓的立場一致，並非一個黨的成員。各勢力開始離合聚散，然後逐漸形成三股勢力。到三國時代，曹操即成爲其中最有實力的集團的領袖。

董卓在長安自殺，曹操消滅了最強的敵人袁紹一族之後，與吳的孫權、蜀的劉備三分天下，保有其一。雖說天下三分，但曹操卻占有天下八成的兵力，因而形成「一強二弱」的局面。事實上可以說是二弱聯合起來，利用地勢抵抗一強。

曹操在世期間雖然沒有實現願望，但到了他的繼承者時，先是蜀投降，不久吳也投降，天下統一。

天下統一的力量來源就是曹操。

曹操的骨髓中具有「法家思想」。

三國志故事中，篡漢的魏是反派角色。接受後漢獻帝禪讓而開創王朝的魏文帝（曹丕）是曹操之子。曹操雖然位極人臣，但一直到死都不曾篡位。他被稱爲魏太祖或魏武帝，而這不過是死後子孫們所追贈的稱號。

爲配合故事裡反派的角色，有很多後人刻意編造故事，其中眞實性非常可疑的不少。例如，拒絕董卓的任命而逃離洛陽的那一段，正史《三國志》中僅記載：

——太祖乃變易姓名，閒行（抄小路）東歸。

然而《魏書》（王沈所撰）裡卻收錄下面這則故事：

——過故人成皋呂伯奢；伯奢不在，其子與賓客共劫太祖，取馬及物，太祖手刃擊殺數人。

這個故事到了《世說新語》就變成：

——伯奢出行，五子皆在，備賓主禮。太祖……疑其圖己，手劍夜殺八人而去。

另外在孫盛的《雜記》中則記載：

——太祖聞其食器聲，以爲圖己，遂夜殺之。

在暢銷的《三國志演義》中，則寫成曹操在呂伯奢家中聽到做菜時磨菜刀的聲音，認爲與其被殺，不如先下手爲強殺了這家人，並把在半路上遇到的呂伯奢也殺了。吉川英治所著《三國志

》裡的這一段，就是根據《三國志演義》而寫的。

這恐怕是爲配合曹操的奸惡，而將逃亡中曾有的正當防衛事件改編成故事吧！

唯其才也

在小說、故事中被抹上濃粧的曹操，其眞面目應該回歸正史，甚至有必要藉著他所留下來的詩文，重新加以釐清。

魏之所以成爲最後的贏家，我認爲是在於曹操登用人才得宜。他似乎具備了辨識能力；但如前所述，傍流出身的他，並未被頭銜沖昏頭。

爲了配合他奸惡的形象，曹操經常被描繪成一個殘忍的人。

——有一次，兵糧不足，曹操與領兵的將領商量，把斛（量器名，古時十斗爲一斛）縮小，以勉強度過一時。但就在這時，軍中因兵糧之事而發生軍心不穩的情況。曹操便斬殺那名將領，宣布說：「這個人把斛縮小而偷盜官米。」才收拾了事態。

這個故事見於《曹瞞傳》。瞞是曹操的乳名。

正史《三國志》的作者陳壽是蜀漢的遺臣，《曹瞞傳》則是吳人所寫的，所以曹操主要是透過以往敵陣中的人被描繪出來。這些描寫不太懷好意也是理所當然的。

因爲他是亂世中取勝的英雄，所以也有殘忍的行爲。曹操的父親爲避戰亂，在行至徐州途中遭殺害，財物被搶奪一空。這雖然是流賊所作的，但曹操卻在徐州與陶謙交戰時，對所經之處的居民大肆屠殺。

這件事記載於正史中，所以應該是事實。這可以說是曹操一生中最大的污點。可見父親被殺使他憤怒到極點。

除了這椿徐州事件外，曹操的事蹟中，寬容的事例較多。特別是對於有才能的人，他顯然非常禮遇。

曹操任兗州牧的時候，任命一個叫做畢諶的人爲別駕（秘書官）。然而張邈反叛曹操時，把畢諶的家人當作人質。曹操對畢諶說：

——卿老母在彼，可去。

畢諶說：「我沒有二心，不會投向叛軍。」最後仍然投向張邈。平亂時，畢諶被捕。他曾說不去，但終究投靠敵人，所以人人認爲他這下慘了。豈料曹操說：

——夫人孝於其親者，豈不亦忠於君乎！吾所求也。

不但赦免了他，更拔擢爲魯相。

曹操曾看過一個名叫魏种的人，他在兗州叛亂時投靠敵方陣營。曹操大怒說：「只要南不逃

過越、北不逃過胡，我就不會放過那傢伙！」然而亂事平定後，卻解開縛住魏种的繩子，說：

——唯其才也。

結果任命他擔任河內郡的太守。此舉表示雖然很憎恨那個人，但不論怎麼說，他到底是有才能的。

建安十五年（公元二一〇年），赤壁之戰失敗的二年後，曹操下了一道很有名的詔令。

若必廉士而後可用，則齊桓其何以霸世？今天下得無有被褐懷玉而釣於渭濱者乎？又得無盜嫂受金而未遇無知者乎？二三子，其佐我明揚仄陋。惟才是舉，吾得而用之。

意思是說：若非清廉之人則不用，齊桓公怎能稱霸？輔佐他的管仲欺騙好友鮑叔，積蓄龐大的私人財產，一點也不清廉，但他有經營國家的才能，才使得桓公成爲霸主。如今天下就沒有人像太公望呂尚這樣懷有如玉一般的才能，而打扮簡陋，徒然地在渭水邊釣魚嗎？一定有這樣的人。又漢朝陳平與嫂嫂私通受賄，但他在丞相任內的治績斐然。如今也不能說沒有這種因私人行爲的過錯，以致才能被埋沒而不得伸展的人。左右的人呀！幫我找出那些不爲人知者、身分低微者。只要有才能就加以推舉，我會起用他。

這道命令的宗旨在於：素行不良或出身有問題都無所謂，只要有才能，任何人都可以把他推

薦給我。

曹操很討厭名門出身、行爲端正、臨要做事時卻什麼也不會的人。此外也很討厭那種只會耍嘴皮的人。孔子的二十世孫孔融是一名辯士，經常駁倒曹操，但他最後還是被曹操下令處死。

名參謀郭嘉似乎素行不太好。御史中丞（檢察次長）陳群屢次彈劾他，但曹操並未將其奪職。不過，另一方面，曹操也很褒揚公正的陳群。

名文學家陳琳投在袁紹麾下，與曹操交戰時曾寫過一篇檄文。這是《文選》裡收錄的名文。

文章中的字字句句都在辱罵曹操：「曹操的祖父曹騰爲中常侍（宦官），妖妄媚主，有貪婪之行。父曹嵩爲宦官所養，賄賂權門，受任爲三公。曹操亦醜類，無可稱美德，好亂樂禍……」

袁紹戰敗，陳琳被捉，他當然知道難逃一死。不過，曹操對他的文筆頗爲讚賞而加以赦免，當時只是抱怨了一句：「我的事還可以，但是不要罵我的父親和祖父。」

《世說新語》裡收錄了下面一則故事：

——荊州劉表誇稱養了一頭重達千斤的巨牛。這頭牛能吃下比一般牛多十倍的草和豆，但讓牠馱負重物的時候，卻不及一頭牝牛。曹操甫占領荊州，立刻取來這頭牛，將牛肉烹煮以犒賞士兵。

這個故事充分顯露曹操的能力主義。

魏、蜀、吳三國比較起來，在綜合力量方面，魏拔得頭籌。

赤壁之戰前不久，曹操曾在給孫權的書簡上寫道：

——今治水軍八十萬之衆，正與將軍會獵。

這種時候所提出的數字，是老套修辭；但八十萬雖然誇張，卻總有半數四十萬吧！即使再取半數，也有二十萬。

孫權在軍議席上說：

——全吳之地，盡十萬之衆……

吳儘管全國總動員，似乎僅能召集十萬士兵。事實上孫權爲周瑜準備的軍力不過三萬而已。

在以往的戰役中，曹操逐漸累積了兵力。他能夠從群雄中脫穎而出，契機是初平三年（公元一九二年）以兗州爲根據地大破青州的黃巾軍。據說當時有三十多萬軍隊來降，得男女百餘萬人，由於這場輝煌的戰果，曹操收取其中的精銳，號稱「青州兵」。黃巾軍由叛亂的農民組成，都是一家人共同作戰，因此軍隊之外還有男女一百多萬人投降，但他們不只是一股戰力，也是一股生產力。

三十萬、一百萬說起來簡單，要收容卻是很不容易。由此可見曹操的度量之大。

比較三國，在人才方面魏也拔得頭籌。蜀在劉備之下有關羽、張飛、趙雲等猛將，但在三顧茅廬迎回諸葛孔明之前，並沒有參謀。經營國家的幕僚也在進入蜀之後，仰賴當地人士。諸葛孔明雖然在丞相府裡培養人才，終究還是來不及。孔明在五丈原以五十四歲的盛年故世，據說就是因爲他事事都必須裁決。這並非因爲他不願把事情交給別人，而是就算他想交託出去，蜀的人才仍然不夠。

吳也是除了英年早逝的周瑜以外，只有張昭、魯肅、呂蒙等可用，人才寥寥可數。相較之下，魏則是濟濟多士。

張飛級的猛士在魏就多得不可勝數。山賊出身的許褚及任俠的典韋等，只因身在魏國，所以不是很醒目。從大學者到盜賊，魏擁有各式各樣的人才，卻不爲此而滿足，還要尋找看看是否有遺珠。這種殷切之心，我們讀了前述建安十五年的詔令也能充分了解。

我認爲曹操本來是一個激情的人。也許是爲了能擁有衆多的人才，他抑制住自己的感情。當赦免並任用那個辱罵自己祖先的陳琳時，即令是曹操，必然也是怒氣沖天。但是，他卻告訴自己：「因爲這個人有才能。」然後克制住了。《三國志》在對曹操的總評中寫道：

——矯情任算，不念舊惡。

「算」就是計算，亦即做個現實主義者，計算利害得失後才決定行動。値此關頭，決不流露出個人感情。因爲儘量抑制自己的感情，所以外人看來，就顯得「不念舊惡」。

在三國時代，曹操也是最好的詩人。詩人中能與他並駕齊驅的，是他的兒子曹丕與曹植。曹氏一門可以說獨占了三國的詩壇。

詩人的感情會觸事而高漲，比起一般人，他們的「情」也應該是較激烈的。所以要抑制、扭曲這種感情，都不是很容易的事。壓抑的感情也許就是透過「詩」這樣的管道發洩出來的。

在曹操的詩中，最膾炙人口的大概就是《短歌行》吧！因爲擁有衆多讀者的《三國志演義》在其最精采的部分，也就是赤壁之戰的段落中引用了這首詩。

對酒當歌
人生幾何
譬如朝露
去日苦多

《短歌行》的開頭如右，是說要以酒消憂。後面的句子如下：

青青子衿
悠悠我心
但為君故
沉吟至今

「青衿」是學生的服裝，這是沿用《詩經．鄭風》的句子。對學生寄予懷想，就是在吟唱自己經常為了得英才而心碎。下面則是〈短歌行〉的結尾：

月明星稀
烏鵲南飛
繞樹三匝
何枝可依
山不厭高
水不厭深
周公吐哺
天下歸心

在星稀月明中烏鵲向南飛，但牠一次次繞著樹的周圍，難道是找不到可以築巢的樹枝嗎？沒有人是徒然懷著英才，而找不到可以投效的君主吧？這首詩怎麼看都像「求才若渴」的曹操所作的。

山越高越好，水越深越好；同樣的，人才也越多越好。周公一有來訪的客人，立刻就趕著要會見，因為他認為對方或許是個人才。如果洗髮的時候客人來，他就握著頭髮會晤；如果用餐的時候來，他就吐出正在吃的東西，匆匆去見客。所以才能收攬天下的人心。——我也希望做到這樣！

在《三國志演義》中，正當赤壁之戰行將開始前夕，曹操橫槊（編註：槊，古兵器，即長矛）賦了這首詩。然而，這不是戰爭的詩。小說家常在故事的高潮處寫出上場人物最出色的詩。故事裡甚至描述一個叫劉馥的幹部，因說了一句「在大會戰之前詠嘆無枝可依，是很不吉利的」，結果激怒曹操而被刺殺。

在作求才詩的當下，就把一個人才殺了，這種事委實令人難以置信。劉馥確實是死於建安十三年，但他當時以揚州刺史的身分正在合肥。曹軍屯駐合肥是為了牽制吳，所以劉馥似乎沒有參加赤壁戰。曹操與袁紹交戰的時期，曾把東南之事一應交給劉馥，劉馥也極力回報曹操的信任。他召集離散的居民，興建學校，開墾屯田，推動灌溉工程，是揚州不可少的一個人物。

不過，小說家的手腕也的確高明。這段描述可以說很鮮明地描繪出曹操的「厭惡迷信」。不是因爲被人說不吉利才生氣，而是因爲那人相信這種事才大怒，這就是曹操。

前面曾提及陳琳的反曹操檄文中，曾攻擊曹操設置「發丘中郎將」（掘墓司令官）及「摸金校尉」（搜索黃金的部隊長）這種專門的官職，經常去挖掘古墓，奪取財寶以充作軍資。

操帥將吏士，親臨發掘，破棺裸屍，掠取金寶……

曹操似乎親自去看視士兵們挖掘巨大的墳丘。作風實際的曹操或許認爲，讓金銀財寶長眠於地下是一點用處也沒有，因此想把它們挖出來使用，這樣更有意義。故免陳琳的時候，曾經表示「我的事怎樣說都行」，可見他不認爲掘墓是不好的事。

建安二十五年（公元二二〇年）正月，曹操死於洛陽。在此之前，孫權送來了關羽的首級。有人說是關羽的首級作祟，但這恐怕就像已死的曹操所說的——我已六十六歲，這不是天壽嗎？

遺令如下：

天下尚未安定，未得遵古也。葬畢，皆除服（喪）。其將兵屯戍者，皆不得離屯部。有司各率乃職，斂（入棺）以時服（便服），勿藏金玉珍寶。

作風實際而酷似曹操的曹丕（魏文帝），也在遺詔中指示：死了便不知骨頭痛癢，因此就在不食之地（不能耕作的土地）建墓，勿藏金銀器物，一切以瓦器代之。

〔第7則〕 苻堅

苻堅的偉大計劃是建立一個比漢武帝全盛時期還要強盛的大帝國，並在這片土地上實現各民族融合的目標。正如王猛所害怕的，他獨自步上了膨脹的理想主義之途。

心懷治平之志

讀中國歷史，總有幾個地方會令人眼眶發熱。

例如讀到司馬遷給任安少卿的信，以及孔明的〈出師表〉。此外，我讀到前秦苻堅一生的命運時，也會不知不覺流下眼淚。

苻堅（公元三三八～三八五年）是氐族的首長。

氐族是一支藏系民族，居住在現今陝西省的西部到甘肅省南部一帶。比起同爲藏人的羌族那種濃厚的遊牧性格，氐族較具農耕的性格。他們雖然過著半牧半農的生活，不過這卻表示他們已

經相當受到漢族文化的影響。

司馬氏的晉朝，因皇族間的內戰（八王之亂）而綾敝，使中原陷入混亂。於是塞外各民族逐漸在華北伸張勢力。他們不一定是沿著長城長驅南下的集團。自後漢時開始歸順的南匈奴，被許可移居至長城以南，與漢族雜居。

從南匈奴人劉淵以漢爲國號，稱爲大單于的公元三〇四年起，到北魏統一華北的公元四三九年止，這一百三十五年間被稱爲「五胡十六國」的時代。

五胡就是五個塞外民族，也就是匈奴、羯、鮮卑、氐、羌。

羯族據說是匈奴的別支。鮮卑則是戰國時期降伏於匈奴的東胡族後裔。有人說「匈奴」這個名稱，不是人種或民族名，而是一個政權名。這樣說來，匈奴旗下的鮮卑或許也可以算得上是匈奴的一支。

晉王朝逃往南方，以南京爲根據地，史家稱之爲「東晉」。

北方進入五胡的勢力圈，南方的東晉與之對峙。

氐族的首長蒲氏原本臣屬於羯族的後趙政權，但蒲洪起來獨立，自稱大將軍大單于三秦王，並把姓由蒲改爲苻。

蒲洪也就是苻洪，一心想要占領長安，但是宿願未償便死了，其子苻健於公元三五〇年完成

亡父的遺志，進入長安。他稱帝是在二年以後。苻健的弟弟苻雄以丞相的身分輔佐他。

東晉的宿願是收復被蠻夷侵奪的北方領土，完成中國的統一。當時東晉有一個叫桓溫的實力派人物。他消滅了占據四川的氐族所建立的地方政權成漢，成爲征西大將軍，掌握八州的軍權和財政。

對東晉的司馬氏而言，這種實力派人物的出現是令人憂心的，於是便以殷浩與之對抗，想要削弱桓溫的權力。但是殷浩的職銜還很低，如非建立什麼大功績，是無法與桓溫相抗衡的。東晉朝廷乃命殷浩北伐。

書聖王羲之寫了一封反對北伐的信，就是在這個時候。果然殷浩的北伐鎩羽而歸。殷浩引入羌族酋長姚襄的軍隊是很好，但他怕姚襄立功，而取其弟爲人質。對於殷浩這種狹小的器量，姚襄非常生氣，因此起而叛變，這是東晉失敗的原因。

結果還是非桓溫出馬不可。桓溫率大軍北上，目標是關中之地、古都長安。因爲苻健在此稱大秦皇帝，致力於富國強兵。爲了把這個大秦政權與後來羌族用同樣的王朝名所建的政權區別開來，後世史家一般都稱這個政權爲「前秦」。

關中父老看見東晉軍隊都流下了眼淚。

但桓溫在白鹿原與前秦丞相苻雄交戰，損失萬餘兵馬而敗退。前秦皇太子苻萇也受了傷，他

後來因此而死。

這是公元三五四年的事。

前秦皇帝苻健於翌年故世。因爲皇太子苻萇已戰死，所以由酒後狂暴、風評不佳的弟弟苻生即位。

這是一個個人領導力會左右國運的時代，像苻生這種酒精中毒而狂暴的人做皇帝，對政權和居民來說都很困擾。皇族與重臣商量後，決定廢掉苻生，讓先帝之弟苻雄的兒子苻堅即位。苻生不但被廢，後來還被殺。據說他死前仍然貪杯狂飲，就這麼意識不清、爛醉如泥地踏上黃泉路。

苻堅在這種情況下，於公元三五七年成爲前秦皇帝。

前秦的基礎已經由伯父苻健打下。苻健重儒學，設「來賓館」，歡迎遠來的人才。

——薄賦卑宮，垂心政事，優禮耆老，修尙儒學。

史書上這樣讚揚苻健的業績。

但是，苻堅之父苻雄的輔佐，對此善政貢獻很大。苻雄比哥哥苻健更早過世。據說當時苻健慟哭嘔血。

——上天不希望我平定四海嗎？爲何如此迅速奪去元才？

元才就是苻雄的字。

也許是別人有意以這則軼事，對苻堅繼承皇統一事強調其正當性。但擊退東晉桓溫的人是苻雄，這在東晉的記載上也很清楚。

不過，關於被廢被殺的苻生，其酒後狂暴的記載，恐怕多少必須打個折扣來看。因爲在當時的前秦內部，也許有著民族派與國際派的抗爭。

氐族是藏族中漢化最深的一支，也就是說，它是一個國際派的團體。苻堅有意更進一步推行此一方針。當然有人會對此不滿。

苻生暴虐的故事，也許表現了遊牧藏人的野性。但我們也可以這樣想，有個團體想把民族固有的韌性直率地反映在政治上，而苻生就是那個代表人物。

如果只是要蟠踞在中國西境上，那麼做個小型的軍事國可能也是方法之一。但在取得長安、成爲關中之主的現今，若要展志於天下，則由中原國家降伏東晉，建設一個大帝國，已經不是夢想了。

受祖父苻洪疼愛、精讀儒書、被譽爲博學多才的苻堅，懷有「治國平天下」之大志。

自此，他必須早日告別遊牧民族的野性與地域主義。

也許在施展大志之前，他必須抹殺對氐族固有的強悍抱著幻想的苻生吧！

> 及長，力舉千鈞，雄勇好殺，手格猛獸，走及奔馬，擊刺騎射，冠絕一時　桓溫之來伐也，〔苻〕生單馬入陣，搴旗斬將者前後十數。

《晉書》裡可以看到右述這樣的記載，這決不是一個酒精中毒的貴公子的模樣。我們可以感覺到，這是一個熱愛野性、固執於民族根源、爲之而殉身的年輕人。在昏醉中被殺時，他才二十三歲。

歲中五遷

想要拋卻民族傳統、離開故土的苻堅，其拋卻及離開的方式也都洋溢著野性。

苻堅即帝位前被封爲東海王，號稱龍驤將軍。字永固，別名文玉。自東海王時代起，即擁有王猛、呂婆樓、強汪、梁平老等幕僚，而其么弟苻融也頗具才幹，經常輔佐兄長。

尤其是王猛，更獲得了苻堅絕對的信任。苻堅是經由呂婆樓的介紹而見到王猛的。當時，他高興地說：「就像劉備遇到諸葛孔明。」

苻堅一即帝位，王猛以三十六歲之齡，首開「歲中五遷」的晉升特例。就是說，他在一年中晉升了五次。

苻堅在登基的同時，便任命王猛爲「中書侍郎」。中書處理宮中書記的相關事項，而掌管機密文書的中樞官廳的次官，就是中書侍郎。

接著王猛轉任始平縣縣令。由中央要職被調爲地方長官，這感覺好像被降職，但其實不然。

始平縣實際上是一個很重要的地方。漢武帝陵墓所在的茂陵一帶，即現今的興平縣附近，就是前秦的始平縣。當時，該地的治安相當惡化。

自東方歸來的人很多。

前秦苻氏一如前述，在苻洪獨立以前一直都臣屬於羯族的後趙。當時，北方爲了監視臣屬的部族，採取的方法就是將他們移居到自己看得見的地區內。

北方胡人雖然樹立了政權，但地方上的居民大多數是漢人，胡人居民爲數有限。氐族臣屬於羯族後趙之後，後趙立刻把氐族的主幹民族遷往自己的根據地河南。

苻洪獨立之後，後趙滅亡，鮮卑族慕容氏的前燕取而代之。被遷往河南的氐族因而獲得解放，陸續西歸。

——我們有很不幸的遭遇。

他們有這種受害意識，結果投射出的反動行徑，就是一回來便恣意掠奪。因爲以前的不幸遭遇，想要求取補償，就爲非做歹。

從河南枋頭歸來的氐族人，最多是在始平縣。因此當地縣令所被賦予的工作，就是取締枋頭來歸的暴徒。

王猛以峻刑管束他們，即使是地方上的有權有勢者也毫不容情。一經發現有人胡作非爲，便將之鞭殺。因此王猛受到當地豪族的憎恨而被彈劾，並被逮捕訊問。苻堅親自審問。

——爲政必須依歸於德，這應該是優先的事。你才剛剛上任，就處死不少人，這不是太過分了嗎？

對於這個問題，王猛回答：

——宰寧國（和平的國家）以禮，治亂邦以法。陛下任命像我這樣的人到劇邑（問題很多的地方），就是爲了要剷除惡黨。我殺一個奸惡的人，還有一萬人活著。如果不能根絕暴徒，我願依法服罪。但我沒有道理以酷政的理由受罰。

苻堅於是釋放了王猛。

後來，王猛轉任尚書左丞、京兆尹，也就是內閣祕書長兼京城首長的要職。不久，又成爲吏部尚書，專司官吏的任免。

接著，他就任尚書左僕射、輔國將軍、司隸校尉，身兼宰相及具有逮捕、裁判權的司法長官等職。

這不能不算是破格拔擢。

皇族及舊臣們對此頗感不快，這是理所當然的。在前秦的獨立戰中，王猛不曾立有任何功績。因爲他投效苻堅是在東晉桓溫北伐敗退後。

桓溫進入關中時，隱遁於華陰山的王猛曾著褐服（粗布衣服）去見他。王猛懷著「佐世之志」，等待優秀君主的出現。與桓溫會面時，據說王猛一面抓著蝨子，一面談論時局。面談之後，桓溫贈送車馬給王猛，意思是要他投效自己。但王猛留在山裡，沒有出來。因爲在他的慧眼鑑識下，桓溫並未及格。

苻堅大概是因爲這種「佐世之志」，而與王猛意氣投合的吧！苻堅一次又一次爲王猛加官晉爵；當被任命爲「都督中外諸軍事」，即一切軍權的掌管者時，王猛終於堅辭不受，但是苻堅不允許。

——朕且欲從容於上，望卿勞心於下。弘濟之務，非卿而誰？

這是苻堅當時所說的話。他所謂的「上」，就是天下統一，爲了能專心於此，「下」就偏勞你了。「下」應該就是指各種實務工作吧！

苻堅把理想與現實作了區分，表示：我急於想追求理想，現實就請你幫忙處理。爲了要全權委託，不准推辭「都督中外諸軍事」的職務。

目的在於「弘濟」——無所遺漏地全面救濟天下之人。所以，必須上下一起進行。我在上，你在下。——苻堅就此展開了分工。

尚書（閣僚）仇騰毀謗王猛，苻堅立刻把仇騰貶黜爲甘松護軍（甘松地區的司令官）。丞相長史席寶議論王猛之非，苻堅便摘除席寶的位階勳等，使其雖然仍有長史之職，卻成爲無官位之人。

氐的遺族中被封爲姑臧侯的樊世，在平定關中的時候，曾協助苻健立下大功。

「你只會吃我輩勞苦耕稼的東西嗎？」

他罵王猛。

「只會耕稼還不夠，還得要會煮。」

王猛這樣回答。樊世自然非常憤怒。

「我要把你的頭懸在長安城門，如果做不到，我還是死了好。」

這種你來我往的爭吵不斷，甚至鬧到皇帝苻堅的面前，樊世起身要攻擊王猛。

這時，苻堅很生氣，把樊世斬了。

——於是群臣見猛皆屏息。

史書上可以看到這一段。屏息就是屏住氣息，戒懼小心。

苻堅是一個理想主義者。

對想要展志於天下的他而言，最不能忍受的，就是氐族自我中心的民族主義。

在前秦的領土內，大部分的人口都是漢人。苻堅嚴格規戒人數少的氐族不可以特權者的身分炫耀。雖然懷著高遠的理想，但也決不容許腳下被玷污。

他把皇帝之下最高的位置給予漢人王猛，就是這個緣故。儘管王猛堅辭，仍然被迫接受此一安排。

雖是建國功臣，如果有人搬弄言辭，挑撥氐、漢對立，就會像樊世一樣被斬。好一副秋霜烈日的姿態。

東晉桓溫進軍前秦而敗退的二年後，再度向洛陽揮兵，自前燕奪回洛陽。

公元三六九年，桓溫三度興師北伐。當時是東晉太和四年，也就是前秦建元五年，北伐軍的目標是定都於鄴的前燕，前燕年號爲建熙十年。各地的政權就這樣分別使用自己的年號。

中國北方分爲東西二部，東爲鮮卑慕容氏所建的「前燕」，西爲氐族苻氏的「前秦」，桓溫將矛頭指向東。

前燕向前秦求援。前秦的重臣們反對出兵。先前桓溫攻打長安時，前燕連一個援兵也沒有派來。

但王猛主張應該積極援助，皇帝苻堅也贊成。二人都有「佐世之志」，因此至少必須支配半個天下。事實上中國當時已分裂爲南北兩部分。南是東晉，而北方又分爲二，前秦只不過是擁有天下「四分之一」的政權。

如果救援前燕，就可以把前燕納入勢力範圍中。前燕答應把虎牢關以西之地割讓給前秦，作爲救援的報酬。

前秦派出了援軍，但桓溫的東晉軍在此之前即被前燕皇帝的叔父慕容垂攻破撤退。由於這個原因，前燕不願履行割讓領土的約定。

——行人（外交官）失辭。

意思是說使者講錯了話。以這種欺騙孩子的藉口，打破雙方的約定。

事實上這恰好給予苻堅出兵的理由。他讓王猛擔任輔國將軍，率步騎三萬，直取洛陽。

翌年（公元三七〇年），王猛再以六萬兵力包圍前燕國都鄴，皇帝苻堅也親率精銳十萬赴鄴。

前燕於是滅亡，前秦取得了想望已久的「天下二分之一」的政權。

前燕皇帝慕容暐一度脫逃，最後仍被擒獲。但苻堅放了他。於是，前秦把前燕的皇帝、皇后

、王公、百官及鮮卑四萬多戶遷移至長安。

這並不是什麼特殊的事情。把消滅掉的敵方部族遷到自己能夠看見的範圍內，這一向是胡人政權的作風。前秦的氐族在臣服於後趙時，也曾被強制遷移到河南的枋頭。這也是一種人質。前面說過，從枋頭西歸的氐族，在始平縣胡作非為，遭到王猛毫不容情的鎮壓。

然而，苻堅在此卻採取了巧妙的措施。他把前燕的鮮卑族移到以長安為中心的關中，同時也把原來居住於長安的氐族人陸續東遷。

就像把長安與洛陽的居民彼此來個大調動。

住就要在首都，誰都想安居於故土，不願離開。對氐族人來說，長安是花都，洛陽則猶如不可預知的邊境。前述西歸的氐族之所以為非作歹，也是因為他們認為：「我們在東方吃了不少苦。」

輸了便沒話可說，但前秦是贏家。戰勝的前秦氐族要被遷到東方艱苦的土地上，而戰敗的前燕鮮卑人卻可以住在花都，這算什麼嘛！——一般的氐人自然這麼想。

天下一其心。——理想主義者苻堅認為天下統一不只是領土的統一，還包括心的統一。他相信他這個理想實現的前提，就是要消除人種、民族的差別。

讓氐、鮮卑、漢、匈奴都一同置於北中國的洪爐裡陶煉。——苻堅以此為目標。既然要陶煉

，理當會有各種不滿。他認為與自己同一種族的人們，應該在某些程度上有所忍耐。換言之，就是要勉強身邊的人犧牲。

從版圖來說，前燕比前秦更廣大，他們擁有山東及遼東兩個大半島。在慕容暐的祖父慕容皝的時代，曾討伐高句麗。前燕之所以輕易被前秦滅掉，是因為其內部的凝聚出現鬆散的情形。

在前秦的援軍到來之前便讓桓溫敗走的慕容垂，是皇帝的叔父，皇帝身邊的人唯恐他威名太高，想要殺他。結果慕容垂逃到前秦，接受苻堅的保護。

併掉前燕之後，前秦苻堅的版圖倍增。

宰相王猛逐漸對苻堅過度的理想主義感到不安。

——博學而好兵書。

就像《晉書》所記載的一樣，王猛本來是兵法家。徹底講求實際是他的基本態度，「佐世之志」則是其遠景。

降伏前燕五年後（公元三七五年），王猛與世長辭，享年五十一歲。據說他給皇帝苻堅的遺言如下：

〔東〕晉雖僻陋吳越〔江南〕，乃正朔相承。親仁善鄰，國之寶也。臣沒之後，願不以晉

爲圖。鮮卑、西羌，我之仇也，終爲人患，宜漸除之，以便社稷。

但苻堅沒有遵照王猛的遺言去做。

晉爲之哀慟

王猛死後的第二年，前秦送出十三萬騎的西征軍，降伏前涼。前涼位於甘肅西部所謂的河西地方，是漢族張氏所建的小政權。本來前涼臣屬於前秦與東晉，但公元三六六年與前秦絕交，只臣屬於東晉。而且，爲了證明對東晉的忠誠，它還殺害前秦的使者。此番西征可謂師出有名。

地方上的小政權在前秦西征軍之前毫無可爲。前涼王張天錫殺害使者，因而在一般的觀念裡，他就算投降也是沒命。然而苻堅不僅放了他，甚至還在西征軍出發前，就已在長安築好宅邸供張天錫住。

公元三七九年，苻堅攻陷襄陽。襄陽是東晉的前線基地，他在這裡抓到名僧道安。苻堅不只是醉心佛教，他也鍾情於佛教。

在襄陽之戰中，苻堅也發揮了他的理想主義。他釋放奮戰被俘的東晉梁州刺史朱序，並讓他擔任前秦的度支尚書此一重要職務。至於作內應的東晉襄陽都護李伯護，則以不忠的理由問斬。

苻堅的偉大計劃是以襄陽爲前哨，遠征南方的東晉，同時要將西域納入版圖。

也就是說建立一個比漢武帝全盛時期還要強盛的大帝國，並在這片土地上實現各民族融合的目標。正如王猛所害怕的，他獨自步上了膨脹的理想主義之途。

公元三八三年正月，驍騎將軍呂光自長安出發前去征討西域。

——龜茲（編註：音ㄑㄧㄡ ㄘˊ，西域國名）國有一位名僧叫鳩摩羅什，你務必要把他帶回來。

苻堅下令。鳩摩羅什的名字是苻堅由道安那裡聽來的。

同年五月，東晉爲奪回襄陽而出兵十萬。

一時風雲告急。

八月，皇帝苻堅自長安起程，率戍卒六十餘萬、騎二十七萬，號稱百萬大軍。據說旗鼓相望，前後千里。

對此，東晉自然也是大力動員。桓溫死後，率領東晉軍的是謝安。謝安的弟弟謝石擔任征虜將軍、征討大都督，謝玄則擔任前鋒都督出馬上陣。

兩軍在淝水對峙。

前秦百萬大軍並非同時抵達。他們在淝水岸邊等待後續軍隊。東晉軍必須於前秦大軍集結前將之擊破，因而需要渡河。

前秦軍打算在東晉軍渡河時，趁其隊伍凌亂之際加以攻擊。爲此他們略微後退，想促使對方渡河，然後在對方半渡途中，再轉身攻擊之。但是，轉身的命令還沒下，就聽到有個聲音喊道：

——輸了！輸了！快逃！

原來是在襄陽奮戰被俘、後來受苻堅重用，負責管理國家財政的朱序，他用這個方法使得前秦軍一片混亂。兵士們不知所措地奔逃。

渡河的東晉軍乘機追擊，給予前秦軍很大的打擊。皇帝苻堅也被流矢射中而負傷。

理想主義敗北了。這不能不說是苻堅一廂情願的結果。他以爲把降將立爲閣僚，對方應該會感泣而爲前秦工作。

呼應朱序、擾亂前秦軍脊的，是降伏後苻堅在長安爲他建造宅邸的前涼王張天錫。朱序在此之前是東晉的地方長官，而張天錫則是臣服於東晉的一個地方政權之主。讓與東晉有很深關係的他們加入這場戰爭的指揮中樞，以一般的感覺來說是沒常識的。

苻堅缺乏一般的感覺。他是一個驚人的理想主義者。他在自己的旗幟下，完全不問民族爲何、不問舊臣或新臣，一心想要建造曠古未有、各民族融合的大帝國。

苻堅單騎脫身，一路上召集千餘人投到慕容垂的軍陣中。慕容垂的軍隊原本準備攻擊鄖城，因而並未參加淝水之役。於是三萬軍隊毫髮無傷。慕容垂的世子慕容寶建議殺了苻堅。

——這是上天給予燕復興的機會，不要放過。

但是慕容垂以曾受恩於苻堅而拒絕了。他不能忘記皇帝慕容暐身邊的人要殺他時，是苻堅救了他。兒子慕容寶說這不過是「微恩」。

但是慕容垂仍然保護苻堅抵達洛陽，並要再往長安。就在他們來到函谷關之前，由於北方各族動搖，慕容垂因而自願奉詔書前去宣撫。

苻堅答應了這個要求。宰相權翼說：「他不會再回來了。」果然如其所料。儘管如此，把敗逃的苻堅送至函谷關的慕容垂可以說是一位非常磊落的人。他東歸之後便復興慕容氏的燕，此爲「後燕」。

回到關中一看，由於苻堅的居民大遷徙政策，移居當地的鮮卑人比氐人還多。前燕的廢帝慕容暐起而造反，苻堅終於把他殺了。但是慕容暐的弟弟慕容沖卻召集鮮卑族的群衆攻打長安。

慕容沖其實是苻堅同性戀的對象。他的姊姊也受到苻堅的寵愛。在長安攻打苻堅的不只慕容沖。羌族的首長、被苻堅封爲益都侯的揚武將軍姚萇也同時攻打長安。

苻堅逃到五將山，而包圍他的人是姚萇。姚萇已自稱爲大將軍單于萬年秦王。姚萇脅迫他禪讓，但苻堅認爲禪讓是聖賢之事，叛賊也講禪讓實在是狂妄至極，因而不屑一顧。姚萇便派人在新平佛寺縊殺苻堅。

前秦皇帝苻堅，享年四十八。死前殺了兩名女兒。夫人張氏與太子苻詵自盡身亡。

姚萇希望藉傾負人望的苻堅爲自己營造接班人的形勢，因而追謚苻堅爲「壯烈天王」。政權名稱與秦相同，但後世史家稱姚氏所建之秦爲「後秦」。

史書上記載，後秦、即姚萇麾下的將士知道苻堅死了，反應是：

——皆爲之哀慟。

在《資治通鑑》裡，北宋史家司馬光論曰：

論者皆以爲秦王堅之亡，由不殺慕容垂、姚萇故也。臣獨以爲不然。許劭（汝南人）謂魏武帝（曹操）治世之能臣，亂世之姦雄。使堅治國無失其道，則垂、萇皆秦之能臣也，烏能爲亂哉！堅之所以亡，由驟勝（屢屢獲勝）而驕故也。

接著司馬光引用了李克答魏文侯的話：

數戰則民疲，數勝則主驕。以驕主御疲民，未有不亡者也。

驕就是過度自信，而苻堅的情況則是過度的理想化。果然被王猛料中。王猛如果活得再久一點，也許淝水之戰便不會失敗。

攻取長安的慕容沖被想要東歸的部下所殺。他的政權史家稱爲「西燕」，但爲時過於短暫，因而未被列入五胡十六國之中。

公元三八六年四月，姚萇在長安即帝位。與群臣開宴時，他說：「諸卿皆與朕北面事前秦，今朕爲天子，諸卿爲臣，不以爲恥乎？」有一個叫趙遷的人答道：「天不恥以陛下爲子，臣等何恥爲臣？」

姚萇只是大笑，而趙遷的話眞是沉痛的諷刺。

出征西域的呂光，是氐族中很有實力的家族，父親呂婆樓曾將王猛介紹給苻堅。他在龜茲國聽說淝水之戰失敗，便引兵東返。他依苻堅所說，帶著名僧鳩摩羅什同行。

呂光與在淝水背叛苻堅的前涼王張天錫之子張大豫交戰，結果平定了河西地方。史家把呂光的政權稱爲「後涼」，並列入五胡十六國中。

鳩摩羅什在呂光的宮裡待了十八年，他對中國相當熟悉並精通漢文，後來被後秦迎去，在那裡從事譯經工作。這是姚萇之子姚興時候的事。到他過世（公元四〇九年）前有八年的時間，完成了三十五部二百九十四卷的經文翻譯。姚興把支援鳩摩羅什的工作當作國家事業來看待。《法華經》也有竺法護的譯文，但在日本所說的《法華經》則是指鳩摩羅什的譯本。這是非常有名的譯文。

〔第8則〕張說

首當其衝地遭受門閥的歧視與反感，並數度失勢而復職的張說，可以說是日後官僚至上的中國社會之先驅。他故世後，官場仍然由門閥主導，但寒門的勢力已日益抬頭。

開武則天用才之道

張說，字道濟，一字說之。

河南洛陽人，但祖先據說是范陽人。生於唐高宗乾封二年（公元六六七年）。

要說大唐傑出人物，恐怕就數太宗李世民、武則天、玄宗李隆基三人。不過，太宗是殺了兄弟才即位的，武則天雖是唐朝皇后，卻篡唐並暫時建立一個周朝。玄宗年輕時英姿颯爽，晚年則寵愛楊貴妃，招致安祿山叛亂，使唐朝國勢走下坡。

這裡舉出張說，是因為透過他的閱歷，我們可以吟味從武則天後期到玄宗初期的一個典型人

物。

如果沒有武則天時代，恐怕也不會有張說這樣的人物登場。

張說出身微賤，父親是基層官員，祖父「未仕而卒」，可以說是早逝。曾祖父大概是一名賭徒。

像這樣家世出身的人，在武則天以前，絕不會被人考慮列入高級官員中。

在唐之前的時代，是貴族社會。當時南北分裂，南方是以南京爲首都的六個王朝交替遞嬗，稱爲「六朝」。六朝這個名稱立刻會讓人聯想到「貴族」。北方也是軍閥貴族相繼而起的情況。進入到隋、唐之後，貴族社會仍然持續，人們還是講究「家世」。

在張說出生前約半個世紀的時候（公元六一八年），唐朝建國。當初的功臣中有強盜出身者如李勣，這種新家世的誕生只是部分，而且「元勳」也已經略爲貴族化了。

太宗崩，高宗立（公元六四九年），十八年後張說出生。當時武則天已被冊立爲皇后，代替罹病的高宗總攬政治。張說就是在武則天執政時期出生的。

武則天，姓武、名照。其祖先是高祖李淵舉兵時代的唐朝家臣，但在建國歷史上並未出現他的名字，因此不能稱得上是元勳，只不過家世相當於此。

她年輕時進入太宗的後宮。當時，據說太宗的皇子、也就是後來的高宗初見她，便對父親的

側室非常著迷。太宗死後，她進入位於長安安業里的靈寶寺，削髮爲尼。後來還俗成爲高宗後宮的人。由儒教的道德觀來看，將父親的愛人納入後宮是違反人倫的。但是因爲一度剃髮出家，以前的經歷便消失了，她似乎是透過此種解釋，才脫逃了道德的問題。

高宗在皇子時代所娶的正妻是王氏，即位後，王氏被立爲皇后。而後宮還有美女蕭淑妃，受到高宗的專寵。武則天站在皇后的那一邊，首先肅清蕭淑妃，再回過刀頭把王皇后也除掉。她沒有強大的後台，卻在後宮的權力鬥爭中獲勝，可見其機警非比尋常。說到唐代的傑出人物，除了實際上可稱爲創業者的太宗以外，她應該算是第一。

不久武則天被冊立爲皇后，而反對的重臣褚遂良及高宗的舅父長孫無忌則遭到流放，死於當地。這大概可以視爲被殺。於是率領千軍萬馬的元勳們也畏懼了。他們現在都是兒孫圍繞的好好先生，不願再冒險違逆這個可怕的女人。高宗有病在身，什麼都聽比他年長的妻子武則天的話。

武則天有意削弱唐朝貴族及元勳的力量。他們一一遭到貶謫，失去實力。元勳李勣之孫李敬業忍不住舉兵，在揚州懸起反武則天的旗幟，結果立刻被鎮壓。武則天以宰相裴炎與叛軍串謀而將其處斬。

高宗崩殂時（公元六八三年），張說十七歲，皇帝的生死無關緊要，天下已在武則天的控制下。她的兒子中宗即位，又被廢了，改立中宗之弟睿宗。但是，實權完全由武則天掌握。她廢去李

氏所建的唐王朝，建立起武氏的「周王朝」，是在高宗死去七年之後。

武則天竟然篡取亡夫所繼承的王朝，實在是一個可怕的女人。不過仍有史家爲她辯護。北宋司馬光所編的《資治通鑑》對武則天的評論如下：

> 雖濫以祿位收天下人心，然不稱職者，尋亦黜之，或加刑誅。挾刑賞之柄以駕御天下，政由己出，明察善斷，故當時英賢亦競爲之用。……

她以俸祿或職位收攬人心，但若發現安排不得當，也會立刻將之解任，或加以處罰。政治上她有主體性，那就是「明察善斷」（觀察明快，決斷無誤）。明朝的李卓吾在其歷史人物評論集《藏書》中亦有如下的評述：

——試觀近古之王，知人如武氏者有乎？亦專以愛養人才爲心，安民爲念如武氏者有乎？

武則天之後，接著是玄宗開元、天寶的所謂「盛唐」的黃金時代，而開創這個時代的人才，《藏書》裡指出，都是武則天時期培養的。的確如此，眼光犀利的史家對武則天的任用人才，一致提出讚許之辭。

所謂以安民爲念，乃是根據武則天時代幾乎沒有農民暴動的記錄而言。李敬業的叛亂之所以很快就被敉平，也是因爲沒有民衆支持。即使有天災，當時就採取適當的措施，不至於演釀成重

大災害。

這無疑是由於負責實務的官僚做事確實的關係。

如果沒有出現武則天，天下官僚恐怕還要被第三代或第四代——從創業期算起——的貴族及門閥子弟占據。他們既不知勞苦，又沒有實力，是一群不能適應實務的人，必定會擾亂政治。排除皇族、貴族、元勳等門閥的武則天，可能是想藉此清理唐的朝風。不過，爲了這個緣故她必須尋求替換這批門閥的人才。

微賤階層出身的張說，能夠升到宰相的職位，固然是由於他的才幹，卻也得力於武則天的人才登用之策。

懷才者仕進無門

中國似乎堪稱爲「官僚天國」。由於沒有其他大的企業，男子除入仕爲官外，可以說沒有其他上進之路。要進入宦海，以往須依賴家世，後來則須科舉及第並成爲進士。

科舉據說是始於隋煬帝大業二年（公元六〇六年），但進士成爲高級官員的絕對前提則要到十世紀的北宋以後。北宋以後，靠著父親的功績，其子弟也有機會不經考試而得以錄用爲官員。但即使是這種家庭的子弟，也有很多人放棄恩蔭，接受科舉考試。可見「進士」的頭銜具有相當的

威力。

在唐代，進士及第的人很少，而且也不是絕對性的。靠著家世而踏上仕途者依然很多。

依照《新唐書》，張說應舉是在永昌年間，永昌是公元六八九年到翌年九月所使用的年號，也就是在武則天創立周朝前不久。這是武則天最需要人才的時期。張說虛歲應該是二十二、三歲，因為《舊唐書》未標示年號，只說是「弱冠」。

考試結果，張說位居榜首。但武則天空下甲等的位置，把他列為乙等。把甲等空下來，也許可以表明武則天盼望人才的殷切。期待古今未曾有的大天才出現，因而預留著甲等席位。據說她經常把甲等的位置空出來。

無論如何，張說在衆目期待下出任太子校書郎，晉升為左補闕。補闕是對太子提供建議的人，位階雖低，但因為是天子的親信，所以被視為是步向高官的一條必經之道。

接著，張說成為《三教珠英》的編輯成員之一。這是一種百科全書式的文化事業，由武則天的寵臣張易之、張昌宗兄弟擔任總編，宮廷的主要文人參與編務。

以詠物詩方面頗負盛名的李嶠為首，二十六位文人共同編輯《三教珠英》，不過一開始的狀況是：

——日夕談論，賦詩聚會。

結果工作毫無進展。因爲大家各說各話。只有年輕的張說和徐堅二人具體舉出可作爲依據的文獻及項目，提供整體架構的試行方式，才終於開始動工。爲編輯《三教珠英》而群集的文臣中，多爲談論賦詩的文詞之徒，張說在這些人之中，是具有實務能力的寶貴人才。

多達一千三百卷的《三教珠英》完成於大足元年（公元七〇一年），當時張說三十五歲。

兩年後，張說遭逢災厄。

寵臣張氏兄弟最怕高齡的武則天撒手人寰。如果武則天死了，鐵骨宰相魏元忠掌握實權，張氏兄弟一定會立刻遭到肅清。兄弟倆先發制人，想要肅清魏元忠及其親信司禮丞高戩，乃向武則天告狀說：「他們兩人意圖謀反。」

張氏兄弟與魏元忠遂在宮中的大殿上展開對質。此時張氏兄弟方面提出的證人就是張說。因爲被提爲證人，有人推測張說與張易之兄弟有特別的關係。不過，如果關係過於親密，恐怕證辭的可信度就小了，所以人們認爲他們的關係應該是若即若離。

微賤出身的張說，在宮中並沒有勢力背景，因此照理說他要留心與任何人都保持適度交往，儘量避免樹敵。在張易之兄弟看來，張說至少還不像是敵人，相信他不可能會提出對自己不利的證辭。

但是在這場對質中，張說表明：

——魏元忠沒有謀反的意圖，宰相是被冤枉的。

結果魏元忠、高戩，以及證人張說三人都被流放到嶺南。張說如果作不實的證辭，魏元忠必然會被殺。

嶺南就是大庾嶺以南，不外是廣東、廣西一帶。當時嶺南爲瘴癘之地，是重刑犯被流放的地區。張說流放到了嶺南的欽州（現今的廣西壯族自治區欽州市）。

兩年後，張說得以回到長安。

武則天臥病在床，反對張氏兄弟的派系發動政變，斬了張易之、張昌宗。指揮這場政變的人，是八十歲的老宰相張柬之，他迫使病榻上的武則天退位，讓中宗復位，重興唐祚。當時是神龍元年（公元七〇五年）正月，遷至上陽宮的武則天死於十一月。關於她的享年，衆說不一，從七十七歲到八十三歲不等。

因張氏兄弟而被流放的張說回到中宗的朝廷，升爲工部侍郎。從嶺南返回長安的路上，他曾在一個叫做端州的地方作了一首五言律詩，題爲「還至端州驛前與高六別處」。高六就是原先觸怒武則天而被流放到嶺南的高戩。張說有幸得以回到長安，而高戩卻已死於流放地。這首悲傷的詩被收錄於《唐詩選》中。

舊館分江口
悽然望落暉
相逢傳旅食
臨別換征衣
昔記山川是
今傷人代非
往來皆此路
生死不同歸

這趟流放嶺南的收穫，是結識了張九齡。張九齡是廣東韶州曲江人，比張說小六歲，後來成爲宰相。張說的墓誌銘就是張九齡撰寫的。

張說深切感受到像自己這種沒有門閥背景、只是憑實力升官的人，在毫無後盾的情況下好不容易取得地位，也很不穩定。因爲他覺得向來獨占所有位子的貴族華閥，一直憎恨著靠實力升官的人。

——寒門（微賤出身者）屢被奪職。

他們都有這種危機意識。

張說認為要與貴族門閥對抗，寒門就必須團結。要團結，他必須獨自召集許多同志。培育了張九齡等多位後進。——這是張說的事蹟，從另一方面來說，也不是不能把它視作「糾集黨徒」。對張說而言，這不只是自己，也是與自己狀況類似者的一種自衛之道。

建請玄宗發動政變

景龍元年（公元七〇七年），張說因母親過世而辭官服喪。這是當時的一種習俗，稱為「丁憂」。但如果是高官，服喪期間被起用也是慣例，這叫「起復」。一般習慣是將「起復」的命令視為一種榮譽，並立刻復職。但張說堅拒「起復」，服喪期間完全不任官職。

——張說沒有野心。

必須讓別人這麼想。沒有後台的他，連世人的評價也必須去博取。

丁憂的服喪期，父親為三年、母親為一年，但武則天時將父母都改為三年。是女皇帝武則天把女性的地位提高了。同樣為雙親，在父親與母親之間有所差別，確實是很奇怪的事。

篡唐的武則天在唐朝復興後就成了篡奪者，其政治照說應該會被描述為暴虐無道，然而事實卻非如此。畢竟武則天之後，復興唐朝而即位的中宗、睿宗都是武則天的親生兒子，隨之繼位的

玄宗也是流著她的血脈的孫子。將武則天與高宗合葬於高宗之墓——乾陵一事，有朝臣提出反對，但中宗仍決定合葬。事實上，反對合葬的朝臣所舉的理由也是說乾陵已熔鐵封好，很難再打開。皇帝之母是不能稱她作篡奪者的。

張說依照武則天的規定，服喪三年。母親死時，他已四十一歲。身爲高級官員，而且正逢勝負攸關的時期，三年的空白經歷不能不說令人痛恨。也許「起復制度」是因應這個現象的一條救濟之道。關於嚴守三年喪，《舊唐書》上說：

——大爲識者所稱。

他早就覺悟到自己沒有後台，但至少也要儘量不樹敵。三年的服喪期證明他並非「出世亡者」，三年的空白經歷或許有很大的好處。

甫一除喪，他便恢復原先的工部侍郎職位，不久又被任命爲兵部侍郎（國防次官）。在他重返官場之際，正好遇上一個非比尋常的時期。

高宗崩後，武則天曾讓中宗即位，但立刻又將其廢去，改立弟弟睿宗。兩人都是她的親生兒子，這場廢立係起因於中宗之妻韋氏。丈夫才剛登基，韋氏馬上命自己的父親擔任要職。此舉觸怒了武則天。武則天自己也重用多位娘家武氏的人，但那是因爲他們有才幹。她是任用人才的權威。韋氏的父親不但無能，而且也不曾與攝政的武則天談過話。於是，中宗突然喪失了皇位。代

之而起的睿宗則甘於做母親的傀儡。後來武則天開創「周朝」，成爲中國第一位女皇帝，睿宗也被趕下他名義上坐了十年的皇帝寶座。

復興後的唐朝，中宗再度成爲皇帝。被立爲皇后的韋氏並未記取十年前失敗的教訓，而想成爲武則天第二。要開創韋氏王朝，中宗就成了一個障礙，結果她竟然毒死中宗。根據預定的計劃，她要暫時立皇族少年李重茂爲皇太子，然後再廢去嗣君，建立新王朝。她只有一個女兒安樂公主。在新王朝中，安樂公主將成爲「皇太女」，女皇帝會持續二代。

張說的前任——兵部侍郎崔日用從韋氏那兒得知這項計劃，他假裝願意提供協助，然後將一切通報睿宗的三子李隆基（日後的玄宗）。中宗死後第十九日，李隆基發動政變，斬除了韋氏與安樂公主。不用說睿宗又再度即位，而三子李隆基自然被立爲太子。

復職的張說兼任太子的「侍讀」，成爲二十五歲太子的學友。

唐朝的政情一點也不安定。從睿宗上次即位的十年間完全遵行母命，就知道他其實是一個老實的皇帝。他的妹妹太平公主則是一名才女，曾擔任過武則天的秘書。誅殺張易之兄弟時，她似乎也扮演了重要的角色。後來誅殺韋氏時，太平公主也有相當的貢獻。唐朝的政情分爲太平公主派與皇太子派，彼此爭權奪勢。睿宗只剩太平公主一個手足。太平公主一直冒稱睿宗的旨意，隨意任免官員。

當時有人做了一個奇怪的預言，說五日內宮中將有變異，並且上奏。睿宗垂問張說，張說回答：

——這不過是要使我們動搖罷了。如果立皇太子爲監國（攝政），君臣之分定，災難也就不會發生。

由於張說的進言，李隆基成爲監國，第二年（公元七一二年）睿宗退位，皇太子登基，是爲玄宗。

但即使玄宗即位，政情也還是不能算安定。太平公主依然冒稱太上皇睿宗的旨意，左右人事調度。

唐朝稱爲「宰相」的重臣有七名，其中太平公主派的蕭至忠、崔湜等就占了五名，皇帝派只不過兩名而已。太平公主的魔掌甚至伸向張說。因爲張說是玄宗在皇太子時代的侍讀，所以算是道地的皇帝派。

——令往東都留司。

這樣一道命令，就把他派到東都、也就是洛陽去，遠離政治中心的長安城。

竟然能夠派任皇帝的親信，可見太平公主的權勢甚大，因此年輕的姪子玄宗坦白說只是徒具皇帝之名。

被派往洛陽的張說並非就此逍遙自在。他開始思考對策，要讓玄宗成為名實相符的皇帝。

《舊唐書・張說傳》裡記載：

〔張〕說既知太平等陰懷異計，乃因使獻佩刀於玄宗，請先事討之。玄宗深嘉納焉。

獻佩刀是迫其下決斷。無疑地，他可能已透過密使向玄宗提出了具體的方略。

開元元年（公元七一三年）七月，玄宗終於對太平公主派加以攻擊，誅殺了蕭至忠等人。太平公主逃到寺廟，三日後離開，在家中被賜死。《太上皇實錄》裡則記載她被終身監禁。

太平公主既然曾為幾度撤換皇帝的武則天擔任秘書，那麼把姪子趕離皇帝的寶座，可能也不是什麼困難的事。

由獲勝的玄宗來寫歷史，太平公主昔日的功績，在唐朝的記錄上幾乎都已被抹消殆盡。我們讀歷史，必會對太平公主擁有這樣的實力、玄宗像是被迫似地起兵一事產生疑問。但事實上，在消滅張氏兄弟及韋氏時，太平公主都取得強力的領導權。誅殺張氏兄弟後的論功行賞，太平公主與哥哥睿宗同樣加封了五千戶。

針對太平公主發起政變，即使以皇帝之尊，都是一件極危險的事。

張說因建議政變而有大功，自然可以從洛陽再回到長安來。

張說升任中書令。

唐代政治機構的主幹是三省六部。

三省就是中書省、門下省、尙書省，中書起草詔勅，由門下審議，再由尙書執行。政治是依皇帝的旨意推行的，而傳達這項旨意的「詔勅」就成了政治的根本。中書省一完成詔勅的草稿，便把它交給門下省。門下省從各個角度來檢討草案是否訛誤、遺漏，有無更好的策略，時機恰不恰當等等，然後作成定案。這項定案再被送到尙書省去執行。

中書省立案，門下省審議，尙書省執行。中書省的長官是中書令，門下省的長官是門下侍中。尙書省的長官本來是尙書令，但因太宗即位前曾擔任過這個職位，臣下基於避諱之意，在唐代這個位子便被空下來。尙書省之下有兵、刑、工、吏、戶、禮六部，也就是行政機關。

張說就任的中書令自然是相職。但他七月履新，同年十二月就被解職，貶爲相州（河南之北）刺史。

據說是遭到曾三度爲相的姚崇（公元六五〇～七二一年）排擠。張說似乎過於接近玄宗的弟弟岐王，而給了姚崇放逐他的口實。

張說從相州再被遷至岳州（湖南）後，成爲幽州都督。幽州在現今的北京附近。後來他又成爲并州（山西）大都督府長史兼天兵軍大使，這是一項軍職。

在并州任內，他認識了王翰，也就是「葡萄美酒夜光杯」這首有名的〈涼州詞〉的作者。這人也是一名非門閥出身的才子。

開元八年（公元七二〇年），朔方軍大使王晙以一度投降的突厥酋首長再度叛變爲由，殺了一千多名突厥人，太原以北的突厥九姓因而動搖。張說僅以二十騎，編訪突厥九姓，慰撫他們。

——於是九姓感義，其心乃安。

就像《舊唐書》上所載，突厥人是被他的人品所折服，而相信他的話。

接著翌年，突厥與党項聯合進攻銀城及連谷，張說率領一萬步騎於合河關破之。

張說一直不能回到中央，可能還是因爲他微賤的出身。姚崇這名門閥宰相當時位於政治中樞，而張說一直不得他的好感。

在合河關建立軍功的那年，姚崇死了。他一向是張說回到中央的一大阻礙。姚崇死後第十七日，一道人事令發布，要張說任兵部尚書（國防部長）兼同中書門下三品（宰相職）。這項調動感覺好像是玄宗等待姚崇的死已經等得不耐煩了。

開元十年（公元七二二年），張說以朔方郡節度使的身分出巡鄂爾多斯地區，回京之後立刻再

被任命爲中書令。

開元十三年（公元七二五年），由於張說的提議，「封禪」儀式在泰山舉行。這場在泰山山頂祭天、在山麓掃地祭祀地祇的祕密儀式，只有爲天下帶來太平的聖天子才有資格舉行。

這場儀式上的扈從人員，由張說挑選主要的低層官員擔任。當時，在廣東認識、已成爲張說心腹的中書舍人張九齡勸諫說：

——像這種重要的儀式，還是應該讓家世好、人品清高的人參加。

但張說充耳不聞。家世寒微的他，經常被那些清流高品的人冷眼相待。「沒關係！」他的態度很強硬。封禪之後，果然張說遭彈劾而失勢。

他是一個很豪氣的人，一如《舊唐書》所形容的「喜延納後進」，有領導者的風範，身邊經常聚集出身微賤的人。然而這些人之中，不乏品德低劣的人，因而使他失勢。

引術士夜解（在夜裡進行奇怪的祈禱）**及受贓**。

有人這樣彈劾。確實張說及范堯臣等他身邊的人曾接受賄賂，而道士王慶則出入占卜吉凶。

彈劾者是恨張說反對其獻策的御史中丞宇文融、李林甫、御史大夫崔隱甫，以及在背後反對封禪的左丞相源乾曜。這些人都是門閥出身，連李林甫這種準皇族也包括在內。他們都很討厭鄙

起於寒門的人。

張說因而身處險境。這時，爲他向玄宗關說的，就是宦官高力士。於是，張說只解除了中書令一職，兼任的史書編纂工作仍在他自己的宅邸裡繼續進行。

即使在這次禁閉期間，國家如有重大事件，玄宗仍派遣敕使垂詢張說的意見。

開元十七年（公元七二九年），張說恢復尙書右丞相的職位，翌年十二月，走完了六十四歲的一生。當他臥病在床時，玄宗每天派宦官前去探問病況，據說還親筆寫處方賜之。

依照慣例，如果重臣死了，朝廷會頒賜諡號。太常寺討論頒給他什麼諡號，結果決定爲「文貞」。然而，當時有個叫陽伯城的左司郎中提出異議說：「這對他實在太榮耀了！」看來張說連死後都還被門閥派的人所憎惡。就在衆議紛紜的當兒，玄宗作了神道碑（立於墓前的石碑）的碑文賜給張說，上面寫著「文貞」，這才沒有人敢反對。

有關門閥與寒門的對立，玄宗似乎對寒門頗有好感。因爲一個王朝通常都是被門閥篡奪。唐本身也是隋朝的大門閥，而隋也是北周所謂八柱國的門閥，後來篡了北周。由此可見，皇帝不得不將門閥視爲一種危險。

但是，歷史多半以清流高品的門閥派的觀點來記錄。例如北宋司馬光的《資治通鑑》論張說曰：

有才智而好斷，百官白事有不合者，好面折之，至於叱罵。

此外還附記了未確認的事實，說張說進行黜官運動。

首當其衝地遭受門閥的蔑視與反感，並數度失勢而復職的張說，可以說是日後官僚至上的中國社會之先驅。

張說以寒門代表的身分，孤軍奮鬥。他故世後，官場仍然由門閥主導，但寒門的勢力已日益抬頭。

由寒門出身而經科舉及第的進士，其略具與門閥官僚相抗衡的實力是在中唐以後。

公元九世紀上半期發生了「牛李黨爭」，由於派閥相爭，唐朝漸漸喪失活力，終至滅亡。牛黨或李黨的黨魁都是貴族出身，但牛僧孺是拒絕依靠恩蔭而經由科舉及第的進士，李德裕則從未接受過科舉考試。寒門出身的進士自然大部分屬於牛黨。

黨爭雖然亡國，但官僚——特別是寒門派——不得不糾合徒黨的情況，由張說的再三失勢應該是可以理解的。

〔第9則〕 馮道

五代是一個所謂「視人命為草芥」的時代。馮道事奉五朝十君，然而果真有值得他盡忠的王朝和皇帝嗎？馮道可能是以安養人民為其職志，因而有意負起這個責任。

若逆旅之視過客

高祖李淵接受隋的禪讓而開創的唐王朝，在維持了二百九十年後終於亡國。朱全忠接受唐昭宣帝的禪讓，是在天祐四年（公元九〇七年）。建國時（公元六一八年）的禪讓與亡國時的禪讓都像是鬧劇一般。而禪讓者也都立刻被殺。

禪讓給李淵的隋恭帝於翌年、也就是十五歲時過世了，這應該是被殺。唐昭宣帝於禪讓後第二年、也就是十七歲時被毒死。下毒手的朱全忠政權（後梁），是個僅維持了十六年的短命王朝，因此很明白地被寫成毒殺。如果政權維持得更長，王朝的御用史家必然會巧妙地隱瞞殺害的事

實。

馮道（公元八八二～九五四年）出身於瀛州景城縣，現今北京市南約一百五十公里處有個景和村，據說就在這個附近。

——其先（祖先）爲農爲儒，不恆其業。

如《舊五代史》所記，他的家世是務農之家，有時則是基層官員。所以他絕非名門出身。

唐代以長安爲首都。北京（當時的幽州）附近可以說接近邊境。安祿山由此起兵叛亂，亂事平定後，歸順的叛軍幹部仍被任命爲當地的節度使。節度使是唐代在邊境設置的軍政長官。他可以在領地隨意任免官吏，抽取的賦稅不必送至中央。簡單地說就是軍閥。

唐朝朝廷也有意中央化，但軍閥以「河北舊事」——在河北的慣例——爲後盾，進行抵抗。不過河北三鎮（主要的三個節度使）也不一定是世襲，他們也曾被兵士擁立，後來又被廢。

所謂「燕趙悲歌之士」。由河北到山西，任俠的風氣很盛，因常出壯士而知名，自節度使時代以前，那裡便是一塊略帶荒涼氣息的地方。

在這樣的土地上出生，馮道從事學問的研究，長大後，成爲地方軍閥之下的一名基層官吏。新舊五代史都從當劉守光的參軍那個時候開始敍述他的經歷。劉守光當上這個地方的盧龍軍節度使，正好是在唐朝滅亡的那一年。

唐滅亡後，在半個世紀間，中原有五個王朝遞嬗，地方上成立了十個政權。史家把這個時代稱爲「五代十國」。馮道正好在五代十國開始的那一年步上其官僚生涯，然後投效五個王朝、八姓、十一君。雖然被形容成一個異常的人物，但像馮道這樣的人，在五代十國的時代也算不上異常。

北宋司馬光在《資治通鑑》中敍述道：

〔馮〕道之爲相，歷五朝、八姓，若逆旅（旅館）之視過客，朝爲仇敵，暮爲君臣，易面變辭，曾無愧怍，大節如此，雖有小善，庸足稱乎。

這段話是在批評馮道像旅館的主人一樣，不管面對什麼樣的客人（君主），都面帶微笑搓手相迎。司馬光所說的「小善」，似乎就是指儘量讓政權和平轉移，將人民被戰火波及的情況防止於最小限度內。而所謂「大節」，就是「正女（貞女）不從二夫，忠臣不事二君」。

清朝趙翼也在《二十二史劄記》裡攻擊他：

視喪君亡國，未嘗屑意，方自稱長樂老，敍己所得階勳官爵以爲榮。……可謂不知人間有羞恥事者矣。

馮道晚年寫了一篇文章叫〈長樂老自敍〉，文章內列記了他被各王朝所任命的官職及所授與的勳等、爵位，被批評爲寡廉鮮恥。長樂是他出身地的郡名，但可能被當作「永遠快樂」的意思，因而被人視爲無恥。

然而馮道並非誰來都好地迎接五個王朝。如果在和平的時代裡，他不是什麼門閥出身，很可能一生以基層官僚告終。充其量，也是在晚年時以地方長官的身分引退。

在五十年內更替了五個王朝的時代，人應該怎樣活下去呢？五個朝代的更替，不能說是馮道的責任。能在這樣的時代裡生存，也是他的一項過人之處。長樂儘管爲地名，但不也可以說是貫徹徹底的樂觀主義嗎？

夜耕他人田

由於會作文章的人不多，有點學問的人便成爲當地軍閥的事務官，這應該是極普通的事。所謂參軍，在唐代爲地方政府的屬官，不過是一名基層的事務文官。

他最初投靠的劉守光是什麼樣的人呢？

滅掉唐朝的朱全忠建「後梁」稱帝，但山西晉陽節度使李克用是突厥系的沙陀族出身，擁有足以與朱全忠相抗的力量。夾在這兩強之間的二流軍閥，就是劉守光。

父親劉仁恭原是盧龍節度使的一員將領，他借助晉陽李克用之力奪取了節度使的職位。據說劉守光因與父親的愛妾羅氏私通而被放逐，後來攻打並幽禁父親，並殺害哥哥劉守文，是一個非常壞的人。

劉守光不以節度使爲滿足，聲稱要當皇帝。他說要斬了反對者，果真把一名反對的部下孫鶴砍成八塊。自稱大燕皇帝的劉守光，併吞易定地方，以取得皇帝般的權力。這時反對出兵易定的，就是馮道。

在孫鶴被砍爲八塊之後還反對劉守光，是不要命的行爲。這不像司馬光所形容的，搓手帶笑地迎接任何客人的旅店老闆。也許參軍的地位很低，馮道只是被關入獄中。

被劉守光攻擊的易定節度使王處直向晉王求救。李克用死後，年輕的李存勗繼任爲晉王。李存勗立刻派出援軍，劉守光大敗，一家人全部被殺光。劉守光雖然自稱大燕皇帝，但沒有人承認這個燕王朝，因此也不能算是馮道投效的王朝。如果這個燕朝也算下去的話，那就是六朝了。劉守光的幹部們大概也受到處罰，但馮道因爲關在獄中，沒有被追究責任。這不只是幸運而已。

馮道接著成了李存勗幕下的人。看重他的，是老宦官張承業。朱全忠滅唐之前，曾殺光宦官，但也有一些宦官因爲被派遣到地方上，得以倖免於難。唐朝爲了監督地方節度使的軍隊，派遣宦官擔任監軍使。張承業被送到李克用這裡，由於他誠實能幹，因而深受信賴。儘管中央曾下令

誅殺宦官，但李克用卻把他藏進寺廟裡。

唐朝亡後，張承業再度成為監軍使，李克用死後，他擁立嗣子李存勗。由於李存勗只有十七歲，所以也曾一度商議要立克用的弟弟。被擁立的李存勗很信任張承業，自然對他禮遇非常。馮道被認為是一個難得的人物。這可以說是幸運，但也可以說是張承業具有識人的慧眼。

河東節度掌書記就是馮道在張承業的推舉下所擔任的最初職務。這個職務要處理文書，但有時也要把晉王李存勗的口頭指令寫成文字，總之就是一名祕書長。

李存勗喜歡與軍隊幹部一起進食，被招待的將官數目也就逐漸增加。因此有個叫郭崇韜的人便進言請李存勗把人數減少一些。李存勗大怒說：吃飯的方式都不能自由嗎？接著便說要引退到太原，下令寫成文字發布下去。被叫來的掌書記馮道只管握著筆，並不起草。在李存勗的催促下，他才站起來說：

——郭崇韜進諫之事，不能算是大過，大王拒絕就可以了，何必要公布給大家知道？萬一被敵人獲悉，他們會以為我方君臣不和。請再三思。

勸諫盛怒中的君主是很危險的。照著命令把君主的話寫成文章並不是難事，但馮道這時卻選擇了冒險。前述的進諫者郭崇韜不久便道歉，事情至此結束。

後梁的朱全忠於公元九一二年被他的親生兒子朱友珪殺死。當時的軍閥與宦官一樣有很多「

義子」，也稱爲「假子」，雖然沒有血緣關係，但期待他們是義理之子而一片忠誠。宦官由於不能生子，所以膝下自然都是義子，但軍閥就不是這樣。朱全忠寵愛義子朱友文之妻，有意讓朱友文繼承他的位子，因而被親生的兒子所殺。但是友珪也被自己的親弟弟友貞所殺，後梁皇帝就是友貞（改名爲瑱）。這是後梁最末一位皇帝，他與李存勗之間展開一場激戰。

李存勗也不再能滿足於晉王的稱謂了，他計劃即位稱帝。拚命諫止他這項計劃的，就是張承業。但這位老宦官於公元九二二年過世，享年七十七。第二年，李存勗即帝位，以「唐」爲國號，後世史家稱之爲後唐。李存勗就是後唐莊宗。

在新的王朝中，馮道以戶部侍郎的資格被任命爲翰林學士。翰林學士是起草詔敕的顧問官，極爲重要，但這是在正式官制以外的「令外官」，因此才給他戶部侍郎的頭銜。

後唐建國的那一年，莊宗滅了後梁，遷都洛陽。在對後梁的戰役中，馮道也跟著從軍，他跟一般兵士一樣，住在簡陋的房子裡，睡在稻草上。在戰爭中，強奪婦女的行爲一向受到認同。馮道雖曾獲得將軍們所贈送的被俘婦女，但他接受之後，都問明她們的本家而送回去。

戰勝後不久，馮道失怙，服滿三年之喪，其間自然辭去所有的官職。這是他四十二到四十四歲的時候。他在家鄉服喪期間，拿著鐵鍬，背著材薪，在田間勞作。只要有人將田地置之不顧，他便在夜間幫他耕作。這是誠心誠意、徹底奉獻的精神。

馮道服喪期間，莊宗擺脫了批評。如果由晉王即帝位，應該依往例將國號定爲晉。但莊宗醉心於唐，他模仿唐制，把宦官派至各地軍司令官下作監軍，結果勇猛的沙陀族將軍大爲不滿。討伐四川獲勝的大功臣，就是早年進言要削減陪食人員而觸怒龍顏的郭崇韜，然而莊宗卻聽信宦官的讒言把他殺了。另外莊宗也許是模仿唐玄宗，善於音律，優禮戲子及歌人。在玄宗那樣的盛唐時代也許可以，但後唐常常連兵士的軍餉都延遲發放。

各地叛亂紛起，前去鎮壓魏州叛亂的李嗣源被軍隊簇擁著進攻洛陽。在此之前，莊宗已被一名戲子出身而受提拔爲將軍的男子所殺。

李嗣源是李克用的義子，有資格成爲後唐皇帝。由於他已經六十歲了，因此頗爲猶豫，後來受女婿石敬瑭的催促才下定決心。這就是五代中爲數極少的明君——後唐明宗。

事當務實

爲善不伐，有能不矜，守廉貧則罔恥縕袍（窮人的衣服。《論語》裡記載，子路不恥縕袍）。……

明宗拔擢馮道爲宰相時的制（皇帝的命令書）是這樣寫的。據說明宗不好與人爭，而他也很信任和自己相似的馮道。宰相有很多位，馮道不過是其中之一，但明宗對馮道卻是另眼相看。

沙陀族平民出身的明宗並不識字。為他把各種艱難的文章淺顯地解釋出來的，就是馮道。

明宗把莊宗留下的唐式制度完全改革，簡化機構，肅清宦官。並且還斬了苛斂誅求使人民疲敝的宰相孔謙，廢止嚴法。孔謙課徵重稅，嚴格催收，是為了維持莊宗奢侈的生活。這是宰相的工作。如果馮道沒有服喪，擔任宰相的話，或許他也不得不做同樣的事情。

明宗即位之時，年齡已經很大，他在位八年，病死於公元九三三年。

次子李從榮在宮中聽到哭聲，以為父親過世了，便準備率兵即位，但明宗當時還沒死。由於長子已亡故，依順序來說，次子從榮要即位並不是什麼困難的事，但他太過急躁，在皇帝在世時把軍隊帶入宮中，因此視同叛徒而被殺。明宗死後，即位的是三子從厚。從榮看起來太過急躁，但在那個時代，繼承權是可以憑實力取得的。

即位的李從厚就是閔帝，在後唐他的信譽和聲望最薄弱。而明宗的義子李從珂、女婿石敬瑭是後唐兩大強人，前者在鳳翔、後者在河東分別擔任當地的節度使。閔帝把這兩人的藩鎮做調動，想要削弱他們的力量。

李從珂在鳳翔舉旗叛變，前去討伐的軍隊全部都投靠了李從珂。閔帝好不容易才一個人脫身而出。

閔帝逃出的日期是三月二十八日。

三月二十九日，馮道命中書舍人盧導作「勸進」文。所謂勸進文，就是稱揚對方的美德、懇求他即位的文章。篡位者接受之後不得不即位，這是一種形式。制作重要文件是中書舍人的工作。盧導以應待太后的命令爲由而反對。當時馮道說了一句名言：

——事當務實。

意思是說應該要實際一點。

盧導反駁說，如果李從珂守節，只是要面聖的話，怎麼辦？

但是，馮道要求他即使如此也要寫。因爲鳳翔節度使李從珂舉旗叛變，把政府軍納入麾下，向洛陽而來。這應該不只是要參內。「看看現實吧！」馮道說。

四月三日進行勸進，六日李從珂即位，九日亡命的閔帝被殺。

可以說是亡命，因爲四月九日前皇帝都還活著。儘管如此，臣下卻「勸進」他人即帝位，這臣下豈不是大逆不道？——在後世史家之中，有人非常重視這個日期而攻擊馮道。

——不能維持社稷的皇帝，就不必奉爲皇帝。

實事求是的馮道如此說道。

由於他歷任五朝八姓的宰相，不免被人視爲「投機主義」者。但是由馮道與盧導的行爲來看，心存觀望的是盧導，而馮道則正視現實，表明態度。

拋棄社稷的皇帝已經不是皇帝。——面對現實，就是這樣。如果他採取觀望態度，就不能歷仕五朝八姓。可以說正因爲他著眼於現實，才能如此。

即位的李從珂就是後唐的末帝。

兩大強人之一的石敬瑭並未保持沉默。李從珂是明宗的義子，沒有血緣關係；但石敬瑭是明宗的女婿，他認爲自己比李從珂更算是明宗的近親。

末帝想要削弱這名實力人物的力量，於是命他由河東調任至天平。石敬瑭聽從部將劉知遠的建議，拒絕了這道命令。要發動叛變，石敬瑭力有不逮，因此他便借助契丹族之力。契丹是蒙古系的民族，一向臣服於唐，首長耶律阿保機在唐滅亡後獨立，自稱皇帝，使用「神册」作爲年號。契丹雖是遊牧民族，但其領地內有漢族農民，政治機構也分爲二元。

對於發動叛變的石敬瑭，後唐末帝派遣將軍張敬達，將之圍困於晉陽。接受石敬瑭要求的契丹派出五萬騎援軍，結果後唐軍殺了將軍張敬達，向契丹軍投降。

契丹軍收編後唐降兵，由晉陽洶洶南下攻入洛陽，石敬瑭追隨在後。後唐末帝在洛陽玄武樓放火自焚而死，皇后、皇太后也殉死。皇后想要燒掉宮殿，但被皇子李重美制止。如果燒掉宮殿，新天子可能要蓋新的宮殿，人民將因此而受苦。死後不該留下怨恨。皇后聽從了他的話。末帝李從珂五十一歲，後唐享國十四年而亡。

河東節度使石敬瑭即帝位，國號晉，就是史家所稱的「後晉」。翌年（公元九二七年）由開封遷都至洛陽。

石敬瑭將推動削藩政策的張延朗等人除掉後，百官之罪一概不論。由後唐改仕後晉的，並非馮道一人，百官大抵都留任原職。

惟皇帝敖得

後晉遷都那年，契丹把國號定爲帶有中國風味的「遼」。

後晉是靠著契丹「遼」的援助才好不容易得以建國的弱質政權。爲取得援助，它割讓了燕雲十六州，約定每年贈遼三十萬匹的帛，然後稱臣。

後晉建國後三年（公元九三八年），馮道被任命爲契丹太后册禮使。因爲契丹要册立太后，首席宰相馮道便成爲使者。這是一項危險的任務。

契丹族建「遼」，是在太祖耶律阿保機死後，太宗耶律德光的時代。本來遊牧民族由契丹官吏統治，農民由漢族官吏統治，但取得燕雲十六州之後，有能力的漢族官吏已然不足。馮道出使的危險之一，就是被強制留下。

果然遼太宗要求馮道留在該國。一開始拒絕了，但唯恐破壞遼與後晉間的國交，馮道陷入左

右爲難的局面。

遼太宗厚待名滿天下的馮道，賜下許多金器。馮道把這些金器悉數賣掉，買進薪炭堆積如山。因爲嚴冬即將到來。馮道擺出長期滯留的姿態。太宗終於察覺馮道的心情，准許他回國。儘管如此，馮道仍屢次上書，表示希望留下。在遼太宗堅決要他回國之後，他假裝勉強地離開遼國。歸途中，他又慢吞吞地拖了兩個月才離開國境。同行的人問：

——我們都恨不得趕快飛回去，你爲什麼這樣慢條斯理的？

馮道回答：

——縱使你再怎麼快，對方如果不放心，一天就可以追到。慢慢走才安全。

完成了重要任務，馮道獲得後晉高祖石敬瑭莫大的信任。

公元九四二年，石敬瑭死，嗣子還年幼。但是皇帝留下一封召回擁有軍隊的河東節度使劉知遠，打算讓他輔佐幼帝的遺書。不過，天平節度使景延廣以在這個亂世很難輔佐幼帝爲由，把這封信撕掉了。然後他擁立石敬瑭的姪子石重貴。這就是後晉第二代皇帝出帝。

馮道也贊成擁立出帝，但景延廣掌握了主導權。他對遼主張採強硬立場，在讓出帝即位的文書上也不再稱「臣」，所以遼派出使者來質問。在強硬派當道的後晉，反對遵守屈辱約定的這一派意見成爲主流，與遼的關係因而決裂。

主戰派與主和派在後晉廟堂激烈辯論的時候，馮道所持的態度就是在做軍事決定上，文官應該置身局外。結果遭受主戰論者排擠，馮道便被中央驅逐，貶爲同州節度使，後來又被踢到鄧州去。

後晉在武力上不是遼的對手。雖然善戰，但國土日漸被蠶食。原來是後晉最大軍團——晉陽的河東按兵不動。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已經知道石敬瑭曾立遺詔託他輔佐幼帝，而開封那幫人卻把它撕碎的消息，因此他不肯合作。

遼太宗耶律德光親自進入開封，俘虜出帝石重貴，遼軍在河南各地掠奪，竭盡所能地逞凶施暴。於是，後晉建國十一年而亡。

後晉一滅亡，河東節度使劉知遠在晉陽即位，立國號爲漢，史家稱之爲「後漢」。但從光武帝（在位期間公元二五年～五七年）開始，歷時約二百年的王朝也叫「後漢」，很容易混淆。這個爲期較長的前漢與後漢，依照其首都的所在地（長安及洛陽）分別被稱爲西漢和東漢，這也是爲了與五代的這個「後漢」有所區別。

契丹軍一占領開封，馮道便從任職地鄧州回來，謁見太宗耶律德光。距馮道出使遼國，已經過了八年的歲月。太宗任命他爲太傅，這是宰相級的要職。

占領開封後，耶律德光有意以此爲根據地，支配中原。不過，他違背了契丹政權的二元統治

政策。本來的原則是漢族由漢族官吏治理，但他卻讓契丹人管理。在剛剛遠征後不久的軍政情況下，這種作法招致漢人的反抗，游擊活動因而興盛。游擊隊若有反抗，契丹軍便施以報復性的屠殺。但恐怖政策並不能壓制反抗。就在即將陷入地獄景象的時候，馮道上前對耶律德光說：

——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

後世史家有人批評馮道這句話，說他阿諛異族領袖。但馮道這句話一點也沒錯。能夠阻止大屠殺的，此時確實惟有耶律德光。只要皇帝一聲令下，契丹兵便停止殺戮。

對於耶律德光進入開封一事，其母太后原就不贊成，再加上冬季的進攻之後夏季轉眼來臨，契丹兵不堪暑溽，士氣低落。漢人激烈的反抗也頗爲棘手，耶律德光終於決定退回臨潢府。臨潢府是遼的首都，位於現今的內蒙自治區與遼寧省的省境附近。

退回北方的途中，耶律德光死於欒城，軍中的姪子耶律兀欲被士兵擁立即位，這就是遼世宗。首都臨潢府中還有耶律德光的皇子及皇弟，世宗決定先打倒他們，再爲先帝舉行葬禮。

耶律德光的堂弟耶律巙沓正在恆州（河北省正定縣）擔任中京留守。馮道等人也被帶到該地。

契丹軍撤退後，後漢皇帝劉知遠便進入開封，後晉時代的官僚、軍人們都前來投靠。馮道等人大概也熱切希望回到開封，但是他們終究還是留在遼的恆州。返回首都的遼世宗爲了先帝的葬禮，派人催促馮道等人入京。

在恆州的中京留守耶律麻荅因暴虐無道而失人心，引起叛變，馮道終於得以回到開封。後漢皇帝劉知遠授與他「守大師」之位，這是一個比宰相還高的職位，但近似於榮銜。據說爲了馮道漠視遺詔被撕碎一事，劉知遠一直把他記在心裡，因此也就不期待六十七歲的老宰相處理實務。

社稷爲重，君爲輕

劉知遠即位一年便死了，其子劉承祐十八歲即位。這就是後漢隱帝，仍以馮道擔任守大師的職位。

馮道寫〈長樂老自敍〉，正是擔任這項閒職的時期。

後漢隱帝忌憚擁兵的武將，據說他有心消滅這些人。平定節度使之亂的郭威，一獲知皇帝的意圖，便朝開封揮兵而進。在郭威闖入開封之前，隱帝已被家臣殺掉。

進入開封的郭威要立劉知遠在徐州的姪子劉贇，便派馮道前去迎接。

當時契丹軍南下的消息已經傳來，郭威率軍至澶州（河南省濮陽），被部下擁立，回到開封即位。

這就是後周太祖。馮道好不容易將劉贇迎至徐州，皇座已然被據。劉贇身邊的人認爲馮道欺騙君主，想要殺他。但馮道悠然自適，毫無懼色。劉贇也爲他解圍：

——這件事跟馮公無關。

馮道這才拾回一條命。

劉贇不久被殺，這可以說是亂世中常有的事。

後周太祖郭威對馮道非常禮遇。郭威即位那年（公元九五一年），馮道已經七十歲。滅亡的後漢在五代中也是最短命的王朝。

後周太祖即位三年後亡，皇后柴氏的哥哥有個兒子叫做柴榮，以太祖義子的身分繼位。這就是被譽為五代明君的後周世宗。世宗也致力於內政，只可惜在公元九五九年，以三十九歲之齡崩殂。後來，被軍隊擁立的節度使趙匡胤創建宋朝，開啓了南北宋一共三百年之久的長期政權。

馮道最後的工作，就是擔任後周太祖郭威的山陵使，他在接受這項任命的公元九五四年，以七十三歲的年紀與世長辭。

馮道的功績，最不能忘的就是他首先提倡九經木版本印刷，耗費二十一年的歲月，在他死前一年完成。印刷是中國的發明，而印刷開始發揮力量，就是起於馮道的這項事業，此後的文化興盛多賴於此。

馮道就這樣歷經了後唐、後晉、遼、後漢、後周五朝，各王朝的平均壽命是十年，還有像後周一般僅僅維持四年的政權。在那個時代，歷經的王朝在一個以上的高官恐怕不算少。

五代是一個所謂「視人命如草芥」的濫刑時代，而擔任最高宰輔、又活下來保全天壽的馮道，實在不是一個簡單的人物。

記錄五代之事的正史有《舊五代史》及《新五代史》兩種。《舊五代史》主要是選用五代的實錄，在敍述中反映當時的氣氛。《新五代史》爲歐陽修所編，以宋代儒教倫理爲編輯方針，對馮道的評價也極爲嚴厲：

> 其可謂無廉恥者矣

而薛居正所編的《舊五代史》則說：

> 〔馮〕道之履行，鬱有古人之風。〔馮〕道之宇量，深得大臣之體。然而事四朝，相六帝，可得爲忠乎？

他這段話在激賞馮道的履行與宇量之後，補充說：只是從「忠」的道德觀點來看，也許稍有問題。該書將他所出仕的朝代扣除契丹的遼而算作四朝，同時將他以實際的宰相職位——並非宰相級職位——所事奉的皇帝算作六位。這種算法也可視爲是對馮道的一種善意。

最熱烈爲馮道辯護的是明末的異端思想家李卓吾。他所著的人物評論集《藏書》六十八卷，

以馮道爲終卷。裡面有段文字是這樣寫的：

孟子曰：社稷爲重，君爲輕，信斯言也。〔馮〕道知之矣。夫社者，所以安民也，稷者、所以養民也。民得安養，而後君臣之責始塞。君不能安養斯民，而後臣獨爲之安養斯民。

……

君主不能安養人民，臣子就必須安養人民。爲什麼呢？就像孟子說的，社稷——也就是安養人民是最高的使命。比起對君主盡忠，安養人民更是宰相的責任。

馮道事奉五朝十君，然而果眞有值得他盡忠的王朝和皇帝嗎？馮道可能是以安養人民爲其職志，因而有意負起這個責任。契丹人占領開封時，身在鄭州的馮道並未逃出。驅使他這樣做的原因，可能是已經預感到會發生大屠殺，並相信自已的任務就是要制止它。

司馬光把這個事情貶爲「小善」，以「大節」爲重；而馮道則是把拯救人民視爲「大善」，把對君主的忠節看成「小節」。

李卓吾說，五代的政權交替是在枱面下進行，雖然有戰爭，但並沒有爭奪一城的悲慘犧牲。舊王朝的家臣如果守「大節」，人民便會被捲入戰火中。因此舊王朝的宰相便盡禮以「勸進」新皇帝，才能避免混亂。

——而百姓卒免鋒鏑（刀丸）之苦者，（馮）道務安養之之力也。

李卓吾說道。但他附帶聲明，這個做法僅限於像五代那種亂世。

〔第10則〕 王安石

王安石與佛教契合，似乎緣自平等的思想。對於不平等的現實，有一股激烈的憤怒，他的正義感使由此而起。儘管身為宰相，必須將自己構思的新法付諸實行，但他常常希望能夠隱居。

漢恩淺，胡恩深

有人常會拿出紙來要求我幫他們寫一個喜歡的句子。每逢這個時候，我總是會寫下王安石的那句：

——人生樂在相知心

意思是說，生而為人的快樂，就在於有人知道自己。這句話的由來是《楚辭》裡的「樂莫樂於新相知」。一個人遇見知己，想到在這個世上還有一位新的知己，眞是非常快樂。

這個句子似乎未脫古典的窠臼，但它其實是出自一首題爲「明妃曲」的詩，主旨在歌詠王昭

君。

王昭君不用說大家都知道，前漢元帝（公元前四九～前三三）的宮女，是一位嫁到匈奴的悲劇性女子。以王昭君爲題的詩，大抵都帶著哀怨。她從文明中心的漢朝宮廷，嫁給了漠北遊牧民族匈奴的單于，成爲政治婚姻的犧牲者。然而，王安石在這個句子前還放了一句：

——漢恩自淺胡恩深

意思是說：自漢朝所蒙受的恩情淺，自胡（匈奴）所承受的恩情當然較深。是漢朝皇帝把她拋在漠北的匈奴之地的，漢恩自然淺。她要成爲匈奴單于的妻子，從此以後在當地過活，生養孩子。事實上王昭君生了兩個兒子。夫妻間的愛情、母子間的感情——這就是胡恩。

以往的詩人們都同情王昭君，一致歌詠她的楚楚可憐、望鄉之情多麼哀切等。但王安石並不這樣。匈奴單于和周遭的人們，在長時間的共同生活之中，可能已經了解妳。古人不是也說：沒有什麼比新相知更快樂的了。……

王安石的著眼點就是：匈奴人也是人。王安石篤信佛教，所以他有「衆生不異於佛，佛即是衆生」的平等觀。

深受外敵（遼、西夏及後來的金）壓迫的宋代人有一種觀念，認爲匈奴是漢、即宋的敵人。對於

這首詩，相傳有人批評他竟說敵恩較深。

王安石的內在混合著儒家人本主義的倫理思想及佛教的平等觀，由此形成他的從政姿態，也形成他的詩文風格。

北宋眞宗天禧五年（公元一〇二一年），王安石誕生於父親——臨江軍（江西）判官王益的任地內。後來他隨著中級官僚的父親轉赴各個任地，如韶州（廣東韶關）、首都開封、江寧（南京）等。二十二歲的時候，以優秀的成績及第進士後，他進而有志於地方服務。在他就任宰相級官職之前，主要都在地方上擔任長官，如淮南（江蘇揚州）、鄞縣（浙江寧波）、舒州（安徽懷寧）、常州（江蘇常州）、江寧府等。

據說因爲家境不富裕，所以以收入較多的地方官爲志願，不過也許他是要選擇能夠與生活中的百姓直接接觸的職務。待在中央政府裡，就不會知道人民的疾苦。成績優秀的進士，大致都歷任中央官職，這一來，經常會脫離民衆。比他年長兩歲的政敵司馬光，就是多半時間都在中央政府爲官。

王安石由參知政事（副首長）成爲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宰相職），推行他所主張的「新政」，是在熙寧三年（公元一〇七〇年）、五十歲的時候。

北宋初期，契丹的「遼」發生內訌，因此在沒有外來壓迫的情況下，宋朝得以充實內政，經

濟飛快發展。眞宗時曾親征澶州，與遼訂定稱爲「澶淵之盟」（公元一〇〇四年）的和平條約。條件是宋每年贈與遼二十萬匹絹、十萬兩銀。有人批評這是屈辱外交。然而，這可以說是經濟大國宋對發展中國家遼所進行的經濟援助。這個數字到了公元一〇四二年，絹又增加十萬匹，銀也增加十萬兩。到了公元一〇四四年，與西夏和談的條件是每年給予西夏絹十三萬匹、銀五萬兩、茶二萬斤作爲歲幣。這是以財力換取和平。

王安石進入官場時，即使是經濟大國的宋，也開始出現疲憊現象。畢竟對遼和西夏的歲幣是相當大的負擔。雖然已經締結和約，但國境上仍必須駐軍。而宋朝政府又過於龐冗。

在歷代王朝中，沒有一個時代的官吏俸祿像宋那樣高，也沒有一個時代有宋那樣多的官吏。官吏退職之後，終身還有「祠祿」。以寺院或道觀（道教寺院）監督的頭銜，什麼都不做就可以領到薪水。

國家財政因而年年困窘，苦於巨額的赤字。王安石在這個經濟大國走下坡的時期，成爲國政的負責人，不得不重建財政。他所思考的政策稱爲「新法」。

青苗法・市易法・募役法

新法的基礎就是「青苗法」。

大部分國民都是農民，所以農民的困窮會使國家的活力降低。在重建國家財政時，務必厚實培養「健全的農民」，也就是援助貧農，儘量減少貧農階層。

農民不能脫離貧窮，是因為一到青黃不接的時期，手邊欠缺資金，得向地主借種子、食糧、金錢等，其利息從六、七分到十分不等。等收穫期還債之後，剩下的穀子又不能吃到下一次插秧時。結果永遠也擺脫不了纏身的債務。「青苗法」是一種由國家低利貸款給農民的制度，利息在二分以下。以這樣的利息，農民便可以爬出借貸度日的煉獄。

地主和豪族也是以農民為對象的高利貸業者，由於他們的生意被政府剝奪，當然反對青苗法。且政府高級官員大致也是出身於這個階層。王安石的其他新法還可以，只有這項青苗法有人反對。

雖然是二分以下，這些利息一旦納入國庫，全國合起來就成了一筆巨款。而貧農如果消失，支撐國家的力量就會增強。

救濟貧農的若是「青苗法」，那麼挽救小資本商人的就是「市易法」。市易法就是規定在低利貸款、購買滯銷貨物及政府購入物資時，不得透過豪商所支配的行（同業聯合）。當時御用商人勾結後宮及宦官，擁有特權。市易法不外是否定這種排他性的獨占機構。這項「市易法」自然遭到強烈反對。但就政府來看，由於購入大批物資的價格便宜，可以大幅節省歲出。

另外還有「募役法」或「免役法」。宋代依照資產把農民分爲五等。一等戶與二等戶稱爲形勢戶（有權勢的人家），也就是所謂的豪農。他們有財力，所以必須擔負「職役」爲上位者效勞。他們要負責接待出差的官員、運送或保管政府的物資、護送犯人及其他各種公事的服務，這些當然是沒有酬勞的。所以形勢戶據說破產的危險性極高。適度地偷懶，列入三等戶或四等戶反而較明智。結果由於職役制的關係，農民勤勞耕作的動機被扼殺，自然影響到稅收。

王安石的「募役法」是形勢戶以金錢雇人負責職役。這叫做「免役錢」。形勢戶從爲上位者打雜的制度中解放出來，而三等戶以下的農家也就會產生向上的動機，要免除職役惟有努力成爲形勢戶。屆時稅收當然會增加。

家裡出了高官的則叫「官戶」。官戶以往一向可免於職役。形勢戶的家庭都希望家族中出現科舉及第的進士，好成爲官戶。因爲科舉及第不只是那個人揚眉吐氣而已，也關係到整個家族的興衰。而王安石新法中的「募役法」，則規定官戶也必須拿出形勢戶「免役錢」的半數金額作爲「助役錢」。這也是遭到高級官僚反對的理由。

對大多數的國民而言，新法確實不錯。

獲得神宗（在位期間公元一〇六七～八五年）的信任後，王安石被任命爲宰相，實施新法。於是，仁宗時期所累積的赤字，眼看著就轉爲盈餘。但一如前述，新法有很多地方損及地主、豪族、特

權商人、官僚、皇族——特別是後宮女性及與之勾結的宦官的利益，因而受到相當激烈的抵抗。

新法一實施，翰林學士司馬光便辭官閑居洛陽，埋頭著述《資治通鑑》。這是以態度表明反對新法。司馬光主張政府沒有理由救濟懶人。他是站在「民之貧富由勤惰不同」的想法上這麼認爲。

司馬光說，青苗法是犧牲有錢人來救助貧民，貧民反正不會歸還借款，那麼有錢人便會漸漸貧窮，國家將隨之困乏。他認爲有錢人經營高利貸是理所當然的，他們將因政府低利貸款的侵害而成爲犧牲品。

司馬光似乎抱持著身分已固定，對這個狀況加以變更是不好的觀念。他那部著名的《資治通鑑》就是依照歷代文獻編纂爲編年體。當然這裡也是有取捨選擇的。捨什麼、取什麼，仔細檢討起來，可以透視出主編司馬光的思想。

後漢光武帝曾屢屢下詔解放奴隸。由於長期的戰亂，很多人淪爲奴隸身分，他曾數度指示對此進行救濟。建武十一年（公元三五年）二月的詔書裡寫道：

——天地之性人爲貴。其殺奴婢，不得減罪。

以往殺奴婢罪較輕，但他把這種罪與殺一般人的罪等同起來。同年八月又下詔書說：

——敢灸灼奴婢，論如律。

以前爲奴隸烙印是理所當然的，但他把這項行爲列成傷害罪。此外，還有一條規定：赦免被烙印的奴婢爲庶人。庶人就是自由人，換言之，烙印就會失去奴婢。同年十月，他又再廢除以往奴婢射傷人一律死刑的法律。建武十二年三月、十三年十二月……又陸續下詔書令被掠奪而成爲奴婢者，一律得赦免爲庶人。

這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後漢書》裡一一記載下來。但司馬光的《資治通鑑》中對解放奴婢、廢除階級差別的光武帝詔書卻連一行也沒有採用。

司馬光當然未評價光武帝的功業。也許他認爲奴隸傷到一般人或主人就是反抗，當然應該判死刑。階級差別對司馬光而言是社會秩序的基本，無疑地他認爲取消這個將擾亂安寧秩序。《後漢書》本紀其實只是簡潔地記述，項目也不多。一年份的記述，在《資治通鑑》裡大概寫成十倍長的文章。而與奴婢相關的詔書卻完全刪除，這件事只能看成是司馬光否定這項做法。

他與認爲佃奴也是人、應該對貧農伸出援手的王安石，根本上的思想就不同。兩人當然會成爲政敵。

何時照我還？

熙寧七年（公元一〇七四年）四月，王安石左遷爲知江寧府（南京的首長）。這是他在七年前被派

任的職務。換言之，他由宰相又回到原來的位子。

神宗信任王安石，他的左遷並不表示新法要廢止。事實上新法派的韓絳和呂惠卿仍留在中央政府裡，推行新法的政策。

由於旱魃及宋遼關係的緊張，人心動搖，批判王安石的呼聲高漲。最重要的是仁宗的未亡人太皇太后及英宗的未亡人皇太后都很討厭王安石。由於新法的實施，使她們的娘家蒙受損失。神宗也敵不過母親及祖母，他暫時把王安石調離中央以安撫她們。或許他是爲了王安石的安全，以左遷的方式讓他避難。然而，這一來就把新法的實施交到了二流政客的手中。

王安石離開後，新法政策由呂惠卿主持。出身福建的呂惠卿是權謀術數之人，欠缺協調性，由於勉強啓用其弟，反而破壞了新法。

翌年，王安石很快又再復職爲宰相，由江寧回到了首都。因爲沒有他，新法的政策還是很難推行。神宗也這麼認爲。而處處阻礙王安石再被起用的，據說就是呂惠卿。王安石曾與呂惠卿談論政治，彼此意氣投合，但推行新法時讓他主政卻是一個錯誤。據說王安石也很後悔自己沒有識人的眼光。中央新法派的分裂與風評不佳，王安石在江寧時也應該耳聞了。他有一首題爲「泊船瓜州」的七言絕句，是將要回首都復職時所作的。

京口瓜州一水間
鍾山祇隔數重山
春風自綠江南岸
明月何時照我還

最後一句如果仔細玩味，可見他已預感到自己將再回到南京。王安石的本籍是江西，但長住南京，所以他似乎把南京視爲故鄉。

就要踴躍回中央復職了，卻歌詠再度歸來之日，這氣勢有些低落。事實上，復職後的他，看起來已經沒有以前的霸氣。

可能是聽說自己所傾心的新法被呂惠卿等人弄得支離破碎，縱使復職，身體心理都不再起勁了。他已經知道呂惠卿爲反對他復職而使出各種手段。

復職的翌年，王安石的長子雱死了。王雱二十四歲時及進士第，一直擔任經義局修撰的一流職務，享年三十三歲。王安石當然痛心疾首。他是非常顧家的人。後來，在隱居期間，弟弟王安禮被任命爲尚書右丞（副首相），王安石送行到南京城外的龍安，從那裡寫了一首詩送給嫁至吳氏的長女。長女早已成婚，但王安石回憶起當時送行到龍安的往事。

荒煙涼雨助人悲
淚染衣巾不自知
除卻春風沙際綠
一如看汝過江時

寂寞的煙霧和細密的雨絲，更加觸動人的悲傷。眼淚沾溼了衣裳和手巾，然而我卻沒有察覺。除了春風吹過沙灘之際的綠色，如今呈現在我眼前的風景，就像很久以前妳出嫁過江時的景象。……

以上是這首詩的大意。這是多麼深濃的父愛！除了這個長女之外，王安石也屢屢以詩與嫁給蔡氏的小女兒或嫁給張氏的妹妹長安君相互酬唱。

政治家在政治中不得夾雜私情，王安石對此可能很嚴格地自我要求。所以兒子的任官及弟弟的晉升也都是各憑實力。

一離開政治，他對家人的愛就非常濃厚。長子的死，必然帶給他很大的打擊。

復職後的他總是沒精打采，這可能也是因為王雱的死在他心裡投下了陰影。王安石深信佛教，也許是從這個時候開始的吧！

復職後第二年，熙寧九年（公元一〇七六年），王安石很早就請辭，不久便獲允准。他把田地捐贈給鐘山的太平興國寺，也是在這個時候。這是為了供養雙親及兒子王雱。

一民之生重天下

王安石與佛教契合，似乎緣自平等的思想。對於不平等的現實，有一股激烈的憤怒，他的正義感便由此而起。在二十七、八歲擔任鄞縣知事的時候，他曾作了一首題為「收鹽」的詩，詩的結尾是：

一民之生重天下
君子忍與爭秋毫

一個平民百姓的生命是無比重要的，君子（為政者，豪商，大地主們）好和他們爭那一點點利益嗎？——

這是很慷慨的志向。從這個志向，產生了新法。但王安石絕不是一個激情的人。儘管身為宰相，必須將自己構思的新法付諸實行，但他常常希望能夠隱居。

隱居歷時十年，朝廷讓他以節度使同平章事的舊職身分統領集禧觀使（集禧觀的監督）。這是

宋代的「祠祿」，沒有實務，領的是年金。

元豐七年（公元一〇八四年）春，王安石生病，神宗派遣朝廷的「國醫」爲他診察。可見神宗的信任依然深厚。

病癒後，王安石把宅邸改成寺院。朝廷爲這個寺院賜名爲「報寧禪寺」。

兩年前他送行到龍安的弟弟王安禮，後來轉爲尚書左丞，在王安石生病的那年七月，轉任知江寧府。換言之，他奉令擔任南京的長官，也就是哥哥王安石隱居地的長官。

雖然走下了政治舞台，王安石仍舊頗受眷顧。然而他所開創的新法，卻被權力慾很強的政客們利用，派閥爭鬥因之劇烈，當權派對反對派的傾軋亦不間斷。

特別是對反對新法的人，常施以嚴格的處分。蘇軾（公元一〇三六～一一〇一年）以「朝政誹謗」的罪名被投入獄，後因恩赦而獲釋，但被流放到黃州。這是元豐二年（公元一〇七九年）的事。在貧瘠的土地上，他不得不養活自己，耕作了東邊坡地、故營處的數十畝田，自稱「東坡居士」。在黃州附近，有三國時代的古戰場赤壁，他曾兩度遊此，作了著名的〈赤壁賦〉。

蘇軾的流放生涯歷時五年。弟弟蘇轍亦因連坐而遭左遷，「舊法派」的人都受到嚴重的迫害。他們對新法的憎惡自然很深。然而，蘇軾於元豐七年旅行到筠州會晤弟弟時，途經南京，曾前去拜訪新法派的始祖王安石。

當時王安石在國醫的診察下，重病剛剛復原。那時王安石六十四歲，蘇軾四十九歲。王安石對反對新法的後輩蘇軾出示了三首七言絕句和一首五言絕句。蘇軾和其韻而作詩贈與王安石。這裡各自引用一首。首先我們來看王安石所出示的一首詩：

北山輸綠漲橫陂
直塹（垂直的溝渠）回塘灩灩時
細數落花因坐久
緩尋芳草得歸遲

這是歌詠他在南京鍾山隱居之地病後的生活。悠閒地坐數落花，偶爾外出，也是慢慢地欣賞芳草，不管到多晚也不要緊。

——怎麼樣？你要不要在這附近找一個三畝之家，就像我這樣悠閒度日呀？

王安石大概是這樣勸他。

和著這首詩的詩韻，蘇軾作的詩如下：

騎驢渺渺入荒陂

想見先生未病時
勸我試求三畝宅
從公已覺十年遲

我騎著驢，遠遠循著荒涼的堤防路走來，懷想起先生生病前的形貌。會面後先生勸我不如找個三畝之家過活，不知道為什麼，彷彿覺得受先生之教似乎晚了十年。……

這是蘇軾這首詩的大意。所謂十年遲是什麼意思呢？蘇軾當時已任徐州及湖州知事，是反新法派、也就是舊法派的中堅分子。所以被新法派迫害而遭到流放。他似乎在說如果是十年前，還沒有被劃分派系，那時候就可以跟從王安石。

新法、舊法之爭，除了是「政爭」外，還帶有「黨爭」的色彩。爭論要怎樣才能重建國家，這是「政爭」，區分某派某陣營，因人脈而爭，這就是「黨爭」。

一般人視新法派的領袖為王安石，舊法派的首腦為司馬光。然而，這兩人常以文書交換政治上的意見。如前所述，他們在思想上雖有很大的差異，彼此卻很尊敬對方。這與後來的新法、舊法兩派鬧哄哄的爭鬥，有著根本上的差別。司馬光對新法批判得很激烈，但他攻擊的目標與其說是王安石，不如說是呂惠卿。

就在蘇軾拜訪王安石的那年，司馬光完成了《資治通鑑》，並將之獻給朝廷。

面垢不洗

司馬光、蘇軾或是歐陽修等人，也許因爲在舊法派中是很受歡迎的文人，因而新法派往往被當成歷史中的「壞蛋」。

新法當然「急進」，以致給人一種「過激」的印象。王安石也被視爲這一種人。他不修邊幅的性格招來許多誤解。

——衣垢不浣，面垢不洗。

因而被看作是一個激進的人，一旦熱中於工作，便不修邊幅。至少在當時的士大夫看來，王安石是一個舉止不端莊的人。難得有這樣的懶蟲，蘇軾的父親蘇洵批評他：

——是不近人情者。

蘇洵重視禮儀，曾蒐集有關禮的文獻，編著了《太常因革禮》百卷，因此對王安石無視禮儀的態度很是生氣。他一時氣憤，指斥王安石是一個合王衍與盧杞於一身的人。

王衍（公元二五六～三一一年）傾心於老莊思想，雖爲宰相，但從不管政治，因而被石勒大敗，使西晉滅亡。被俘時，他以自己不知世事而卸責，石勒一怒便殺了他。

盧杞是八世紀後半的唐朝宰相。國庫困乏，他曾強制性地向長安的富豪借錢，徵收市場四分之一的存貨，發行一種千文中先扣除五十文的「除陌錢」，增設房屋稅等，招致世人的痛恨。後來遭到彈劾，左遷後死了。

這個批評顯然不適當。

王安石是一個虔誠的佛教信徒，並不像醉心老莊的王衍那樣不顧政治。連臉也不洗，正因為熱中於政治改革。蘇洵的批評或許指的是王安石想歸隱而獲准這件事。但他身居要職時就拚命努力，去職之後才繼續信仰的生活，並未像王衍那樣沉迷於老莊清談，卻又身居要職。

唐朝盧杞在想要重建財政的意義上，與王安石相似，但如果國庫吃緊，大臣就必須講求對策。盧杞的對策畢竟是臨時的、強制性的。相較之下，王安石則是樹立基本的政策，然後遵循之。他的「新法」裡有很嚴整的哲學。儘管反豪族的利益，但要達到的重大目標遠高過他們的利益。他還未在中央政府占有一席之地以前，曾作了一首題為「兼并」的長詩，內容是擔心中小型自耕農因高利貸而不得不放棄土地，土地將繼續集中於少數的大地主手中。

俗儒不知變

兼并無可摧

這是其中的詩句。由於兼併，貧富差距增大。如果沒有健全的中型自耕農，便沒有人繳付稅金。兼併土地的大地主，大半都是「官戶」，因而在稅金方面享有優待。國庫困乏的情形只有愈來愈發嚴重。這種兼併不得不摧毀，而俗儒、也就是官僚們卻不知變（世事的移轉變遷），未曾謀求對策。

從還是地方官的時候起，王安石就已在思考對策。那就是「新法」。他不像盧杞那樣臨時聚斂。

大病後的翌年，元豐八年（公元一〇八五年）三月，神宗崩殂。十歲的哲宗即位，由皇太后攝政。她很討厭新法，新法因而一再被廢止，新法派的官僚遭到左遷。政壇成了舊法派的天下，司馬光理所當然地成為宰相。蘇軾被召回中央，由中書舍人成為翰林學士，在國政中樞占有一席之地。

由於皇太后憎恨新法，自然對王安石也有所怨懟。但是，王安石隱居已近十年，她的怨氣大概也幾乎消散了。

神宗死後第二年，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年）四月，王安石過世了。朝廷贈與他身為臣子最高的職位「太傅」。下面這首詩據說是他的絕筆。

老年少忻豫（快樂）

況復病在床

汲水置新花

取慰此流芳

流芳祇須臾

我亦豈久長

新花與故吾

已矣兩可忘

這位佛教信徒很平靜地死了，他自創的新法一再被廢止的消息必然在一年間傳入耳中。然而，讀這首絕筆詩給人的印象是他已經很達觀。

新法是一種改革案，因爲全新實施，所以有各種麻煩的手續。要低利借款，需要複雜的文件，這在現今也是同樣的情況。當時的人們對形式手續的繁雜似乎也很困擾。因此，對新法的評價也不能算好。蘇軾被流放的罪名「朝政誹謗」的其中一項，就是他曾在詩裡諷刺說，連鄉下人也要爲辦理手續而過半年的城鎭生活，結果孩子們的鄉下腔都沒有了。

明朝的李卓吾把王安石和司馬光作一比較，認爲司馬光的反新法論既是杜撰，又無力制止神宗改革的企圖，因此他並沒有判定孰優孰劣。

——當兩分其過。

雖是舊法之世，但等哲宗長大親政後，又再度成爲新法時代。宋朝滅亡是由於其動盪不定，而伴隨而來的黨爭才是肇因。這並不是王安石的責任。

一百八十度的轉變令人疲憊。回到舊法時，蘇軾因「免役法」已固定下來而主張應該繼續實行，但不爲採納。舊法派非得完全顛覆新法，否則便不能甘心。

因此，蘇軾在舊法派中也處於一種微妙的立場。

套用蘇洵的話來說，合王安石與蘇軾於一身的人，是那個時代所需要的。

〔第11則〕耶律楚材

成吉思汗就這樣把草原的規則帶入了他所征服的地區。耶律楚材也許是因此而燃起一股使命感，覺得自己有教導蒙古皇帝的責任。「爲百姓哭」就是耶律楚材終身不變的姿態。

美髯宏聲，帝偉之

俄語裡把中國稱爲「Kitai」。Kitai是在中國北方遊牧的蒙古民族，其複數詞音近「契丹」，因此中國便以此而把它稱爲契丹。這個民族於十世紀時強大起來，在包含北京在內的北方中國建立了一個「遼」王朝，與北宋對峙，屢屢簽訂和約。

對中亞的人來說，中國就是契丹。這個名詞傳到歐洲之後，連英語裡的Cathay也表示中國的意思，還被用來作爲航空公司的名字。

遊牧狩獵民族一旦出現卓越的領導者，就立刻形成龐大的勢力。因爲周邊的集團爲了分得一

份戰利品，都會投入他們的旗下。匈奴的冒頓單于、蒙古的成吉思汗（或見稱帖木兒）、女眞族的努爾哈赤皆是如此。

統一契丹各部族，創建王朝的是耶律阿保機（公元八七二～九二六）這位英雄。他就是遼太祖。但是臣服於遼的女眞族出現了一位名爲完顏阿骨打的英雄，便脫離遼而獨立，建立一個「金」王朝，從沿海附近到遼東都被它納入版圖。

北宋與這個新興的金相約，夾擊遼而把它消滅了。但是金以未履行同盟的約定爲由，攻打北宋。北宋的一名皇族南逃後以杭州爲首都建立了政權，是在公元一一二七年，這個政權稱爲南宋。此後，中國便大致以淮河爲界，暫時有兩個政權在南北並立。

耶律氏的遼被金滅掉是在公元一一二六年。人才不足的金便任用遼的人才。遼的皇族也受到金的重用，東丹王耶律突欲的七世孫耶律履便晉升至金的尙書右丞（副宰相）。

元初有名的宰相耶律楚材，就是耶律履的兒子。他誕生於金章宗明昌元年（公元一一九〇年）。當時年僅二十四歲的鐵木眞正在北方的草原上與蒙古各部族征戰，建立起霸權。鐵木眞在全蒙古族的大會盟中被推戴，名爲成吉思汗，那時耶律楚材十七歲。

耶律楚材三歲喪父，由母親楊氏傳授學問。他博覽群書；通天文、地理、律曆、術數，兼學佛教、老莊、醫卜之說。楚材字晉卿，但因爲也是虔誠的佛教信徒，因而以湛然居士之名著稱。

他投效金時，成吉思汗已經派出軍隊征討金。

公元一二一四年，金宣宗爲防備蒙古軍南下而由燕京（北京）遷都至汴（開封），但是命皇族完顏福興守燕京。二十五歲的耶律楚材也被留在燕京，擔任左右司員外郎的職務。員外郎爲郎中（局長級）的次官，是第一線上積極工作的中堅幹部。據說他已經饒有令名。

翌年，燕京降於蒙古。成吉思汗召見耶律楚材，大概他也耳聞過楚材之名。創業時期的君主都會尋求有能力的人才。

——楚材身長八尺，美髯宏聲，帝（成吉思汗）偉之。

《元史》裡這樣記載。宋、元時期的一尺是三十多公分，八尺就是二．四公尺以上，這實在令人難以置信。《三國志・諸葛亮傳》裡說，孔明身長八尺。後漢時期的一尺約爲二十三公分，八尺相當於一百八十四公分。《元史》常被人稱是杜撰，所以也許是寫耶律楚材傳記的人念念不忘諸葛孔明的事，於是使用了與《三國志》同樣的表現手法。耶律楚材的經歷，的確有一部分是與諸葛孔明相似。

——遼、金世仇，朕爲汝雪之。

成吉思汗說道。遼被金所滅，這不就成了世世代代的仇敵？耶律楚材是遼皇族的後裔，所以成吉思汗說要爲仕於金的耶律楚材雪此「世仇」。

——臣父祖嘗委質（將一身獻給君主）事之，既爲之臣，敢仇君耶？

楚材回答道。就在九十年前，遼被金滅掉。但我的父祖仕於金，已經結下了君臣關係，又怎能以國君爲仇家呢？成吉思汗似乎被這句話感動了。他把楚材放在自己的身邊，不直呼其名字，而稱爲「吾圖撒合里」。「不稱名」是對底下之人的一種禮遇。「吾圖撒合里」在蒙古語裡的意思是「長鬍鬚之人」。楚材年輕時就蓄起了一把漂亮的鬍鬚。

公元一二一八年，受成吉思汗委託攜帶親筆信函的蒙古團隊，在西域的花剌子模國被殺害。一場懲罰性的遠征於翌年展開了。成吉思汗這趟親征西域前後達七年之久，一路追趕花剌子模的王子而由阿富汗出印度河，出裡海的一支軍隊還越過高加索，與南俄諸侯軍交戰，蹂躪中亞。耶律楚材也參加了這趟遠征。

西征軍旅未還家
六月攻城汗滴沙
自愧不才還有幸
午風涼處剖新瓜

這是在遠征西域時所作的一首題爲「西域嘗新瓜」的絕句。這個新瓜就是哈密瓜。在其他的

詩上也稱爲「馬首瓜」。博學的耶律楚材隨成吉思汗遠征後，更加增廣了見聞。

出征時，楚材的母親剪下一撮頭髮給他。父母的頭髮叫「辟兵髮」，據說把它帶在身邊可以避開五兵（刀矢等）。「鬢邊尙結辟兵髮」的句子，就是出自他那首題爲「思親」的詩。同題第二首七言律詩的結尾如下：

故園屈指八千里
老母行年六十餘
何日掛冠辭富貴
少林佳處卜新居

他的心情就是希望在安靜的地方建一幢簡樸的房子，事奉老母，過著平穩的生活。如果看過佛敎信徒湛然居士的詩集，就很了解他的願望。然而儘管如此，他還是不能隱居。因爲他相信蒙古帝王的身邊不能沒有他。

皆賢於臣

成吉思汗就這樣把草原的規則帶入了他所征服的世界。除此之外，他不知道還有什麼方法。

耶律楚材也許是因此而燃起一股使命感，覺得自己有教導蒙古皇帝的責任。

投降者從寬處置，抵抗的城市則殺得片甲不留，這就是草原的規則。他們在撒馬兒罕、布哈拉、巴格達等城市屠殺抵抗的居民，破壞城鎮，掠奪財寶和美女而去。如果他們對領土有野心，也許還有其他的做法。成吉思汗的孫子就是在阿富汗被流箭射死，當地居民自然不問男女老幼一律遭到屠殺，甚至連當地生長的草木也被連根拔起。只要是能夠活下來的生物，即使是一草一木，也不容許它存在。耶律楚材認爲這是「野蠻」，它會破壞「文明」。

長鬍鬚的耶律楚材，以自己爲盾，想要守護著文明。他得先讓對方知道這就是野蠻。因此，必須跟隨在一聲令下數萬人便一命嗚呼的帝王身邊。

西夏有個叫常八斤的著名弓匠，被成吉思汗召見。這個常八斤吹噓說：「國家正要用武，像耶律那樣的儒者有何用？」耶律楚材對此答道：「治弓尙須用弓匠，爲天下者豈可不用治天下匠呢？」據說成吉思汗很欣賞這番話，對他越加信任。

蒙古帝王就是認爲他能治理天下而加以任用。耶律楚材以自己的政治專才爲傲。

蒙古興起之初，因遠征西域，對中原完全沒有什麼政策，讓官員自己隨興去做。有個名叫別迭的大臣說：

——雖得漢人亦無用。不若盡去，令草木暢茂，以爲牧地。

結果這句話眞的被實行。田地被踐踏，桑樹被砍伐，遊牧民族帶著羊群自北方南下。對此，耶律楚材勸說道：

——陛下將南伐，軍需宜有所資，誠均定中原地稅、商稅、鹽、酒、鐵冶、山澤之利，歲可得銀五十萬兩、帛八萬匹、粟四十餘萬石，足以供給，何謂無補哉？

當時成吉思汗已死，是其子太宗窩闊台的時代。太宗要他試試看，說：

——卿試爲朕行之。

結果眞的獲利。太宗問他：

——汝不去朕之左右，而能使國用充足。南國之臣，復有如卿者乎？

當時金國苟存於汴，以杭州爲首都的南宋也還在。所謂南國應該是指這兩個國家。

——在彼者皆賢於臣。臣不才，故留燕，爲陛下用。

楚材回答道。意思是說：優秀的人在遷都時都去了汴京，留在燕京的，都是像我這樣沒有出息的人。

太宗賜酒嘉許他的謙虛，即日任命爲中書令（宰相）。其實，成吉思汗生前就曾對太宗說：

「楚材是天賜予我家的人。今後國政要完全交託給他！」

登上這個位子後，耶律楚材想要撲滅「野蠻」。當時，北京附近的長官、也就是擔任馬薊留

後長官之職的石抹咸得卜，生性貪婪又殘暴，恣意殺死了許多人。

——楚材聞之泣下，即入奏，請禁州郡，非奉璽書，不得擅徵發，囚當大辟（死刑）者必待報，違者罪死。於是貪暴之風稍戢。

這段話見於《元史》。

北京地方頻頻發生強盜事件。盜匪竟在光天化日之下，拉著牛車到富豪之家行搶。皇帝命中使（天子個人的使者）與楚材去調查。楚材仔細調查，而對方也幾乎並不隱藏姓名身分。這些人都是前遼那名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的親戚及心腹，而且相互勾結。他們不僅不隱藏，還公然行惡。判刑後的犯人悉數被逮捕入獄，但猛烈的賄賂攻勢襲向中使。楚材說服中使，要他推掉賄賂，然後將十六名凶徒公開處刑。元凶是權勢之家，有可能會進行報復，但楚材卻敢與野蠻挑戰。

他曾上奏請頒布禁令十八條於天下，其中有一條是：「貢獻禮物，為害非輕，深宜禁斷。」這就是禁止送禮令。太宗對所有的禁令幾乎都贊成，唯獨對貢獻有意見：「這是送禮者自願饋獻的，應該可以允許吧！」對此，楚材答道：「蠹害之端，必由於此。」並不撤回己見。

——凡卿所奏，無不從者。卿不能從朕一事耶？

太宗抱怨道。這件事也見於《元史》。然而楚材對於政治，並非一味地嚴格要求。建國初期，誤蹈法網的人很多，對此毫無救濟之策。楚材奏請下詔：

——庚寅正月一日以前之事，一切赦免。

庚寅（公元一二三〇年）是太宗即位的第二年，在此之前，法律也不完備，寃案很多。他將之全部一筆勾銷。

因楚材而遭受慘痛教訓的留後長官石抹咸得卜，串通某親王進言說：「中書令耶律楚材只用自己的親屬熟人，必定有二心。應該立刻殺了他！」太宗遂回其使者，然後命楚材調查與石抹咸得卜有關的疑獄事件。但是楚材沒有承辦這宗調查案，他說：

——此人倨傲，故易招謗。今將有事南方，他日治之未晚也。

據說太宗對身邊的人說：「楚材不繫念舊怨，實在是一位寬厚的長者，你們也要學習。」

守成者必用儒臣

蒙古軍進入金的國都汴京（開封）是在公元一二三三年四月。大將速不台於進攻汴京之際，進言要「屠城」，因爲汴京長期抵抗。抵抗的城市要徹底破壞、居民要屠殺是草原的規則。這就叫做「屠城」。對於這項屠城的進言，耶律楚材當然拚命反對。

——將士暴露（苦苦征戰）數十年，所欲者土地人民耳。得地無民，將焉用之！

他試著勸說。但身爲蒙古皇帝的太宗也固執於草原規則。最後似乎允許依照往例進行屠城。

——奇巧之工，厚藏之家，皆萃於此，若盡殺之，將無所獲。

由於耶律楚材的這項進言，太宗終於決定罪刑止於完顏氏（金皇室一族），其餘不問。

奇巧之工就是技術，厚藏之家就是財富。這並非一時性的富有，而是不斷累積家庭財力，也許又是一種技術。這是蒙古所欠缺的，太宗應該也很清楚。要選擇草原時代的蒙古規則呢？還是南下漢地經略之，使蒙古發展呢？太宗在兩者中選擇了後者。汴京有一百四十七萬人，他們的性命因而獲救。

汴京一陷落，楚材立刻派人尋訪孔子的後裔。找出第五十一世孫孔元措，授與他衍聖公的爵位，給予其林廟之地。禮儀及音律的專家，或是著名的儒者梁陟、王萬慶、趙著等人都被徵召，在東宮進講。

另外，當時汴京有一位金的一代大詩人元好問。他也因爲蒙古的野蠻而擔心文明遭到破壞，於是送信給耶律楚材請他保護文化人。這篇文章就是著名的〈寄中書耶律公書〉。

屠城雖然免了，人命獲救，但他們都淪爲奴隸，被送給官兵。元好問在幾首詩裡詠嘆當時的情景。

道傍僵臥滿纍囚

過去旃車似水流
紅粉哭隨回鶻馬
爲誰一步一迴頭

被繩子繫住的俘虜滿滿倒臥在路邊，有篷頂的馬車像水流一樣地通過，女人們邊哭邊跟著維吾爾人的馬走，究竟是爲了誰這樣每走一步就回過頭來呢？

太平婚嫁不離鄉
楚楚兒郎小小娘
三百年來涵養出
卻將沙漠換牛羊

在太平的時代，婚嫁不出於村外，柔弱的男孩和女孩三百年來造就了文明，然而如今卻被帶到沙漠去換取牛和羊。

這悲慘的命運，連讀書人也不例外。汴京陷落時，耶律楚材辛苦救出的，只是國家典禮所需的禮樂專家，其他的仍淪爲戰爭奴隸。

汴京陷落的翌年，哀帝自殺，金王朝滅亡。三年後的太宗九年（公元一二三七年）丁酉年，《元史・耶律楚材傳》上有如下的記載：

> 丁酉，楚材奏曰：「制器者必用良工，守成者必用儒臣。儒臣之事業，非積數十年，殆未易成也。」帝曰：「果爾，可官其人。」楚材曰：「請校試之。」乃命宣德州宣課使劉中隨郡考試，以經義、詞賦、論分爲三科，儒人被俘爲奴者亦令就試，其主匿弗遣者死。得士凡四千三十人，免爲奴者四之一。

這裡他把儒臣比喻爲製造器物的技術人員。要說服蒙古權貴，這可能是最有效的辦法。考試在第二年舉行，稱爲「戊戌選試」。

獲得行政技術人員是藉口，拯救淪爲戰爭奴隸的知識分子似乎才是耶律楚材眞正的目的。以知識分子爲奴，把他藏起來，不讓其參加考試的主人將判死刑，可見這背後是極大的強權在發動。由於不願意被殺，即使是僅識得一點字的奴隸，奴隸主們必然也會趕他去考試。

戊戌選試並非科擧。科擧是定期擧行的，而考試只有這一回。元朝擧辦科擧是在最了解中國文化的仁宗時期，那是八十年後的事。

耶律楚材可能沒有把這場考試當作定期性的科擧，這必然是因爲窮兵黷武的蒙古保守派強力

抵抗。進入中原之後，蒙古族的內部應該也有人傾向於文化主義。身為契丹王朝遼的皇族末裔、又曾經仕於金的耶律楚材，比起沒有地位的漢人，或許較有立場去提倡文化主義。主持戊戌選試的劉中，就是耶律楚材推舉的。

楚材死後，壬子（公元一二五二年）時曾有戶籍登記，在這場選試中及第的人家被編為「儒戶」。因為技術人員靠著父子相傳可以琢磨技術，所以被當成世襲的職業。

殺伐性的遊牧氣氛一籠罩中原，人們立刻變得流離失所。為了營建一個農民能夠安心居住的國家，上層的風氣勢必要和緩下來。耶律楚材緊跟著蒙古皇帝，是出於馮道在二百年前對契丹皇帝耶律德光說「此時百姓，佛再出救不得，惟皇帝救得」的愛民之心。楚材似乎想要在他與皇帝的友情上，建築起自己的理想。

太宗窩闊台非常喜歡喝酒，每日與大臣們酣飲，耶律楚材屢諫不聽。楚材便持著酒槽的鐵蓋說：「連鐵都會被酒腐蝕成這樣，何況五臟！」太宗這才好不容易把酒量限制在每日三鍾。鍾是盛酒的容器，三鍾大概就是三杯。不過，據說一鍾是相當大的容量。

有一次，楚材與皇族參加宴會，結果喝醉，倒臥在車上。太宗看見，便靠近車旁搖他。楚材正熟睡，神智還未清醒，說了一句「真吵！」張開眼睛一看，皇帝就在那裡。

——有酒獨醉，不與朕同樂耶？……

太宗說著便離去。

楚材慌慌張張戴上帽子去覲見時，太宗已經備好酒等著，於是君臣盡歡而飲。這個故事亦見於史書。耶律楚材以前就曾陪皇帝喝酒，從此以後楚材更加深了與皇帝間的友情。

無罪殺臣也

蒙古具有軍事優先的體質，軍官的能力很強。他們不僅在軍事方面，任何領域都想介入。耶律楚材便努力在民政方面建立起軍官不能介入的體制。對百姓而言，以武器脅迫人的軍官是很可怕的，而軍官的要求又多半不合理。「為百姓哭」就是耶律楚材終身不變的姿態。

在安定的政權下，百姓才會幸福，這是楚材的想法。而最安定的政權，就是所有權力集中於皇帝的體制。楚材反對將新占領地送給王公將軍，正是這個原因。

河北有所謂漢人世侯。在金末的動亂時期，地方豪族及任俠之徒便成立自衛團體以防止盜賊，守衛鄉土。知道當地安全後，很多人移居遷入，於是領導者儼然成為領主。蒙古軍南下時，他們率當地居民臣服，領導者被授與官職，這就是漢人世侯。當時河北有數十名這樣的世侯。沒有他們的合作，蒙古也很難恢復地方秩序，因此准許他們擁有徵稅及官吏任命權，作為歸順的報酬，而呈現出小獨立國的風貌。

主張中央集權的耶律楚材，當然會努力限制漢人世侯的權力。依照他的意見而設置的「十路課稅所」，就是從漢人世族手裡取回徵稅權的機構。課稅所的長官與次官，以漢人知識分子擔任，其屬僚則被編入「課稅戶」。就像戊戌選試及第者被編入「儒戶」一樣，這個職位是世襲的，與一般人有所區別，以免他們被外在的權力利用。

對於太宗分割州郡給皇族、貴族作爲領地的構想，耶律楚材堅決反對。從蒙古人的性格來看，可以看得出這項作法將招致封建性分裂。「最好給王公金帛（黃金、絹）。」楚材終於成功地說服了太宗。

耶律楚材的功績，最重要的就是稅制的修改，稱爲「系納科差法」。除了稅糧之外，每兩戶要出絲一斤給政府，每五戶要出絲一斤給王公諸侯。王公諸侯均給予「五戶系」以取代領地。全國統計起來，數量極多，但人民的負擔卻很輕。一斤是十六兩，一戶的負擔是八兩加三・二兩，總共十一兩多一點，加上地稅、商稅、鹽價等也是極輕的稅率。因此在朝廷會議中，當然有人提出意見說「太輕了」。對此，楚材說：

——作法於涼，其弊猶貪。後將有以利進者，則今已重矣。

蒙古及西域的徵稅觀念是認爲若有不足，可隨時徵收。事實上在楚材的時代似乎也有這種想法。輕得讓人難以相信，這是個堪稱爲「基本稅率」的數字。楚材可能是想要把輕徭薄賦的信念

深深融入系納科岸法裡。

蒙古不善於經濟政策，在這方面，他們有委託給精明的西域商人的傾向。在元代，這些商人被稱爲「色目人」，有伊朗人也有維吾爾人。他們繼承以前粟特（編註：居住在中亞的流斯民族，自古以來即精通貿易，對東西文化的交流貢獻良多）商人的傳統，天生就擅長積蓄錢財。

有一個名叫奧都剌合蠻的色目人，當時還取得太宗皇后禿剌乞納的信任，擔任提領諸路課稅所官，相當於國稅局長官。其實他是所謂的「撲買」，也就是徵稅承包業者。他說自己能夠把河南的稅收銀一百一十萬兩增加爲二百二十萬兩，於是劉忽篤馬、涉獵發丁、劉廷玉等人建請撲買天下之課稅。楚材反對說：「此貪利之徒，罔上虐下，爲害甚大。」但卻被駁回。

奧都剌合蠻說願意以兩倍承辦。把一百一十萬變爲二百二十萬，而他實際徵收的恐怕在三百萬以上，上繳約定的金額後，剩下的大概都納入私囊。這種苛斂誅求，人民怎麼受得了。耶律楚材一再拚命反對。但是人稱「寬不仁恕」的太宗，也被加倍的稅收約定打動了心。今後不但必須南伐，而且還有很多想做的事。他有意讓這個色目人做做看，遂嘲弄大力反對的楚材說：「怎麼？你想打架嗎？」楚材當時可能已流下眼淚。太宗說：

——爾欲爲百姓哭耶？姑令試行之！

這件事見於《元史》。

奧都剌合蠻的訣竅是在系納制上再徵收每戶七兩銀，稱爲「七兩包銀制」。這種不合理的作法，不只楚材反對，河北的漢人世侯也大加反對，於是計劃便被擱置下來。

太宗即位十三年而死，接著便是皇后禿剌乞納攝政的時代。取得皇后信任的奧都剌合蠻權勢極大，但每逢有事，楚材便當廷爭論。「楚材很危險哪！」人人都這麼說，但他並不怕死。

當皇后說出有意把蓋上御璽的空白詔書交給奧都剌合蠻，以便讓他隨時填寫時，楚材說：

——天下者，先帝之天下。朝廷自有憲章，今欲紊之，臣不敢奉詔。

由於楚材纖加反對，白紙詔書才作罷。隨後攝政皇后下令：

——凡奧都剌合蠻所建白，令史不爲書者，斷其手。

耶律楚材對此辯論不已：

——國之典故，先帝悉委老臣，令史何與焉。事若合理，自當奉行。如不可行，死且不避，況截手乎！

並且大聲說：

——老臣事太祖、太宗三十餘年，無負於國。皇后亦豈能無罪殺臣也。

皇后雖然不悅，但因他是先朝舊勳，深爲敬憚。

從投效成吉思汗的青年時代起，耶律楚材必已看開了生死，志願成爲保衛文化、防禦野蠻的

後盾。他詰問禿剌乞納的話有著一股威力。

太宗過世三年後的甲辰（公元一二四四年）夏五月，耶律楚材死於任內，享年五十五。據說皇后哀悼而賻贈（葬儀）甚厚。

世上總是有阿諛權勢的小人。知道攝政皇后其實對楚材感到不悅，據說有人控告說：「宰相在任內曾將天下貢賦之半據爲己有。」皇后於是讓身邊的麻里扎去調查這件事。

不論怎樣諂媚皇后的人，也不能把無說成有。若說有，就必須拿出證據來。耶律家有的，全部就是雅好音樂的他所愛彈的琴及阮咸等樂器十多把，一點古今書畫、金石等文物數十卷，這些東西根本抵不上天下貢賦的一半。

耶律楚材死後兩年，定宗即位，奧都剌合蠻失勢被殺。私吞公產的才是他。

耶律楚材死後被追封爲太師、上柱國、廣寧王，謚文正。

——使中原百姓不至踐刈於戎狄，皆夫人之力也。傳所謂自貶損以行權者，楚材其庶幾爾？

這是《新元史》對楚材的評語。《春秋公羊傳》裡有「行權有道，自貶損以行權」的句子，是陳述行使權力者的理想形象。這段話評價耶律楚材已接近這個理想的形象。

明代所編的《元史》以杜撰著名，清末進士柯劭忞於本世紀初撰寫《新元史》補充之。東京帝國大學因這部著作而贈予柯氏文學博士的學位。

〔第12則〕劉基

劉基是一個不屑於張良「和光同塵，曲己藏身」的剛強之人，人品識見毋寧都在張良之上。他並未退縮不前，因為他有實現文明政治的理想，所以不能像張良那樣隱居起來。

讓朱元璋取天下的燒餅歌

清順治皇帝（在位期間公元一六四三～六一年）評論群臣與歷代皇帝，認為最出色的皇帝是明太祖朱元璋。這是很有名的故事。

創建王朝的皇帝——魏的曹操（即帝位的是其子曹丕，但他才是實際的王朝創建者）、晉武帝司馬炎、隋文帝楊堅、唐高祖李淵、宋太祖趙匡胤——都是前一王朝的貴族、強人（軍閥）。即使是蒙古的成吉思汗，也是生於一個小部落的酋長家庭。

歷史上由平民起身建立大王朝的，只有漢高祖劉邦和明太祖朱元璋二人。順治皇帝對朱元璋

的評價比劉邦高。

劉邦和朱元璋都在建國後進行大整肅，論規模則朱元璋遠大於劉邦。因此我總是沒辦法喜歡明太祖。順治皇帝大概是對明太祖創立大帝國、打下長達二百七十多年的王朝基礎，評價頗高。但這是由皇帝所作的評價。如果想到明朝享國雖長，但並非清明的時代，我們就實在不可能給開創這樣一個時代的人物太高的評價。

漢高祖劉邦時有張良、蕭何、曹參等元勳活躍，劉邦也自我述懷說，自己的成功是因爲善於統領他們。明太祖朱元璋也有徐達、劉基、宋濂、李善長等建國元勳，但比起劉邦底下的將領，給人的印象總覺得淡了些。他們並不是不活躍。然而也許是因爲明代史家的筆，爲了將建國的功績集中在太祖身上，以致在記述時沒有生動地描寫功臣們。

由於我不喜歡把朱元璋列爲傑出人物，且他縱然再有知名度也是該罵，所以此處就舉劉基這個人吧！

對日本的讀者而言，知名度雖然低，但在中國劉基卻是一個家喻戶曉的名字。尤其是他的字「伯溫」的知名度更高。這是一個有名的預言家，各種預言都被冠上他的名字而廣爲流傳。

——劉伯溫燒餅歌

有這樣一則傳言：劉基一面做燒餅，一面將多種事情以預言的形式教導明太祖。民間傳聞說

，明太祖據此而取得天下。

中國自古有所謂「讖緯說」。陰陽、五行、曆數、天文、占星等諸術之結合，可以預言國家或個人的命運。當然，這不是誰都會的事。大家相信，傑出的學者——特別是帶有神性的人才能做得到。

在《明史》裡劉基是屬於諸葛孔明之類的人物。而且據說他的才能可媲美耶律楚材，文藻更勝於楚材。這的確是一位傑出的人物，但把他當作名預言家，也許是出於一般百姓對弱者的同情吧！

「讖」就是依照讖法也可以另作解釋的一種書寫法。據說他曾預言原子彈的出現，當然這也是依據讖法而來。或許是在整肅之風正盛的時候，劉基說話也不得不迂迴，因而有部分聽起來帶有預言的味道。

劉基出身於浙江省青田縣，元末時以二十三歲的年紀及第進士。元代長期廢止的科舉再度恢復，是從文宗（在位時間公元一三二九～三二年）時代開始。他進士及第後，成爲高安縣丞（副知事），以廉直獲得極高的評價。高安縣位於江西省南昌之西南。隨後他就任江浙儒學副提舉一職。這是與文教有關的職務，不久方國珍叛亂，他又擔任元帥府都事，負責鎭壓。

方國珍是浙江的海盜，不過探究起來原爲一名鹽商，由於私賣政府專賣的鹽，而以武力抵抗

官兵的取締。此人可能還兼營海運業，所以財力很雄厚。有時他並不用武力抵抗，而是採用賄賂攻勢。同時，他還行賄宮廷，效果極爲顯著。對於當地的劉基也提出賄賂的條件，當然被一口回絕了。

劉基努力鎮壓方國珍集團，但宮中受賄的人則有意招安。結果朝廷授官給方國珍以示安撫，而擔任討伐指揮的劉基卻遭到譴責。劉基當然覺得不高興，不久便棄官返回故鄉青田縣，著作《郁離子》十卷（後整理成二卷）。這個標題是採用《論語》的「郁郁乎文哉」的「郁」，及《易經》中可視爲文明之象的卦「離」，含意是說如果參考這本書，就可達成文明政治。劉基還用「郁離子」作爲自己的號。

雖然辭官歸鄉，想要施行文明政治於天下的志向仍未衰。在執著於文明這一點上，他可以說和耶律楚材很相似。回鄉後他作了下面這首詩：

不寐夜嘗戶
起行風滿天
山河青靄裡
刁斗白雲邊

遯世懶商綺
匡時愧魯連
徘徊懷往事
鬱悒感衰年

這是說憂心天下，到了夜裡就像當值的人一樣睡不著。「刁斗」是銅製的軍用器具，既可以像平底鍋一樣用於炊事，敲起來也可以當作信號。自遙遠的那端傳來刁斗聲，可見世間正處於紛亂騷動的狀態。秦末漢初的商綺（隱於商山的綺里季，請參閱本書第七八頁）雖然隱居起來，但漢高祖發生繼承人問題時，仍被張良請出來解決問題。魯連（魯仲連）則阻止秦的野心，挽救了時代。即使棄官，劉基仍徘徊於鄉里，懷想救世的古人，感嘆自己年事已高。

接受群雄之一的朱元璋召請時，劉基已四十九歲。當時他的年齡說是「衰年」也不奇怪。

你就是我的張良！

元朝朝夕內訌，海上有方國珍、陸上有白蓮教叛亂。

白蓮教爲一支宣稱彌勒佛下凡救世的佛教支派，朱元璋年輕時據說是白蓮教的信徒。然而也

有人說它是唐朝會昌年間遭到鎮壓的摩尼教潛行地下，借佛教的形式出現。摩尼教信仰光明之神。波斯教有光明與黑暗之神，光明之神將獲得最後勝利；而摩尼教則是完全的二元論，他們認爲光畢竟是光、黑暗終究是黑暗，兩者並無勝敗的關係。白蓮教一名明教，帶有摩尼教的氣息。朱元璋開國時就選擇「明」字作爲國號。

白蓮教之亂起於河南，在受苛斂誅求所苦的中國境內，河南因黃河大氾濫而尤其疲敝。有一個叫劉福通的人，擁立白蓮教的教主韓山童起來作亂，立刻便召集了許多群衆。

只是宗教集團到底有底限，劉福通於是放話說「教主韓山童乃宋朝皇胤」，利用對蒙古人的敵愾心召集群衆，連非信徒也趕來加入。在各地爲進行治水工程，貧窮的年輕人被召集起來。這些人參加了叛亂，頭上綁著紅巾，非常醒目，因而被稱爲「紅巾軍」。

宗教性的救世暴動，演變成席捲大衆的叛亂。規模一大，叛軍也因無法統制而發生內訌，懷著危機感的元朝開始正式征討。

面對元軍的征討，叛軍選擇了最壞的作戰方式——分散，結果被各個擊破。殘餘的叛軍只剩下退至江南的一支隊伍。逃往東、西、北的叛軍很快地被消滅。

江南不是元朝直接統治的地區，政府軍的數目也不多。蒙古軍所擅長的騎兵戰，在水鄉無法有效展開。再加上人們對蒙古政權的敵愾心，南方遠強於北方。同是漢人，元朝把淮河以北的舊

金領地的人稱爲「漢人」，以南的人則蔑稱爲「蠻子」來區別他們。馬可波羅的《東方見聞錄》裡亦頻頻出現蠻子一詞。

逃到江南的叛軍中，包括了朱元璋的軍隊。

朱元璋是沒有故鄉的流民之子，父母在旱魃及蝗害引起的大饑饉中餓死，當時他十七歲。他吃盡辛苦，進入皇覺寺，靠托鉢維生。托鉢就是乞食，朱元璋在過了三年多這種悲慘的生活之後，加入了紅巾軍。濠州舉兵的紅巾軍，其頭目叫郭子興。

朱元璋受到郭子興的垂青，娶其養女爲妻，原因據説是郭欣賞他的面相。朱元璋容貌醜怪，殺人連眉也不皺一下，這冷血正是亂世裡求生所必需的條件。

郭子興的軍隊發生內訌，朱元璋在大失所望之餘，乃單獨行動。隨著他的南下，兵力增加了，因爲吸收敵方元軍。元軍也是出身貧窮階級的人，被強制徵用爲軍。對因饑荒而失去家人的朱元璋來説，他們都是夥伴。

在此之前，朱元璋身邊有兒時的玩伴徐達和湯和，而南下途中又加入李善長，這才好不容易遇到了一名像樣的參謀。據説李善長曾進言説：

——請效法漢高祖劉邦之所爲。天下統一指日可待。

由於李善長獻策，朱元璋占領集慶、也就是南京，把當地改名爲應天府。接著自稱爲「吳國

公」。他想在流動的叛軍安定之後再建立政權，因此必須集聚人才。已經頗有聲名的劉基，其事蹟當然傳入朱元璋的耳裡。劉基一度拒絕朱元璋的招聘，這無疑地跟諸葛孔明的「三顧茅廬」一樣，只是一種手續。與劉基同時的，還有宋濂、陶安等文人也加入朱元璋的幕僚群。朱元璋建了一座「禮賢館」，讓他們住在裡面，禮遇有加。

據說劉基進入南京之後，便述〈時務十八策〉，朱元璋大喜。劉基早已在《郁離子》中對文明政治作了闡論。當時他就是以此為基礎，把政治、軍事方面的理論擴大。

朱元璋在軍中奉戴韓林兒，這是戰爭中被元軍俘獲殺害的白蓮教教主韓山童的遺子。如前所述，韓山童被稱為宋朝皇胤，而朱元璋也以宋臣的身分封為吳國公。

南京中書省設置了御座，讓韓林兒坐於其上，眾人皆對其行禮，但劉基拒拜。

——不過是牧豎（養牛少年）而已，奉之成何體統！

劉基這樣表示。然後，他對朱元璋闡述「天命所在」，說將要號令天下的，不是那樣的牧豎，而是你，此乃天命也。

朱元璋不直呼劉基的名字，這是一種禮遇。

——吾子房

這就是朱元璋對劉基的稱呼。子房是張良的字。漢高祖劉邦靠著張良的智謀而取得了天下。

這個稱呼的意思爲：你就是我的張良，我希望以你的智謀取得天下。

可討西方陳友諒

長江流域形成三大勢力鼎立的局面。南京有朱元璋。以上游江州（今江西省九江市）做根據地的陳友諒，已自稱漢皇帝，定年號爲「大義」。南京下游的蘇州則有自高郵南下的張士誠。

陳友諒原爲紅巾軍的一支，而張士誠則是高郵的鹽商，同時也兼營運輸業，旗下聚集許多任俠之徒。南京的朱元璋和江州的陳友諒都是叛軍，但比較起來，性質略有不同。陳友諒擅長水軍，被稱爲西派紅巾軍。本來這支部隊是由徐壽輝掌握，他自稱天完國皇帝，後來發生部將倪文俊謀篡失敗而逃亡的事件。陳友諒是倪文俊的部下，他殺了逃亡的主人，接收其部隊，成爲西派紅巾軍中最強的軍團，最後以鐵槌打死天完國皇帝徐壽輝，自稱皇帝，如前所述地以漢爲國號。

除了長江流域的三巨頭之外，在浙江有方國珍的海上勢力。就在剛以賄賂而免於被討伐，並要接受元的官爵之際，他又再度造反。奇怪的是，一再叛亂與歸順，方國珍的官位竟逐漸高升。南京的朱元璋居於上游陳友諒及下游張士誠之間，有被夾攻的危險，因此先與方國珍締結友好關係。

這是亂世之爭。劉基的理想是文明政治，爲此，他勢必要儘快結束這個戰亂局面。劉基很清

楚地決定目標。

朱元璋對東西同時作戰一事感到躊躇。

——可全力討伐西方陳友諒。

劉基進言道。

——恐怕東邊的張士誠自會背後攻擊。方國珍並不可靠。

朱元璋無法立刻決斷。爲免背後受敵，雖與浙江的方國珍結好，但是這個人對元朝一再地歸順與造反，並非一個可以信任的人。

然而，劉基進一步陳言。取得集天下之富的蘇州，張士誠日夜盡歡。他並沒有奪天下的大志，只是一心想獲取交易之利，就算與陳友諒之間約定要夾擊南京，恐怕也不會冒險出手。仔細調查張士誠的爲人及蘇州的狀況，並分析其資料，劉基判斷東邊不至於蠢動。

朱元璋信任「吾子房」，親率兵船隊破江州，將陳友諒趕至武昌。在江上擊退善於水軍的陳友諒，這件事給了朱元璋很大的自信。

當時陳友諒的丞相胡美（字廷瑞）派其子爲使者，要求以不解散部隊爲投降的條件。朱元璋對這項要求面露難色，但劉基從後面踢踢胡床（編註：一種可以折疊的輕便坐具，也叫交椅、交床，由胡地傳入，故名），暗示他：「答應下來。」朱元璋察覺了，便答應胡美的要求，將洪州（南昌）各郡全

數納於勢力範圍中。

胡美的部隊是所謂的私人兵，無意爲陳友諒而戰。劉基調查後確信吸收並沒有危險。而朱元璋也對劉基的調查能力給予完全的信賴。

這是公元一三六一年的事，二年後，張士誠包圍朱元璋勢力下的安豐。因爲安豐有宋國皇帝韓林兒。朱元璋一反往常地並未聽從劉基的意見，親自領兵驅散張軍。

——張士誠可以放著，主要敵人是陳友諒，而且不必去救安豐的牧豎。

這是劉基的意見。

平日總是聽從「吾子房」進言的朱元璋，這次卻說：

——不，非救安豐不可。

於是毅然決定親征。

朱元璋畢竟比劉基更高一籌。

劉基可以說半是學究。他讀萬卷書，勤勉地收集情報，冷靜加以分析。相對於此，流民之子朱元璋卻行乞過，隨後又在戰爭裡討生活，擁有特別敏銳的直覺。

主敵是陳友諒，這點朱元璋也完全同意。朱元璋考慮與陳友諒決戰。

要出擊呢？還是迎擊？後者似乎較有利。對手前來，多少會有些累勞。只要出擊，自己就會

有損失，不僅將士疲乏，也要負擔軍糧、輜重。這點雙方都知道，因而都在等待對方前來。

朱元璋救援安豐，其實真正的目的是想誘出陳友諒。而且，既然朱元璋親自領兵，陳友諒怎麼說也會利用這個機會進兵。

果然退至武昌養兵的陳友諒，迅速出兵包圍洪都。朱元璋救援安豐是在三月，陳友諒則在四月包圍洪都。

自安豐歸來的朱元璋，七月由南京出發向湖口（鄱陽湖之入口）而去，想當然是要親征。一知道這件事，陳友諒立刻解了洪都之圍，趕往鄱陽湖。這是一支號稱六十萬兵力的大軍。

朱元璋採取火攻戰術，終於完全打敗了宿敵陳友諒。陳友諒在這場戰役中戰死。

凱旋回南京之後，朱元璋對劉基說：

——當時我不應該去安豐，如果陳友諒長驅直攻應天府，那就糟了。

事情進行就如朱元璋所料。但他也顧及到進言未被採納的劉基的面子。劉基畢竟是宰相之才，而朱元璋則是天生的戰鬥者。

蓋雄猜好殺

劉基是諸葛孔明之類的人物。《三國志》的作者陳壽，在〈諸葛亮傳〉的末尾總結道：

——蓋應變將略，非其所長歟！

這句話是說諸葛亮並不是那麼擅長指揮作戰。依陳壽所言，他是「識治之良才」，亦即具有能夠清楚地了解政治的優秀才能。而劉基正是這樣一位人物。

陳友諒敗死的決戰稱爲「鄱陽之戰」，《明史》裡曾介紹這場戰役中的一個片段。

朱元璋坐在船上的胡床督戰，劉基當時正在一旁。突然劉基跳起來大呼一聲，催促朱元璋移到別艘船上。後來，「飛砲」落入朱元璋原先所坐的船，把它擊碎。千鈞一髮之際，朱元璋獲救了。這段記述也許是要證明劉基具有預知能力。

> 其後，太祖（朱元璋）取（張）士誠，北伐中原，遂成帝業，略如（劉）基謀。

《明史》裡記載道。意思是說：依從劉基所定之計略，太祖破張士誠，北伐使元王朝走至塞外。這計略應該也像諸葛孔明「天下三分之計」一樣，是經略天下的大綱。而每場戰爭，無疑地仍是在天生的戰鬥員朱元璋指揮下取勝前進。

例如，進言在戰後應該爲善戰而殉難的敵將弔祭慰靈的，就是劉基等人。

在鄱陽大勝之後，朱元璋將二十萬大軍轉向東南，逐步擊潰張士誠勢力下的據點。上陣前，朱元璋對全軍貼出如下的布告：

城下之日，毋殺掠，毋毀廬舍，毋發丘壟（墓地）。士誠母葬平江（蘇州）城外，毋侵毀。

在這份布告中，可以嗅到劉基的氣息。

朱元璋以破竹之勢北上時，元朝的領導核心正日夜處於內訌中。朱軍迫至通州時，元順帝毅然放棄了北京。

——八月，大明兵入京城，國亡。

《元史》就這樣簡單地敘述元的滅亡。一次兵不血刃的入城行動。明與群雄交戰時雖有流血，但與元的戰爭卻幾乎是壓倒性地獲勝。

元滅於戊申年（公元一三六八年）八月。同年正月，朱元璋於應天府舉行登基大典，以「明」為國號，並定年號為「洪武」。劉基在新王朝的第一件工作是訂定「軍衛法」。劉基並未隨軍北伐，而是與李善長一同留在南京。

劉基把元衰亡的原因歸為「寬縱」，也就是做任何事都很鬆散。為了避免重蹈覆轍，必須整肅綱紀，尤其是創業時代最好嚴格些。

中書省的高級官員李彬，因瀆職而被舉發。這是一樁重大的貪污事件，劉基奏請施以極刑。由於當時朱元璋正親自率兵北伐，因而「馳奏」（以快馬上奏），裁示「可」，即斬之。這個李彬

是左丞相李善長平日很關照的人，他大膽瀆職可能也是憑著這個人脈。

李善長請劉基酌情處理，結果被拒。於是，劉基與丞相李善長之間便出現嫌隙。

由於太過嚴格，很多人怨恨劉基。皇帝朱元璋甫一凱旋歸來，立刻聽到不少讒言。劉基必然知道這種氣氛。適巧他的妻子忽然過世，他便以此為由，辭官歸鄉。

朱元璋有一次譴責李善長的行為，有意加以處分，但劉基維護說：「善長為勳舊，是能調和諸將的寶貴人才。」朱元璋說：「可是那傢伙數度要害你呀！」這情況跟耶律楚材也很相似。李善長罷相時，朱元璋有意起用楊憲繼任，與劉基商量。劉基與楊憲有親密的關係，卻反對這項相職安排。

——楊憲有相才，無相器。

——那麼，汪廣洋如何？

——比楊憲更糟。

——胡惟庸呢？

——以馬車為喻，恐怕會推倒車轅。

——那麼只有你囉？

——臣疾惡太甚，又不耐繁劇。

劉基如此說著，固辭不受。

洪武三年（公元一三七〇年），劉基被授以弘文館學士。同年十一月，分封諸功臣時，劉基被封為「開國翊運守正文臣」、「資善大夫」、「上護軍」、「誠意伯」。祿不過二百四十石而已。比起李善長的四千石，實在是極少。甚至還不及汪廣洋的三百六十石。

劉基沒有戰功。母親及妻子死時，他都曾棄官回鄉。加上他擔任過元朝的高安縣丞等職位，這對論功行賞也很不利。然而屢次棄官回鄉，也許是劉基有意的做法。

李善長向朱元璋進言，請他效法漢高祖劉邦之所為，但朱元璋在建國後的整肅活動卻更甚於劉邦。有人認為劉基已經看出會有這個結果。所以地位高是很危險的。

赤貧出身的朱元璋，內心裡很憎惡知識分子。當時被稱為吳中四傑的代表性文人全都死於非命。處刑、囚死、自殺等一長串的名單，讓我們心情為之黯然。

為了把自己取得的天下傳給子孫，殺害有力的部屬，連有影響力的文人也一併抹殺，這場慘酷的整肅使得人人顫抖，不敢再想篡奪王位。在「胡惟庸之獄」的整肅中有三萬人死亡，另有一萬五千多人因「藍玉之獄」而被殺。清朝史家趙翼對朱元璋作了如下的描述：

藉諸功臣以取天下，及天下既定，即盡舉取天下之人而盡殺之，其殘忍實千古所未有。

蓋雄猜（猜重猜疑）好殺本其天性。

劉基死於洪武八年（公元一三七五年），是在大整肅開始之前。身為名預言家的他，也許早已預知數年後的這場令人鼻酸至極的大整肅，因而迴避高位的吧？然而，如果他還活著，是否真能躲開這場整肅的風浪還大有疑問。朱元璋是一個非劉基所能想像的妖魔般人物。

晚年時，劉基被胡惟庸所憎惡，因為他知道劉基曾反對他就任丞相。劉基在談洋這個地方買墓地，胡惟庸派人中傷他：

——談洋地有王氣。

在那裡買墓地，是因為將來想成王嗎？——朱元璋聽了並未處罰劉基，但卻奪其祿。不久，胡惟庸成為丞相，劉基的處境越發艱難。

——憂憤疾作。

《明史》裡這樣記載他的死因。

四年後發生的胡惟庸之獄，是始於一個名叫塗節的人控告說：

——劉基被胡惟庸毒死。

劉基受封為伯爵，只限於一代。不過，太祖朱元璋讓劉基之孫劉廌繼承他的爵位，食祿五百

石並可以世襲。這個門第一直承續至明末。

對於世人說劉基不及漢朝張良的批評，明末思想家李卓吾表示：「非也。」他認爲，劉基是一個不屑於張良「和光同塵，曲己藏身」（收斂耀眼的才華，與塵俗之人同處，委曲自己，明哲保身）的剛強之人，人品識見毋寧都在張良之上。

劉基本人也很清楚這點。太祖請他就任丞相時，他就回答說自己疾惡如仇，不能勝任此一工作。

楊文懿評論說，張良沒有詞章（詩文），而劉基不但是建國功臣，同時還有文章傳世，可稱得上是千古人豪。

明末清初的文人錢謙益指出，劉基的詩在投效朱元璋之後，失去了以前的豪放。在朱元璋這種人魔的身邊，感覺也會被磨耗吧！儘管如此，他並未退縮不前，因爲他有實現文明政治的理想，所以不能像張良那樣隱居起來。

秋夜月　黃金波
照人哭　照人歌
人歌人哭月長好

月缺月圓人自老

這是劉基題爲「秋夜月」的詩。

〔第13則〕 鄭和

前司馬遷，後鄭和。司馬遷被去勢的「鬱結」，可以說都轉化來撰述《史記》；而鄭和可能也把他的「鬱結」極力投入皇帝指令的下西洋活動吧！在無言中，他彷彿對我們訴說著這一點。

被獻給燕王朱棣的少年宦官

十五世紀初的鄭和「下西洋」，的確可謂是人類之壯舉。

其實他下西洋是奉明永樂帝之令而出航的，由明帝國在財政上給予支持。但是總指揮官鄭和的聲譽並不曾稍減。七次下西洋都是由鄭和負責指揮，因為除他之外別無適合的人選。光是從每次超過二萬名的人員都能指揮裕如來看，可以說鄭和的才幹非比尋常。

儘管如此，我還是覺得以這樣的功績，鄭和並未獲得應有的評價。他是一名失去男性機能的「宦官」。這點似乎使鄭和的評價略微降低。然而，成為宦官是在少年時代的事，他並沒有犯任

何罪。只因是宦官，便降低對一個人的評價，這不過是偏見而已。

鄭和以現代的話來說，是出身於少數民族。換言之，並不是漢人，而是元代時所謂的色目人。舉凡非蒙古族或漢族的各類種族的人，都泛稱爲色目人。他主要屬於西方人的血統，至於究竟是維吾爾、伊朗、還是阿拉伯人，就不太清楚了。

以少數的蒙古人來統治中國的元朝，爲了控制占絕大多數的漢人而用盡各種方法。雖然同是漢族，他們把原本屬於金國的北方人與以前南宋領地內的人分爲「漢人」及「南人」（蠻子），將漢人置於南人之上，使得多數派分裂。然後再把蒙古人以外的非漢人稱爲色目人，將之置於漢族之上。色目人因而被當成準支配階級，成爲蒙古人親密的合作夥伴。這裡順便一提，義大利人馬可波羅也被劃歸爲色目人。

關於色目人鄭和的家世，據說其祖先曾率一千名士兵加入成吉思汗的西征而受封爲咸陽王，於是代代居於雲南。明太祖朱元璋驅逐元政權，於公元一三六八年創立新王朝，但初期雲南尚未列入版圖。建國十五年後，才由征南將軍傅友德率領大軍平定了雲南。

鄭和在出發下西洋前，曾要求禮部尚書李至剛爲他的亡父寫墓誌，父親死於洪武十五年（公元一三八二年），正是明軍平定雲南的那一年。以親蒙古階層而在雲南擁有特權的其父，也許是被討伐而死。當時，十二歲的鄭和似乎被去勢，理由可能在於他是特權色目人的子弟。投效明朝成

爲宦官的鄭和，當然不會把這件事寫在父親的墓誌上。鄭和成爲宦官的經過完全不明。大概是在色目人的良家子弟中，明軍以思春期之前的少年當宦官吧！鄭和的哥哥馬文銘就沒有被去勢。

鄭和的十二世孫媳之墓也已被發現，由此而知其遠祖是賽典赤贍思丁。這個人在《元史》裡有傳，曾以中書平章政事（宰相）的身分被派遣到雲南，在任六年，據說死於當地。在任期間，興建孔廟、明倫堂，購買經史文獻，設學田（維持學校經營的田地），尤其致力於教育。他死時，據記載是「百姓巷哭」，交趾（越南）使者說「號泣震野」，看來似乎施行了善政。忽必烈下詔命雲南的官員們不得更改他所定下的規則。

鄭和據說是這個人的五子馬速忽的子孫。鄭和當然也姓馬，但據說是永樂帝命他改爲鄭姓。父親的墓誌上就有說「賜姓鄭」。但是，似乎也有用本姓的情況，他江寧（南京）的宅邸附近被稱爲馬府街，這在地方誌裡可以看到。

雖然是回教徒，但遠祖熱心於教育，創辦了儒學學校，鄭和當然也學過四書五經。父姓馬名哈只，祖父名也是哈只，墓誌上這樣記載。父子同名好像很奇怪，但「哈只」是給予麥加朝聖信徒的稱謂。可見鄭和的父親和祖父都曾前往麥加朝聖。無疑地，他們是虔誠的回教家庭，同時也只有朝聖麥加的經濟能力。而鄭和從小可能就聽父親及祖父談起過，有關中亞草原及阿拉伯沙漠之旅的故事了。

研究明史的學家吳晗（原為北京副市長，因戲曲（海瑞罷官）而遭文革派迫害致死）對鄭和被去勢、成爲永樂帝的近侍這段經過，有如下的推測：

——明初派遣至各地的諸將領，似有將捕虜的少年去勢後供作雜役的風習。凱旋南京的將軍們，將戰利品獻給皇帝及皇族。俘虜也是一種戰利品。被去勢的少年們可能也就這樣被獻上。獻給皇族的，必選美而伶俐的少年。眉目清秀的少年鄭和便被凱旋而歸的將軍獻給皇帝（太祖朱元璋）的第四子朱棣。

於是，鄭和便事奉當時在北京的燕王朱棣。後來朱棣與姪子建文帝交戰四年中，終於成功地奪得帝位。在這場史稱「靖難之變」的戰役，鄭和以朱棣部下的身分加入戰局，據說立下了戰功。關於戰功的內容，史書上並無具體記載，但是它發生在鄭和二十九到三十二歲這段盛年時期。

朱棣即位，定年號爲永樂。他就是明成祖，但多半時候被稱爲永樂帝。宦官是在皇帝身邊服侍的人，也就是皇帝最親近的近侍。由靖難之變中鄭和的戰功未被具體記載於史書的情況看來，也許他是達成了機密性的任務。鄭和被永樂帝拔擢爲「太監」，這是宦官中最高的職位。

身長九尺，眉目秀麗，步姿如虎

鄭和第一次下西洋是在永樂三年（公元一四〇五年）六月出發。這不能不說是件可驚之事。

據說有巨船六十二艘，乘載官兵二萬七千八百多人。

巨船長四十四丈（一百五十公尺）、寬十八丈（六十二公尺），依照專家的計算，這相當於目前八千噸級的船。如果由九十幾年後達伽瑪繞過好望角，發現印度航線，當時的旗艦僅相當於一百二十噸來推想，這眞是令人難以相信的巨船。事實上，有一派強力的說法，認爲《明史》上所記載的船隻尺寸誇大不實。但由一九五七年在南京郊外出土的巨大船舵來看，這個疑慮便消失了。

永樂三年這個時期是值得注目的。拚得你死我活，爲期四年的靖難之變結束於建文四年（公元一四〇二年）六月，翌年改元爲永樂。經過四年的激戰，僅三年之間便動員了六十二艘巨船及二萬八千七百多名官兵，這實在是非常困難的事。明太祖在位三十年，雖曾發生疑獄、整肅的大事件，不過它只動搖了宮廷及上層社會，庶民倒是能夠安居樂業。

——晚歲憂民益切。

《明史》讚賞太祖晚年致力於運河、灌溉、防災等大工程，並在短期內完成。庶民充分休養而有了餘力，由於太祖討厭奢侈、崇尚樸素，國庫得以充實。有人說永樂的下西洋花掉了太祖的遺產，因此短期間內可以準備好也是理所當然的事。

由於國庫充實，財政上要準備航海也許是很容易的。但是，要統率這樣的大艦隊，並完成航行，這應該是件非同小可的事。

永樂帝把這個下西洋的航海指揮權交給鄭和，應該是很有自信。鄭和自少年時代起就在他身邊，他是看著鄭和長大的。而且靖難之變時，鄭和還立了大功。

當時，宮廷裡有人專門爲人看相。出身浙江的袁珙就很出名，不過他在永樂帝的時代已退隱故鄉，自稱柳莊居士。其子袁忠徹接任父職。永樂帝對起用鄭和很有自信，但他還是垂問袁忠徹。這名相士立刻回答：「堪任用。」袁忠徹著有《人相大成》、《古今識鑒》等許多著作，他在書中形容鄭和是身長九尺（一百八十公分）、腰十圍（一百五十公分？）、臉方鼻小、貴相、眉目秀麗、耳白長、齒如貝、步姿如虎、聲音洪亮。

說到宦官，人們會有一種先入爲主的觀念，認爲他不是男人，但鄭和卻誠可稱爲偉丈夫。讓人不禁懷疑，這眞是宦官嗎？

太祖把蒙古政權趕到北方後，便將重心放在內政，但永樂帝一變而將眼光朝外。他是有「雄志」的，曾五度親征漠北，然後把遠征西洋（廣州以西稱作西洋）的任務交給鄭和。

也許有人覺得懷疑，認爲鄭和即使再怎樣出色，也不可能讓宦官擔任指揮官。然而，永樂帝可以說正因爲鄭和是宦官才任命他。

太祖有鑑於歷代王朝因宦官而衰亡的史實，決定宮廷內不得設置宦官百人以上，又禁止宦官公然兼任官職，規定他們位階不得超過四品。同時還在宮門上豎起一塊鐵牌，上面鐫著「內臣（

（宦官）不得干預政事，預者斬」等字，有意徹底壓制宦官。

繼承皇位的皇太孫建文帝，嚴格遵守祖父的遺訓，據說他取締宦官極爲苛酷。因此在靖難之變中，建文帝身邊的宦官多半逃到燕王（後來的永樂帝）那邊去，並洩漏了機密。燕王軍中的鄭和，其戰功也許就包括了對建文帝身邊的宦官進行工作。

永樂帝與父親太祖不同，非常禮遇宦官。因爲靠著敵人的宦官作內應，才能夠奪取皇位。他雖然繼承了父親猜疑心強的性格，但對象卻是文武官僚。宦官當然都沒有子嗣。由於缺乏家人支持，所以希望他們會對皇帝盡忠。

下西洋的指揮官如果任命一般的官僚，這個人也許會因爲航海成功，掌握了過大的權力。前述的相士袁徹忠就曾進言永樂帝，「外國取寶」（即下西洋）最好不用武臣。永樂帝認爲不僅是武臣，就連文臣也很危險。宦官沒有家庭，在宮內生活，而一般官僚則於宮廷生活之外，還有家庭生活。那裡是皇帝看不到的地方。相形之下，宦官的生活完全展露在皇帝面前，一目了然。對皇帝而言，他們是可以讓人安心的。

永樂帝即位那年，派遣一個叫李興的人到暹羅國。與重視內政、消極對外的太祖不同，這使的行爲可以算是積極對外的宣示。這個李興也是宦官。他可能是一位辯才無礙的人。

永樂帝以善於辯論的人爲外交官，選擇有統御力、沉著、果敢且寬容的人爲遠征軍指揮。或

許，拔擢鄭和是因爲考慮他是回教徒。「西洋」有很多回教徒，這一點，繼承世界帝國元朝之事業的明朝首領們應當很淸楚。

雖然受永樂帝禮遇，但宦官終究是宦官。他們承受著士大夫侮蔑的眼光。較之他的功績，鄭和所受的評價必然不高。《明史・鄭和傳》裡也只是列出他航經的國家名稱及在當地所發生的事・關於他這個「人物」連評語也沒有。但是僅從順利完成七次出航的事蹟看來，應該可以了解他的能力及人品確實有過人之處。

鄭和所率領的七下西洋行動，其出發及回國時間如下：

第一次　永樂三年（公元一四〇五年）出發，永樂五年回國。

第二次　永樂五年出發，永樂七年回國。

第三次　永樂七年出發，永樂九年回國。

第四次　永樂十一年出發，鄭和的主隊於永樂十三年回國，從非洲東海岸航近阿拉伯半島亞丁的分隊則於永樂十四年回國。

第五次　永樂十五年出發，主隊於永樂十七年回國，繞過非洲的分隊則於永樂十八年回國。

第六次　永樂十九年（公元一四二一年）出發，主隊於二十年回國，分隊於二十一年回國。

第七次　宣德五年（公元一四三〇年）出發，宣德八年回國。

第七次出發時，距鄭和第六次回國已有八年。而第六次以前都是接連不斷地出航。但永樂帝死後，繼位的洪熙帝很快地也死了，後來是宣德帝即位。這兩次之間間隔這麼長，必然就是因爲這個異常事況。

迦里石碑道出驚人的內幕

下西洋的目的是什麼呢？從「西洋取寶船」的名稱就可以了解，它主要的目的就是去取寶。可以視爲以武裝的大商船群進行交易。這樣做也可以展示明朝國威，使各國承認明爲宗主國，因爲對明朝來說，「交易」不外是各國的「朝貢」及明對各國的「下賜」。要交易，就必須承認明朝的宗主權。

另外，靖難之變中失敗的建文帝的遺骸並未被找到，因而有人說他已逃亡，也有人認爲應該搜索。然而永樂帝應該早就不擔心建文帝是否還活著。

還有興起於中亞的帖木兒正計劃東征，因此也有人認爲下西洋的目的在與西亞各國同盟，威脅其背後，以便對抗之。然而帖木兒死於公元一四〇五年（永樂三年），也就是第一次航海的那一

午，對明早已不構成威脅。

交易仍是主要目的。交易自然伴隨著文化交流。鄭和自己也許認爲，只是奉皇帝之命而統率艦隊，但我們必須承認，他的功績實在很大。

雖說是取寶船，卻是裝載著中國的「寶」而去。主要是絹、陶瓷器、麝香、樟腦等。取回來的寶則是胡椒、龍涎香、珍珠、寶石、珊瑚等，此外還裝載獅子、長頸鹿、豹、斑馬、駝鳥、西馬（阿拉伯馬）等而歸。

我讀過一篇論文，其主旨認爲鄭和航海的目的是「維持並保障東南亞的和平與秩序」（徐玉虎《明鄭和之研究》）。如果交易的前提是承認明朝的宗主權，那麼交易不外是和平及秩序的維持。

在七次航海中，明朝艦隊也曾數度用武，但正式的戰鬥應該是第三次出航與錫蘭王交戰。鄭和以奇襲方式進攻王宮，俘獲國王。戰爭的起因是錫蘭王拒絕接受明朝冊封。換句話說，就是不承認明朝的宗主權。當時鄭和採取了斷然的措施。

錫蘭王還被帶回中土，不久便被釋放。第一次下西洋時，鄭和曾攻打並擄獲在舊港（Palembang）進行海盜行爲的陳祖義。陳祖義在明被斬。當赦則赦，當罰則罰，明的判決當然是依據鄭和的報告及意見。

公元一九一一年，在錫蘭島（斯里蘭卡）的迦里（Galle），發現蓋溝的石板是一塊石碑，後來

被收藏在可倫坡的博物館裡。這塊石碑刻著漢文、泰米爾（Tamil）文、波斯文等三種文字，由於嚴重磨損，只有漢字還可以勉強辨識。碑面上的記年爲永樂七年，內容是說要在佛寺供養，以感謝航海的安全，並祈求未來一切無恙。上面還有當時的供品及布施物的清單。

不能辨識的泰米爾文及波斯文部分，料想應是漢文的翻譯。但最近由於高科技的進步，嚴重磨損的部分已可辨識，結果發現其內容竟與漢文不同。

泰米爾文的碑文內容是說，中國天子爲讚揚印度教的神德納瓦萊．拿雅涅魯而立碑。但波斯語的碑文內容卻說立碑是爲了阿拉之神及回教的聖者。

一塊石碑中，以三種文字刻下它分別是爲佛教、印度教、回教而立的。這不是一件令人感動的事嗎？

鄭和本身雖是回教徒，但將近三萬名的艦隊官兵應該幾乎都是佛教徒，而錫蘭當地的居民則多半是印度教徒。如果再往西行，就進入回教圈。下西洋必須通過各種宗教圈，其統率的人務必不具宗教偏見。這非得有寬容的人格不可。

漢文碑文的開頭是：「大明皇帝遣太監鄭和……等……」。把刻上三種文字的碑文，依各宗教寫上不同的內容，這果眞是永樂帝的命令嗎？依我的推測，認爲這種事已經完全交由鄭和處理。因爲遠征時，最高負責人當場可以獨自下決定，所以迦里碑文可以視爲是鄭和的主意。另外，

根據《瀛涯勝覽》，他們也在印度的古里（Calicut）建碑，不過這個石碑還未被發現，也沒有留下拓本。

而石碑雖然沒有留下來，但拓本還在的是《婁東劉家港天妃宮石刻通番事蹟碑》，據說這是鄭和親自寫的。

宣德五年，仍往諸番國開詔，舟師泊於祠下。思昔數次皆仗神明護助之功，於是勒文於石。

這是鄭和最後一次出發下西洋時所寫的。內容概述前六次的航海經過，是最可靠的記載。

劉家港在蘇州，被稱爲「六國馬頭」，亦即「各國船泊場」，是當時的國際港。鄭和下西洋也是由此出發的。

天妃宮是道教祭祀航海女神的廟祠。這位航海女神在福建稱爲媽祖，在廣東稱爲天后。自劉家港出外海南下的艦隊，隨後停泊在福建閩江河口的五虎門。那裡鄰近長樂縣，有一座南山寺，鄭和在最後一次出航時，修復了屬於這座寺的天妃宮，並且立碑。南山寺的天妃宮本來就是鄭和爲祈求航海安全而上奏永樂帝所興建的。

回教徒鄭和非常積極地興建崇拜偶像的道教寺院天妃宮，同時禮拜裡面的神祇。從現今我們

的回教觀來看，實在不能不說是很奇異的事。

不只如此。在永樂帝還未即位的燕王時代，鄭和就已在王府跟從道衍和尚受了菩薩戒。而他還禮拜航海女神，這不是很奇異嗎？

在燕王府的時候，鄭和是一名稱作宦官的奴隸，可想而知已失去自由。他並不能隨意拒絕道衍的菩薩戒。這恐怕是永樂帝的命令。奴隸能夠不遵照主人的意思嗎？

鄭和的人格，無疑是由忍耐與達觀所形成。這使他得以遠離偏見。正因爲永樂帝相信鄭和與任何國家的任何人都能順利交往，所以才會任命他爲艦隊的總指揮。

非通常人，故成大事業

離開五虎門之後，下一個停靠的港口是南邊的國際貿易大本營泉州。泉州自宋元時代起便住有許多外國的回教徒，他們被稱爲大食。其中有阿拉伯人，也有伊朗人。到宋末元初的時候，有一個叫做蒲壽庚的大食人，是這個地方實際上的統治者。當然也興建了回教寺院。毋庸多言地，鄭和曾在那裡舉行禮拜，祈禱航行平安。

受菩薩戒、在道教寺院向天妃祈禱航行平安的回教徒。——鄭和大概可以算是一個異形的人吧！異形這個詞有「怪物」的意思，而他便是被人硬逼成怪物。在十二歲遭去勢以前，他還是一

名普通的少年。當時應該是一個快活、好學、頭腦絕佳的少年。

嚴格取締宦官的太祖，禁止宦官做學問。待在皇帝身邊，有機會接觸機密文件的宦官都不識字。到永樂帝時代卻一變而禮遇宦官，但由於太祖以來的禁制，識字者可能很少。鄭和的祖先也曾興辦學校，所以十二歲以前他必然讀了不少書。永樂帝需要有學問的宦官。下西洋的統率者非得飽含學養不可。

鄭和的學識究竟達到什麼程度，只能從前述的碑文來想像。不過這也許是出自幕僚之手筆，眞正的情況仍然不得而知。

不幸的是，有關鄭和的記錄，幾乎都已湮滅。宣德八年（公元一四三三年），鄭和第七次航海回國，據說他可能是在翌年過世。如果是這樣，那麼享年應該是六十四歲。永樂帝死後，明朝對外再度回到消極的路上。太祖積蓄了三十年的財富，在永樂帝一代或許已大致耗盡。在財政上要建造六十多艘巨船，動員三萬名官兵遠征，已成爲不可能的事。

天順（公元一四五七～六四年）、成化（公元一四六五～八七年）年間，似乎也曾提及要再度下西洋，但不久便作罷。除了財政的問題之外，恐怕找不到適合統率遠征艦隊的人，也是計劃取消的理由之一吧！大規模的遠征，的確得鄭和才能指揮。

鄭和雖已過世，但靠著他所留下的記錄，循著足跡，或許還是有可能再開航海時代。

在成化帝的時候，某宦官曾想找尋收藏在兵部（國防部）倉庫裡鄭和的記錄。可能是功名心的驅使，使他想成爲鄭和第二吧！兵部的一個名叫劉大夏的官員知道這件事，便把有關下西洋的龐大文件藏了起來，最後似乎還把它燒掉。這些記錄如果保留下來，我們對鄭和這個人也許會更了解。劉大夏後來成爲兵部尚書，但他卻陳言「兵政十害」，不斷反對戰爭。弘治帝曾不滿地說：「永樂帝不是屢次親征嗎？現在爲什麼不可以？」劉大夏很巧妙地回答：「陛下神武固不輸永樂帝，而將軍們大部分都不行了。」

銷毀鄭和的記錄，除了反對遠征之外，也是害怕宦官的勢力因而更強。

由於缺乏直接資料來了解鄭和這個人，因此我們也找不出可以作爲證據的東西。

前面也說過，除了錫蘭和爪哇之外，幾乎不曾用武使成功地領導七次航海活動的，必是一名不凡的人物。

每次都通過同樣的路徑，卻沒有前次的麻煩，交易得以和平地進行，對方也能在交易結束後立刻準備下一次的買賣。鄭和在指導交易上，無疑也是一個很有才幹的人。

在各地保留著有關鄭和的傳說，對他幾乎都是正面的評價。各地也有祭祀他的「三寶廟」（暹地亞，曼谷）及「三寶洞」（爪哇）。若非受到很大的恩惠，應該不至於建祠廟。鄭和的字是三保，他也被稱爲三保太監。把「保」字改稱爲同音的「寶」，可見這是那些與他往來的人們：番的

好意。

——前司馬遷，後鄭和。

據說明清兩代的宦官經常這樣誇耀。雖然被去勢，但他們卻是行常人所不能行之事的二位巨人。

司馬遷受腐刑（去勢之刑）後，在給朋友的信裡說他之所以敢厚著臉皮活下去，是因為還有該做的事——空前之歷史著作——尚待完成。《史記》的自序裡也說：

> 昔西伯（周文王）拘羑里，演《周易》；孔子戹陳、蔡，作《春秋》；屈原放逐，著《離騷》；左丘失明，厥有《國語》；孫子臏腳，而論《兵法》；不韋遷蜀，世傳《呂覽》（呂氏春秋）；韓非囚秦，〈說難〉、〈孤憤〉（都是《韓非子》的篇名）。《詩》三百篇，大抵賢聖發憤之所為作也。此人皆意有所鬱結，不得通其道也，故述往事，思來者。

司馬遷之前的大著作，就像他在此列舉的，是那些意有所鬱結的人撰寫的。換言之，他們不是一般人，所以才能完成大事業。

鄭和並未從事著作。司馬遷被去勢的「鬱結」，可以說都轉化來撰述《史記》；而鄭和可能也把他的「鬱結」極力投入皇帝指令的下西洋活動吧！不像司馬遷那樣留下文章，卻完成了破天

荒的航行，在無言中，他彷彿對我們訴說著這一點。

宦官們雖誇耀說前司馬遷後鄭和，但我想還有公元一世紀末到二世紀初的蔡倫，也值得宦官們誇耀。蔡倫是「紙」的發明者，有多少世人、多少文化曾受惠於紙呢？而它竟是一名宦官智慧的產物。

這裡舉鄭和作爲非通常人中的傑出代表。其實不只是宦官，身體殘障的人、遭遇不順的人，以前既然能扭轉不利的狀況而成就大事業，今後必然也可以。我願爲他們鼓掌致意！

〔第14則〕順治皇帝

順治皇帝是一個熱情的人。日後他在戀愛中燃放出極大的熱情，而這股熱情應該也曾被他投入政治中。在短暫的治理期間，他推行許多無可反顧的政策。他不怕做得太過，可以說是一種蠻勇。

六歲君臨中華帝國

中國歷代王朝中，受明君之惠最多的恐怕是清朝。所謂：

——三世之春

康熙、雍正、乾隆是清朝的全盛時代。

康熙皇帝登基於公元一六六一年，在位六十二年。其子雍正皇帝在位十四年，繼任的乾隆皇帝在位六十一年。乾隆說不能超過祖父的在位年數而退位，後來當了四年「太上皇」，依然君臨天下。自康熙即位至乾隆死，這一百三十八年就是清朝的黃金時代。

滿洲人在中國東北建立強而有力的滿洲政權，是在清太祖努爾哈赤的時代。而第二任皇帝太宗皇太極的時代，也不過是地方性政權。清朝入主中原是在第三任皇帝、也就是努爾哈赤之孫順治皇帝的時候。

公元一六四四年，滿洲政權越過山海關，進入北京。順治皇帝在前一年已經即位。他六歲時進入紫禁城，立刻成爲君臨中華帝國的大皇帝。

順治皇帝在位十九年。當然初期是由叔父多爾袞攝政，統理一切。由於多爾袞死，順治皇帝十三歲便「親政」，十一年後去世，年僅二十四歲。

爲什麼呢？

我們面對「歷史」這堵牆時，不得不這麼問。

在大帝國的全盛時期，即使年幼的皇帝即位也不是什麼問題。但順治皇帝在位，正值清朝中華帝國的草創時期。

大帝國的創始，起於經驗豐富的壯年領導者。秦始皇十三歲即位，但他罷黜宰相呂不韋而親政時，已經二十多歲。至於制伏六國、統一天下，則是在三十八歲的盛年。

漢高祖劉邦的年齡衆說紛紜（也許他本人也不知道自己正確的年齡），有人說他當上皇帝的時候爲五十五歲，也有人說四十六歲，但無論如何都是壯年時期。唐高祖李淵篡隋即位是在五十三歲時

。宋太祖趙匡胤在陳橋驛被軍隊推戴為皇帝，據說是三十三歲。明太祖朱元璋取得天下則已滿四十歲。

歷史上，大帝國創始期的領導者都不是幼童。唯獨延續了二百六十多年的大清帝國，在其草創時期曾擁立幼帝。

如果要從清代的為政者中選一位「傑出人物」，那麼必然是三世中的一位。想起來康熙帝尤其突出。但是因為言論箝制，我對於選擇他不得不有所躊躇。雍正皇帝由於以特務治國，總覺得不可親。而乾隆皇帝晚年時有很嚴重的昏庸傾向。

這三個人之外，我最欣賞康熙的父親順治皇帝。幼齡君主成為大帝國創始期的領導者，這個特殊情況吸引了我。雖然年紀輕輕便去世，但圍繞著的各種傳說故事卻也為這位順治皇帝——愛新覺羅福臨增添了幾許魅力。

滿洲政權的創始者努爾哈赤於六十八歲過世，八子皇太極繼位。這就是太宗，當時已是三十五歲的壯年。據說努爾哈赤其實是欣賞十四子多爾袞的資質，想指定他為繼承人。但努爾哈赤死時，多爾袞才十五歲，考慮年齡後皇太極才被立為皇帝。

在朝鮮的記載中是這樣寫的：

——太宗（皇太極）篡立。

也就是說，本來應該立十五歲的多爾袞，但是三十五歲的皇太極卻搶了上去。

公元一六四三年，太宗皇太極突然過世。長子豪格當然可以成為繼承者，但不知道什麼原因卻推辭了。他似乎知道叔叔多爾袞才是祖父努爾哈赤中意的繼承人。可能是考慮到自己如果即位，會被年過三十且有實力的多爾袞殺害，並奪取王位。由於豪格推辭，便由幼弟福臨即位。也許因為才六歲，所以不知道害怕叔父。畢竟六歲還是剛懂事的年紀。

這裡順帶一提，本來可即帝位的豪格家族，在清朝是皇族中地位最高的肅親王家，非常受到禮遇。清末的川島芳子就是出於這個家族。

六歲的順治皇帝，在什麼都不懂的情況下坐上皇座，不久便明瞭了許多事。如果再年長五歲，順治必然也會推辭帝位。就像努爾哈赤所預料的，多爾袞是很優秀的將領及政治家。他在許多大小戰役中，立下輝煌的功勳，對於統率聯合各部落也完全發揮了力量。如果真想要，帝位是唾手可得的。不，帝位本來就是他的，不但許多滿洲人這樣想，他自己也這麼認為。在這樣可怕的人物身邊，即使坐在皇座上，心情應該也不會愉快。

拒絕大權力的叔父攝政王

由五歲即位、六歲入關來看，順治可以說天生就是中華帝國的皇帝。他死後，康熙八歲即位

，經常被人稱爲天生的皇帝，然而順治卻更算得上是天生的皇帝。在他的記憶裡，除了當皇帝之外別無其他念頭。

順治即位時，由叔父多爾袞及堂兄濟爾哈朗共同輔佐，但這兩人之間相差懸殊，所以實質上是多爾袞獨裁。

在中國，原則上皇帝一死，繼承者便立刻登基，而那一年的年號便維持到翌年才改元。清朝也沿襲了這個原則，愛新覺羅福臨即位——也就是入關成爲紫禁城主人——的第二年，是順治元年。多爾袞死於順治七年，以後便是順治親政時期。因此，順治二年攻陷南京、擊潰並消滅李自成、下薙髮令（強制結髮辮），順治三年平定福建、攻陷廣州，順治四年從占領長沙到遠征貴州、四川，這些都是多爾袞的功績。

我承認鞏固清朝中華帝國的基礎，最有貢獻者是多爾袞。但基礎並不能在這樣短的期間內鞏固。他以奉命大將軍、叔父攝政王或皇父攝政王的身分行使最高實權的時間，實際上只不過七年而已。

由據稱不到二百萬的滿洲人來統治擁有數億人口的中國，樹立長期政權，僅靠多爾袞七年的努力是不夠的。其後十多年的順治親政，無疑是更進一步鞏固了王朝的基礎。把十三歲到二十四歲之間的青春，都投在確立清王朝的事業上，並且取得成功的順治，正可以稱爲「傑出人物」。

若沒有順治打下的基礎，也就沒有三世之春。

也許有人認爲，順治只是循著叔父多爾袞所鋪好的路徑走。但是，要正確地走上鋪好的路徑，也不是件容易的事。

順治對叔父多爾袞應該是有著很曲折的感情。多爾袞過世的二個月後，順治削去了他的爵位，剝奪宗室（皇族）之籍。因爲有人控告說多爾袞生前曾陰謀要篡奪帝位，而順治此舉是同意這個說法。

叔父攝政王爲什麼會成爲「皇父攝政王」呢？順治的生母、太宗的皇后，也就是皇太后，似乎曾再嫁多爾袞。這一來，他就不只是「叔父」，還是皇帝順治的繼父，因而有資格稱「皇父攝政王」。事實上，納兄弟的未亡人爲妻，在滿洲人看來是極其自然的事。蒙古人也有把父親的妻妾——除自己生母以外的女性——都納爲己有的風俗。在從事遊牧狩獵活動而經常移動的團體中，女性必須被置於某人的庇護之下。

在儒教的倫理中，即使已是孀婦，嫂嫂也不能跟亡夫的弟弟結婚。順治六歲進入紫禁城，跟隨漢人老師學四書五經。滿洲人到努爾哈赤的時代都還沒有文字。雖然借用蒙古文字（蒙古人借用維吾爾文字）來造字，但滿洲人並沒有古籍。皇帝可學的，只有漢人的古籍。從幼年時起，順治皇帝便已飽受儒教薰陶，不知道還有其他的道德。可以教育他的滿洲要人都已加入征討明朝的遠征

軍，不在紫禁城，這可能也是順治皇帝浸染儒教的一個原因。

對於擁有絕大權力的叔父攝政王，幼小的順治皇帝並不能忤逆。多爾袞是依照滿洲人的慣例成爲極榮耀的滿洲貴族。於是，順治塞了滿肚子儒教倫理，只有暗地裡反抗。

入主中華帝國後，清朝的史官似乎細心地把皇太后再婚的事自文獻上删去。但「太后下嫁」的故事廣泛流傳於民間。在漢族文化中長大的順治皇帝，深深被母親再婚的事傷了心，這是不難想像的。

攝政的多爾袞是一名獨裁者。鄭親王濟爾哈朗原本跟多爾袞共同輔政，但不久便被解職。問題在於太宗死時，他曾想推戴肅親王豪格。豪格是太宗的長子，因此濟爾哈朗的行動不能算是謀叛，然而由於他的解職，多爾袞便成爲名副其實的獨裁者。

多爾袞之死，也就是濟爾哈朗的復活。濟爾哈朗把讓他解職的多爾袞派的人一一肅清，而已親政的順治帝默認了這件事。

雖然才十三歲，但在擁有絕對權力的少年皇帝之前，即使是鄭親王濟爾哈朗，如果沒有確定皇帝的意向，恐怕也不能進行這樣大規模的整肅活動吧！濟爾哈朗或許確實很憎恨多爾袞一黨，但我們應該也可以想成是順治皇帝藉著這份憎惡而積極支持整肅活動。

我不認爲視母親再婚爲不倫的少年皇帝，其倫理觀是整肅的唯一動機。順治皇帝可能也想實

行自己的政治，因此希望完全撤換政府裡的要員。我認為他是利用濟爾哈朗的憎惡心，讓他進行報復，以便為新政權做大掃除。

自己的政治是什麼呢？就是以儒教為基礎的政治，亦即說他想把重點放在排除多爾袞所採行的馬基維利主義。

多爾袞巧妙地使用籠絡和高壓手段。正當打算廢除加諸肉體的刑罰時，卻嚴格下令不辮髮者殺無赦。他處心積慮想著要如何壓制漢人，但順治皇帝認為這只是為功利而實行的政策，並沒有支撐它的理念，因此心生不滿。在多爾袞的眼中，僅有維持滿洲人的政權這件事，而順治皇帝卻具有「政者正也」、「民無信不立」的儒家政治理念。

順治皇帝是一個熱情的人。日後他在戀愛中燃放出極大的熱情，而這股熱情應該也曾被他投入政治中。

均知官民之苦

攝政王多爾袞死於順治七年十二月，順治皇帝實際親政是從翌年開始的。

——罷漢中歲貢柑及江南橘、河南石榴。

這是親政後他在政治上的第一道詔書。所列都是各地的名產，為了運送，沿路的居民被徵召

而飽嘗辛苦。為了保持鮮度，往往強迫居民做一些不合理的事。因此他便停止了這些進貢活動。

接著是停止「織造差催」。

在江寧（南京）、蘇州、杭州三處地方，有專為朝廷供應衣服及其他紡織品的工廠。為了督促當地織造繳納給朝廷的紡織品而出差的官員就是「織造差催」。因為政府任命的官員已經駐在這三處地方監督業務，所以並不需要特別去督促。這是重複性的官職，且也造成地盤之爭，因此順治皇帝把它停掉。另外，在陝西以羊毛製造各種龍鳳圖樣的紡織品，但這種東西並無用處，便廢止了。

接著他決定整理「権關官員」。「権」就是交易所，権關官員不外是交易所及稅關的官員，也就是經濟方面的官員。這是油水很多的職務，許多人想去那裡任職。被任命的官員通常在履新時便會買下數十頭馬，招募數十名書記。

詔書中是這樣寫的：

紹興棍徒（惡棍），謀充書吏，爭競鑽營，未出都門，先行納賄，戶部又壞給糧單（糧食收據），沿途騷擾。……

浙江紹興以出產頭腦優秀的人而知名。紹興棍徒就是智慧型的惡棍，也稱為「紹興爺」。他

們不願擔任正規官員，而寧願成爲官員的幕僚，吸取甜頭。以代爲賄賂的立場，承擔正規官員很難進行的骯髒事，他們惡劣的做法使人民非常痛苦。

——朕均知今日官民之苦。……

這句話是繼前述的詔書之後。意思說我很淸楚大家的苦。非常地有自信。

順治皇帝不承認經濟官僚的書吏們，要求單身赴職。

他更命人對「驛遞差官」（驛站取締官）進行調查。當時各地已發生戰鬥。運輸兵員、武器、軍需品是各地驛站的責任，他們爲取得成績，便強制當地居民勞動。他要嚴格監視以免發生這種事。

此外還免除僧侶及道士納銀。他們必須得到所謂「度牒」的許可證，才能成爲正式的僧侶或道士。那時，依慣例是要納銀的。這個做法就等於以金錢購買僧侶及道士的資格。因爲這是「非體」（不合道理），所以以後永久免除納銀。

從國家的財政來看，度牒的納銀應該是一筆相當的財源。在創業時期，無論如何確保財源是很重要的事，但在違背道理的情況下他不求取財源。如果換成現實主義者多爾袞，恐怕就不會免除這項措施。順治展示了要以理想主義爲政治架構的姿態。

「諸路貢獻」就是上貢各地特產的一種慣例，諸如四川的扇柄、湖廣（湖北、湖南）的魚鮓（

陵泉）等等。這也經由下詔而被罷除。同時，景德鎮的碗也停止進貢。

親政的第二年，順治皇帝逮捕了北京黑社會角頭李應試，把別名李三的他處刑。這是一項果斷的舉措。李應試多年來蟠踞於北京，是一名被稱為「大豪」的大頭目，擁有眾多手下，與官府也相互勾結。各地的黨徒們爭相獻上巨額的規費。因為萬一有什麼狀況發生，他可以為他們關說。不管什麼樣的壞事，只要拜託李三，就不會受罰。因此，大家高高興興地送上規費，李三則以這些錢豢養更多的部下。

李三，也就是李應試，與京城內的文武官員都有交際，經常一起飲酒。即使一般人不能靠近的場所，他也能從容走過去，沒有人會盤問。他的姪子李天鳳殺人，死者的家屬不願提出告訴，害怕遭到報復。連兵科給事中（負責進諫的官職）李運長這樣的大官，也跟李天鳳結拜為兄弟，把天鳳的兒子當作自己的兒子，讓他擔任某官府裡的官員。

由於別的案子被發現，朝廷想要調查李應試。順治皇帝命鄭親王濟爾哈朗讓學士寧完我、尚書陳之遴共同審訊。當被詢及有關處分的意見時，寧完我和陳之遴都默然不語。濟爾哈朗再三詰問，陳之遴才好不容易開口說：

——李三這個巨惡，除誅殺外別無他法。但若不迅速處刑，我的身家就危險了。

連國政上首屈一指的閣僚也害怕遭李三黨徒的報復。

年輕的順治皇帝勃然大怒說：「他這樣愛惜性命嗎？」一時陳之遴也被處分。

黑社會勢力之可怕，順治皇帝也很明白。但禍根不能不除。除首領李應試、其姪李天鳳外，該組織裡的大幹部馬販潘文學、與之勾結的李運長等一夥人都被處以斬刑梟首。京城必然暫時處於戒嚴狀態，以備惡黨徒衆報復性的蠢動。順治皇帝振起蠻勇，大力整頓之後，無賴們一籌莫展。不良分子一掃而盡，百姓對清朝的信賴度應該是有所提高。棲居於北京的地痞集團，自明代起就已出現，明朝對此一直無法採取有效的行動。

與前代相比，順治皇帝應該可以獲得高分。

這個事件之後不久，順治皇帝下詔「要求直言」。雖有給事中等言官（諫議人員），他們在職務上似乎也常進言，但順治皇帝仍覺得不滿：

——多係細務，未有規切朕躬。

言官們似乎只是上奏一些無關痛癢的事。在這份詔書中，順治皇帝說他欣慕「古之帝王」能接納直言，這段話極具儒教色彩。

朕躬如有過失，諸臣須直諫無隱……

年輕的皇帝很誠懇地說道。這裡不見率領狩獵民族奔馳原野，像努爾哈赤那種軍事集團首長

的身影。所看到的，是「如有天災，乃上天忠告我身之不德，應專意愼身」的中華帝國天子的形象。

立「三世之春」雛型

順治皇帝的這個形象，被他的兒子康熙、孫子雍正、曾孫乾隆繼承下來。三世之春的主角，如願博得明君之名的這三位皇帝，都是以順治帝爲榜樣。

在順治皇帝的時代，値得特別記錄的，是達賴喇嘛五世曾入朝北京謁見順治皇帝。明正德年間（公元一五〇六～二一年），明曾給予達賴喇嘛極大的布施，並派出邀請使。但達賴喇嘛二世（其轉生系譜其實是始於三世，因此二世以前應可視爲「活佛」。但是在西藏，一般都把這位名聲很高的根頓嘉措活佛當作達賴喇嘛二世）始終未到過北京。然而，達賴喇嘛五世卻進入北京。

達賴喇嘛其實一直到四世時，都僅僅是宗敎的指導者，不具有政權。到五世時，則除了敎權之外，還獲得政權，成爲西藏的主人。他在順治四年（公元一六四七年）派使節到北京，獻上禮品。穩定與清朝間的關係，正是確立西藏政權所不可缺的條件。清朝給他「金剛大士」的稱號，並在順治九年（公元一六五二年）他入朝時敕封爲「西天大善自在佛」，領導天下釋敎（佛敎）。達賴喇嘛當然收到龐大的布施，不久便營造了布達拉宮。由於達賴喇嘛入朝，使得清朝考慮要將西藏

置於保護之下。

達賴喇嘛入朝那年，順治皇帝嚴禁寺人（宦官）干預政治。鑑於明滅亡的一大原因就是宦官跋扈，所以確立了這項原則。他還規定寺人官不得超過四品以上。四品就是省以下的行政區「道」的長官，在中央則相當於小的行政機構——如管理馬政的太僕寺——的次官，都是接觸不到高層政治行政的職位。

順治十二年（公元一六五五年），鄭親王濟爾哈朗死。他並未另行攝政，卻是朝廷的元老重臣，連順治皇帝也得敬他三分。雖然已經親政，但是此後年輕的皇帝得到了更大的自由。

濟爾哈朗死後不久，在宦官衙門豎起了一塊鐵牌，上面寫著要宦官不得干涉政治。明太祖也曾這樣做，但永樂帝奪取政權時爲了取得宦官的支持，便把鐵牌撤掉了。

順治十五年（公元一六五八年），宦官吳良輔因與內外官員往來而被處刑。宦官固然不能與政府官員交際，就連只是批評哪個官吏能幹、哪個官員無能，也要被「凌遲處死」，這實在是很嚴厲的懲罰。

此後二百數十年，宦官不曾登上清朝的政治舞台。清末的西太后時代，李蓮英以寵臣的身分出現，但他也不過是西太后個人的一名事業夥伴。

順治皇帝視白蓮教等爲邪教而加以嚴禁。除了因爲他們經常引誘無知小民、結黨、擾亂秩序

、成爲陰謀的溫床等政治上的理由外，順治皇帝的儒教至上立場可能也與這項嚴禁措施有關。但他看出僅憑一道禁令，是不足以消滅這些邪教的，便於順治十七年（公元一六六〇年）正月，嚴禁結社訂盟。

同年六月，命除去從祀於帝王廟的宋臣潘美與張浚二人。形式上是依從顧如華的進言，但這無疑應是順治皇帝的意思。

從祀於帝王廟的必須是忠臣。潘美是北宋初期的武人，平定江南時立了功，但北伐時卻敗北。這是因爲他不能制止部下擅離守備地，使得楊業父子孤立無援而死。可以說他是造成宋不能繼續與契丹交戰的罪魁禍首。所以沒有理由讓他從祀於帝王廟。張浚陷害岳飛，更沒有理由從祀。

順治十年（公元一六五三年），他給予明末殉難的明朝諸臣諡號。當時干戈相交的對手、自稱明臣的鄭成功在南方還保持著政權。這項作法或許有著懷柔的意味，應該也是出於順治皇帝儒教性的歷史意識。他想給予鄭成功「靖海將軍」的稱號，但被拒絕了。

順治皇帝晚期，貴州、雲南已被平定，四川也大致納入清的勢力範圍。鄭成功攻略南京失敗，退至福建。大帝國的輪廓終於顯現出來。

重用洪承疇、吳三桂、孔有德等漢人，可以看得出是繼承多爾袞的政策。他雖然追懲多爾袞，但卻不會貿然更改這個政策。

順治出家之說的眞僞

順治十八年（公元一六六一年）正月五日，順治皇帝逝於紫禁城的養心殿，享年二十四。遺詔中說：

> 且漸習漢俗，於淳樸舊制，日有更張。

這是反省因過於浸染漢俗，而由滿洲人固有的淳樸舊制，一日一日更張（改除、變更的意思）的情形。在重視漢人、儒教至上的政治姿態中，也許可以感覺到滿洲貴族的抵抗日漸增強。他的遺詔在尋求修正這種姿態。

順治皇帝與舅舅——生母莊妃之弟——的女兒，也就是表妹結婚。因爲當時只有十四歲，這場「大婚之儀」並未反映他的意思。然而大內多的是女人，他似乎早已愛上後宮的其他女子。大婚二年後，他便說要廢后。

——淑善難期，不足仰承宗廟之重。

舉出了這類不知所云的理由，總而言之，就是不喜歡這位皇后。

皇后便在保留了皇后的位號與册寶（編註：册書和寶璽　清代册封皇太后、皇后、貴妃等，都用金册和金

帝）下黜退，改立新皇后。然而，這位也不是順治皇帝的意中人。

順治皇帝所熱愛的後宮女子，並沒有足以冊立爲后的家世。新皇后是廢后之叔的孫女，亦即順治皇帝之母那邊的家族，當然算得上系出名門，適合當皇后。

他迎娶了母親娘家的女子爲后，交換條件就是要母親以下的皇族們承認意中人爲「皇貴妃」。順治十三年，冊封內大臣鄂碩之女董氏爲皇貴妃，然而雖說是女兒，實是養女。由於家世不足，才一度讓她進入內大臣家再成爲皇貴妃。

不過，皇貴妃董氏於順治十七年八月十七日病死。

順治皇帝則死於四個多月後。

感情激烈的順治皇帝，據說因過度哀悼董氏之死而出家，這個傳言從當時起便廣流於民間。皇帝出家是一件異常的事，所以對外宣稱「崩御」，由八歲的皇太子即位。這就是康熙皇帝。

據說出家的順治皇帝成爲五台山清涼寺的和尚。

在清代，順治皇帝出家的傳言只是私下低語，當然未記載於文獻。也許就像多爾袞與皇太后的婚姻一樣，被史官仔細地刪去了。

清史泰斗、同時在戰前曾擔任北京大學教授的孟森，否定了順治皇帝出家的說法，稱他死於天花。對此，唯物史觀派的史家陳垣檢視了曾任北京欽天監（天文台長）的德國人亞當·夏魯（中

文名字湯若望）的回憶錄等其他文獻，說他可以證明順治皇帝出家的事實。

傾心於朱子學而對佛教不太關心的康熙皇帝，曾經五度行幸五台山，這不能不說是件奇怪的事。且康熙訪五台山，五次都是在他治世的前半段，從某個時期以後就突然不再去了。

也有人推測，康熙皇帝去五台山的目的，是會晤在五台山的父親，然而父親眞的過世之後，他就不曾再去。

清初大詩人吳梅村有一首長詩叫〈清涼寺讚佛詩〉，裡面有兩句是：

可憐千里草
萎落無顏色

「千里」縮成一字就是「重」，上面再加個草，就成了「董」字。吳梅村可能是歌詠董貴妃之死。

《紅樓夢》的主角賈寶玉，失去了愛人林黛玉便出家遁世，據說這故事便是以順治皇帝與董氏的愛情故事爲藍本。

我十有八分相信順治皇帝出家的說法。然而，順治皇帝是否在五台山清涼寺遙控政治，那就不得而知了。他必然相信自己已經鋪好了路。在短暫的治理期間，他推行許多無可反顧的政策。

他不怕做得太過，可以說是一種蠻勇。做得太過，事後還可以調整。前面提到對過度浸染漢俗而失去民族固有之淳樸的反省，不過是長篇「遺詔」中的一小部分而已。遺詔也許是爲了指導年幼的兒子。

——好好讀這個！如果有什麼不懂的，可以來五台山，我會慢慢敎你。

悄悄逃離紫禁城的時候，順治皇帝也許曾撫著兒子的頭這樣說吧！

〔第15則〕 左宗棠

左宗棠是常勝將軍。他鎮壓西北叛亂，使由浩罕來攻的阿古柏．帕夏潰滅，瓦解英國建立安集延國的計劃，保全了新疆領土。所謂「自比諸葛亮」，看來不見得只是他的一句豪語。

喜爲壯語驚衆

十九世紀中的太平天國之亂，是對淸朝政權的一項果敢的挑戰。最後雖歸失敗，卻獲得很高的評價。滿洲八旗軍欠缺軍隊應有的戰鬥力，在鴉片戰爭中早已暴露無遺。漢人軍團綠營也是素質極低的軍隊。因此鎮壓太平天國之亂的，是湖南及安徽的城練，亦即「湘軍」、「淮軍」，由曾國藩、李鴻章、左宗棠等人指揮。唯物史觀派的史家定位太平天國之亂爲農民起義，並把鎮壓者當作反民族革命、反動分子。

鴉片戰爭的英雄林則徐奉命鎮壓廣西民亂，自故鄉福建向西急行，卻在中途得病，死於潮州

。因此，他並未被打下反民族革命的烙印。

左宗棠可以說是林則徐的弟子，曾在擔任浙江巡撫的時代自太平軍手中奪回杭州，於鎮壓方面有功，因此所獲得的評價並不太好。儘管有人說他是民族的叛徒，但如果冷靜地回顧歷史，就會發現左宗棠也有民族英雄的一面。

在清末的中國，以政府要員身分而極爲活躍的人物，大抵都是出身於科舉最後階段——會試及格的「進士」。自林則徐以下，曾國藩、李鴻章、張之洞、胡林翼、沈葆楨等著名人士，皆出於彼。非進士出身，卻晉升至最高階的，大概只有左宗棠和袁世凱二人吧（另外還有一位靠軍功起家，以政治家身分幾乎晉升至高階的劉坤一，但此人或許歸類於軍人較爲適宜）。儘管如此，左宗棠仍是鄉試及第的「舉人」，具有任官的資格。袁世凱在鄉試中也未能及第，是靠捐納、即獻金而取得資格。

生於湖南省湘陰縣名門的左宗棠，二十歲便鄉試及第，但在其後的會試時，三次挑戰都歸失敗。會試是三年一次，左宗棠到第三次就放棄了。科舉考試與「學問」不同，縱有爲後來也成爲進士，但在此之前早已是天下知名的學者。在經學方面，他恐怕比進士及第那年的考官還更有實力。

左宗棠的學問，也許不是爲了考試。他因關心而學習的是輿地（地政）、兵法、農政等實學，這些都不在會試科目之列。

放棄正式的精英官僚路徑的讀書人，多半走上「幕僚」之途。也就是充當精英高官的祕書。

清代地方高官在本俸之上還有龐大的「養廉銀」。顧名思義，這是爲保官吏清廉，以免搾取當地居民的資金。但事實上還是有不少被公認化的賄賂。在中央起碼有官僚組織，但是到了地方，例如總督或巡撫調任時，幕僚團多半也會採取行動，隨行至新的任地。新上任的總督必須到空無一物的官廳赴職。因此，他就得帶著自己的幕僚去。

幕僚並非政府任命的人員，不算是正式的官吏，因而不需要考試合格等特別的資格。文章寫得好、善於交際、點子多，總之具有各項才藝技能的人，就可以成爲幕僚。大致而言，與該名正式高官有關係的人，或是靠親戚及熟人大力推薦的人才會被選上。而且雖然說是幕僚，這其中，從跑腿的到賓客級的都包含在內。

在《清史稿》列傳中，對左宗棠是這樣描述的：

> 喜爲壯語驚衆……嘗以諸葛亮自比，人目其狂也。

也就是說，他表示自己與諸葛亮不相上下，因此人們視之爲瘋子。他大概認爲，像他那樣了不起的人卻不能成爲進士，這是世界的錯吧！雖然被世人嘲笑頭腦有問題，但因爲這種豪言壯語，他的名字廣爲人知。

這不只是豪語，而是有實學作依據的。也有人看出他的能力，那就是兩江總督陶澍（公元一七七八～一八三九年）及湖北巡撫胡林翼（公元一八一二～六一年）。這兩人皆爲湖南人，胡林翼跟左宗棠還是同年（編註：科舉中同列一榜的人稱同年）。

横覽九州（全中國），更無才出其右者。

胡林翼給予左宗棠無上的讚許。

道光二十九年（公元一八四九年），雲貴總督林則徐奉准引退，便護著鄭夫人的靈柩回到故鄉福建。船旅曾暫泊長沙，當時左宗棠前去晤見林則徐，兩人整夜暢談，竟至天明。

這是初次會面，左宗棠三十七歲，尚無官銜，但六十五歲的老總督林則徐卻知道他的事。給予左宗棠極高評價的陶澍在兩江總督任內，林則徐是江蘇巡撫。而對左宗棠讚不絕口的胡林翼當貴州知府（府知事）時，則在雲貴總督林則徐的轄下。胡林翼一直勸林則徐任用左宗棠。求才若渴的林則徐便聽從胡林翼的勸告，要招聘左宗棠。不料，左宗棠因私事而無法離開湖南。原來家族裡有人提出訴訟，告左宗棠侵占財產。大概是左宗棠經常與人衝突的性格所致。

林則徐與左宗棠會面的地點是在船上，登船時，左宗棠踩錯了踏板，落入湘江，被人扶起來。我在《黎明前的中國》裡寫道，左宗棠也許是太緊張了，以致失足。然而，他是個站在任何偉

人面前也不會緊張的人，竟公然說自己是諸葛孔明，希望引起大家的注目，當時還舉了旗去見林則徐，旗上大大寫著「湖南舉人左宗棠」。我在小說《太平天國》裡，寫他爲了給林則徐一個難忘的印象，因而故意掉入河裡。左宗棠在洞庭湖邊的湘陰長大，他是水鄉之人，應該很習慣水才對。

林則徐與左宗棠會面後第二年便死了。雖然只見過一回，左宗棠卻可以說是林則徐的弟子。

——江中譙談達曙，無所不及。

日後，左宗棠在給朋友的信上，這樣記述當天的情形。

儘管是初次見面，但林則徐必然已讀過左宗棠的地政及兵法著作。由於想招聘爲幕僚，理應研究過對方的底細。

兩人徹夜交談的雖爲天下國家之事，但據說主要還是有關西北的問題。背負鴉片戰爭的責任，林則徐被左遷新疆達三年之久，因此他曾思考並研究過西北問題。可能也儘量收集了許多有關西北的資料吧！

收集與自身任務有關的所有資料，是林則徐的習慣。奉派到廣州去取締鴉片時，他也曾招聘懂英語的人爲幕僚，幫忙翻譯當地的英文報紙及英文地理書籍等。被流放新疆時，中途在揚州遇到魏源，便把那份資料全部交給魏源。魏源據此撰著了《海國圖志》，衆所周知地，這本書還傳

到日本，對幕府末期的志士影響很大。

在湘江徹夜的「講談」中，除了新疆三年的體驗外，應該還傳授一些資料吧！林則徐的三個兒子也都在座。長子已經及第進士。林則徐雖然跟左宗棠對談，但他或許也希望讓三個兒子聽一聽，因此這段話可以算是遺言。

——中國的憂患不是英國，而是俄國。

這是林則徐由新疆經驗所導出的結論。打過鴉片戰爭的他竟有這種看法，眞叫人相當意外，但這是在他也了解英國之後所得的結論。

新疆不保，京師危矣！

近代中國的國防論，可分爲「海防派」和「塞防派」。簡單說，就是主要的假想敵應該是哪一國。「海防派」把從海上而來的英國視爲主要敵人，因而有親俄的傾向。海防派的代表人物自然是李鴻章。相對地，把俄國視爲主要敵人的是「塞防派」，以林則徐爲始祖，他的女婿沈葆楨、湘江夜話時曾受教的左宗棠都屬於這一派。

左宗棠成爲湖南巡撫張亮基的幕僚，是與林則徐會面三年後的事，當時他已經滿四十歲，起步算是很晚。張亮基也是林則徐底下的一名雲南知府。但張不久便成爲湖廣總督，調任到武昌去

。左宗棠最後成為張的繼任者駱秉章的幕僚。

太平天國之戰已經揭開了序幕。曾國藩組織湖南義勇軍（湘軍），以取代無用的正規軍，就是在這個時候。曾國藩回鄉服喪期間，因離官而得以自由行動。但當然也需要官府的支援。湖南巡撫駱秉章全力在財政及政治上支援曾國藩的湘軍。但調整支援態度，使之順利運作的，其實多半是幕僚左宗棠的功勞。駱秉章出身廣東，對當地並沒有什麼感情。就左宗棠而言，這則是家鄉的事。

後來左宗棠與湖南家鄉的前輩曾國藩不和。在左宗棠看來，「你的湘軍還不是我辦的！」畢竟他一點也不是個謙虛的人，有著高高舉起旗來，四處走動要大家看的性格。雖然發出豪語，卻也有其內容，他的功績是他自己和別人都承認的。

加入湘軍以後，他在江西和安徽立了功，不知不覺成為正式官員，受任為三品京堂，補太常寺卿。太常寺是祭祀宗廟的小官廳，但其長官可以算是準閣僚。不久他又成為浙江巡撫、閩浙總督，與太平天國交戰，奪回杭州，立下輝煌的戰功。身為地政、兵法泰斗的他，與進士出身的各長官迥然不同。在平定太平天國之亂時，只有他的功績最為醒目。

同治五年（公元一八六六年），由於閩浙總督左宗棠上奏，在福州馬尾山山麓成立了船政局，除兼有造船廠和兵器廠外，還附設水軍學校。這可以說是中國洋務運動、即近代化的先驅。第一

位船政大臣是林則徐的女婿沈葆楨。

儘管毀譽褒貶參半，然而左宗棠與太平天國交戰時，仍接受英法軍的支援，在船政局的創設及營運上並以法國技術人員爲顧問。研究「實學」的左宗棠，對於向外國借力，絲毫不會猶豫。「技術」這東西，超越國籍依然有不變的水準，其差距是顯而易見的。該學的就學，這是實學派的左宗棠一貫的信念。

同年，左宗棠轉任陝甘總督。船政局可以交給沈葆楨，因此他十分放心。當時在中國西北方，包括他的任地陝西、甘肅在內，回教徒的叛亂正趨擴大。屬於「塞防派」的他，應該是很期盼這個新職務。

當時，帝俄已逐步吞併了中亞各汗國（西土耳其），造成的連鎖反應是浩罕汗國的將領阿古柏．帕夏攻打新疆。擔心俄國南下的英國，支持阿古柏政權以作爲緩衝勢力。俄國似乎也派出軍事顧問。在俄國參謀本部所派出的年輕將官中，包括日後日俄戰爭的敗將克羅帕特金上尉。

回教將領阿古柏占領新疆，跟中國西北方的回教徒叛亂應可說是有連帶關係的。

左宗棠平定陝甘叛亂是在到任第五年（公元一八七一年）。然而，亂首白彥虎卻逃到新疆，投靠阿古柏。左宗棠爲收復失去的新疆領土，率遠征軍西向而去是在公元一八七五年。

俄國根據其與清國間的〈塔城協約〉，奪去了中國領土齋桑泊以西四十四萬平方公里的土地

。接著，由於阿古柏侵占新疆，俄國又以伊犂地方的安寧爲由，占領該地。雖然曾表示動亂平定後將歸還，但它認爲清國沒有這個力量。

左宗棠西征便兼具了收復伊犂的任務。然而，西征軍出兵卻太遲。這是因爲「海防派」李鴻章的阻撓。

恰巧當時日本以琉球島民被殺害爲由，把西鄉從道率領的軍隊送至台灣。李鴻章便讓能戰鬥的軍隊南下，以防備日本出兵。西征軍因而無法組編起來。

海防派主張「保護心臟部位」。而東南沿海地方就是中國的心臟部位，所以必須傾注全力於海防。新疆因是邊陲地帶，缺了一點也不會危及性命，這無異是一種放棄新疆論。新疆一帶如有兵力及戰費，可轉用於海防，這種論調在政府內部相當有力。

對此，左宗棠提出辯駁：

——新疆若不保，蒙古便不保。蒙古一失，京師難保。

在北京附近的八達嶺一帶，早已住著蒙古人。二百多年來，清朝與蒙古人的關係非常好。因此首都附近雖有蒙古人，清廷仍能安心。然而如果沒有蒙古人，會變得如何呢？想像一下俄國穿越八達嶺的情景吧！

左宗棠的塞防論，不愧是地政學者，果然條理井然，而他的個性又很強烈。台灣問題以五十

萬兩賠償金解決之後，左宗棠的西征軍便由蘭州出發了。

超越「器」的「大不器」

一九八四年，我曾再度前往睽違九年的敦煌，中途並順道去了酒泉。在酒泉公園裡，有一個九年前沒有的石質標示。

——左公柳

上面鐫著這幾個字。這無疑是左宗棠所植的柳樹。

西征軍的先鋒部隊抵達烏魯木齊時，殿後的軍隊還未從蘭州出發。左宗棠已事先調査過途中額爾濟斯河的水量及糧食的調度能力。這一點也帶有地政學者的風格。這麼做是避免因大隊人馬一時駐屯而使水乾涸。由於他們會穿過沙漠或沙漠附近的地方，左宗棠便讓先遣部隊沿道種植柳樹。當時的西征軍也許來不及享受，卻可以提供日後的旅客作爲休憩之用。據說他選的是成長較快的品種，世人稱之爲「左公柳」。

文革時代，鎭壓太平天國的左宗棠成了民族的叛徒，不可能有人去紀念他。現在似乎部分地恢復了名聲。

西征軍擊退了阿古柏軍。攻陷烏魯木齊的時候，欽差大臣左宗棠還在酒泉。白彥虎逃進阿古

柏所建的托克遜城。清軍收復吐魯番，並攻進托克遜城。公元一八七七年四月，阿古柏．帕夏自裁身亡。有人說是遭到暗殺，也有人說是病死，總而言之，浩罕政權潰滅了。白彥虎逃入俄境。

左宗棠鎮壓西北叛亂的活動正熾（公元一八七二年），曾國藩過世了。左宗棠所率的軍隊，就是曾國藩組織的湘軍。然而就算由曾國藩指揮，恐怕也不會有這樣輝煌的戰果。

曾國藩是進士出身的大官員，率領湘軍後被稱爲「儒將」。與太平軍交戰時，曾因局部戰役失敗而企圖自殺。

他與通曉地政、兵法且富決斷力的左宗棠比起來，在「將器」方面不能不說有相當的差距。

——君子不器。

《論語》裡有這麼一句話，意思是說：文人政治家是不能「器」的。「器」是專家的意思。專家會拘於小局面而漏失掉大局。因此懷抱均衡的教養、不特別具有專業風格的人，才能照顧全局。某個領域裡被稱爲「活字典」的人，由於在其工作崗位上不可或缺，反而無法出人頭地。現今的日本精英官僚也是每隔一、二年就更換部門。他們沒有時間變成專家，因此也不會變成「專業傻瓜」。實際的工作最好是交給各別的專家去做。

清代也是如此。進士出身的高級官員是「不器」，要指揮稱爲幕僚的「器」去做事。進士未及第的左宗棠不得不成爲幕僚。地政、農政或兵法專家的他是「器」。但是，他卻因爲在很多領

域上是「器」，而能夠與「不器」站在同樣的立場展望大局。這是很奇妙的，他或許可以稱爲「大不器」，但身爲一個人或是一名政治家，他並不能稱爲「大器」。

曾國藩不過比左宗棠大一歲，然而官歷上卻有很大的差距。左宗棠無官的時候，曾國藩已是禮部侍郎（教育部次長）。一介幕僚的左宗棠被任命爲巡撫（省長），算是特例拔擢，而這是由於曾國藩的推舉。左宗棠也知道這事，不過他認爲：

——曾國藩的湘軍是我組成的。

因而對曾國藩不是很感謝。左、曾兩家雖有姻親關係，但同治三年（公元一八六四年），左宗棠卻主動對這位大前輩丟出絕交書。

左宗棠要前去鎮壓西北回亂時，曾國藩正任職兩江總督。兩江是天下之穀倉，兵糧輸送的決定權就在總督手上。

由於丟出絕交書，左宗棠自忖可能會收不到兩江的兵糧。如果是左宗棠，他就可能會利用兵糧讓吵架的對手受困擾。但曾國藩並非心胸狹窄之人，他不是「大不器」，而算得上是「大器」。曾國藩爲了赴任西北的左宗棠，竟把湘軍最強的軍團與劉松山這員猛將配置於其麾下。儘管如此，左宗棠在曾國藩派給他的將官面前，仍經常數落曾國藩。將官們忍不住對他說：

——大師（左宗棠）若嫌曾公，儘可嫌之。爲什麼要一再對我們提起呢？道理既不正，說得又

不圓融，東一句西一句，耳朵裡都要長繭了。

這是說他人格不甚圓融。

曾國藩是一位熱中反省的人。看他的日記就知道，下棋下得太過了，或是白天行房，都要反省。一直作夢而不能入睡時，他反省是「心中有愧」，五十歲以後不再作夢，他又反省這是「體力衰弱」了。相對於此，左宗棠卻是一個與反省無緣的人。曾國藩在咸豐十年（公元一八六〇年）所寫的文章裡有這樣的句子：

——盛世創業垂統之英雄，以襟懷豁達要，末世扶危救難之英雄，以心力勞苦爲要。

曾國藩規定自己要做一個末世中扶危救難的人。而左宗棠因爲天性襟懷豁達，本屬於盛世創業期的人物。

正當左宗棠率領的清軍擊敗阿古柏，帕夏，迫近喀什噶爾時，英國有意牽制。深受期待的緩衝勢力英國，對阿古柏的潰滅非常焦急，頻頻進行外交工作。當時的英國駐清公使威安瑪（Thamas F. Wade）在北京進行相當露骨的遊說工作。

——浩罕被俄國吞併，安集延人沒有地方安頓。我們想在喀什噶爾建立一個安集延人的國家。……

這是一個相當自私的要求。他們要求清朝放棄收復被阿古柏侵奪的土地，在那裡建立一個新

國家。對英國來說，這當然是它防備俄國對該地區發生影響的一項策略。

接獲北京方面對於此事的垂問時，左宗棠說：

——英國如果想要緩衝地帶，不是可以在廣闊的印度劃一處地方，建一個安集延人的國家嗎？大可不必來染指我國肥沃的土地。喀什噶爾是古代疏勒之地，收復我國固有領土是理所當然的。……

他主張擺出強硬態度，並補充一句話：如果英國言語蠻橫無理，就讓本司令部派使節去，我倒想跟他們折衝一番。

若生於盛世創業的時代

隨阿古柏敗退而期待落空的，還有俄國。他們利用動亂占領伊犂地區，動亂平定之後就不得不歸還。俄國一直以為阿古柏不會輸給清軍。豈料，左宗棠竟然漂亮地粉碎了阿古柏的勢力。俄國只得歸還伊犂。

清朝政府於是派遣崇厚到俄國，負責交涉歸還伊犂的事宜。崇厚這個人實在是糟糕透了。曾經有個深受信任的術士對他說：「某月某日前你若沒有回國，就死定了。」結果他根本沒有交涉，只想早點回國，一切都依俄國的要求。這就是〈里發第亞條約〉（Treaty of Livadia），不僅把

伊犁以西及以南的廣大領土割給了俄國，還要支付俄國伊犁駐軍費五百萬盧布。

輿論激昂自不待言。清朝政府也拒絕批准這項條約，逮捕回國的崇厚，把他判處死刑。然後委託英法調停，派遣曾國藩的兒子駐英公使曾紀澤到俄國再度交涉。俄國自不可能吐出一旦入手的領土，然而當時這實在是一項過於厚顏無恥的條約，且俄已脫離三國（德、俄、奧）同盟而與法國結盟，看在法國的情面上才同意修改條約。

這就是〈伊犁條約〉（以雙方簽約地點為名，也叫做佩特魯布魯格條約），雙方以霍爾果斯河為國境，好不容易才只收回伊犁東半地區，條件是駐軍費增加到九百萬盧布，取消崇厚的死刑。崇厚是滿洲的高官，曾經擔任過盛京將軍、北洋通商大臣等。由於〈里發第亞條約〉責任的關係，他雖然免除死罪，但被解除官職，後來又活了十四年。

知道〈里發第亞條約〉的內容後，左宗棠的盛怒可想而知。他奏呈北京要包圍伊犁，並以武力奪回伊犁，然後由酒泉出發，朝哈密進兵。時為公元一八八〇年六月，左宗棠六十九歲。

對於左宗棠的行動，俄國也在伊犁齊集大軍，採取邀擊的姿態。清朝方面固然對〈里發第亞條約〉非常激憤，而俄國對崇厚被宣判死刑，也同樣非常激昂。

清俄兩國之間就此風雲告急。

列強——英、法、德、美的軍艦慢慢聚集於上海。他們正在討論戰後如何瓜分清國。

海防派的李鴻章當然深有危機感，他挽留曾協助平定太平天國之亂而欲回國的戈登（Charles George Gordon），請他代爲與英法調停。

當時，英法正與德國對立。英法兩國希望俄國在德國的背後施以無言的牽制，他們想讓俄國把眼光轉向歐洲。因爲一旦俄國在亞洲與清國開戰，德國就會毫無後顧之憂地對英法施壓。

如前所述，俄國也想賣個面子給法國，因此調停工作竟意外迅速地進行。取消崇厚死刑一事，也讓俄國比較容易坐上修改條約的會議桌前。其實，俄國境內虛無黨活動逐漸擴大，與清國開戰，在治安上勢將出現問題。果然第二年亞歷山大二世被虛無黨人暗殺。

海防派（即親俄派）李鴻章所擔心的，是進駐哈密的塞防派（即反俄派）左宗棠貿然開戰，收復伊犂。萬一突然發生意外事件，好不容易籌備好的修約交涉將遭受破壞。於是，李鴻章召回了左宗棠。

左宗棠是常勝將軍。他鎮壓西北叛亂，使由浩罕來攻的阿古柏・柏夏潰滅，瓦解英國建立安集延國的計劃，保全了新疆領土。他一點也沒有可以責難的地方。同樣是召還，但朝廷必須盡禮與盡理。

——京備顧問

這就是左宗棠的新官職。

在條約修改的交涉期間，爲防備決裂，清廷以京城爲中心，進行地方防衛並動員軍隊。曾國藩的弟弟曾國荃由山西巡撫而奉命駐屯山海關，李鴻章以直隸總督身分總括天津海防。這些都是防備俄國的舉動，左宗棠也不能反對。朝廷把近衛軍送到張家口，讓他們以儀仗歡迎左宗棠。

不久條約修改了，清俄間的緊張狀態解除。俄國答應修改條約有很多原因，而左宗棠毅然準備作戰也可以算是其中之一。

左宗棠當上軍機大臣，成爲公認的國家元老。翌年（公元一八八二年），他被任命爲兩江總督兼南洋通商大臣，這時已七十一歲，不久便稱病辭官。在他因病休職期間，發生了中法戰爭。

由於中法戰爭，左宗棠建議興建的福州船政局的造船廠被破壞。然而，法國艦隊的提督孤拔（A. A. P. Courbet）也戰死。

左宗棠以欽差大臣的身分被派遣至福建，在和約簽訂後便病死了。他大概是抱病赴職的吧！

中國之所以能夠保全新疆，收復伊犂及其以東的土地，可以說完全是左宗棠的功勞。他除了鎮壓太平天國的罪名外，應該也有保全國土的功勞吧！我想酒泉公園的「左公柳」紀念碑，可以視爲當今中國承認左宗棠功績的一種表現。

左宗棠很可惜地沒有生在盛世創業的時代。他進入朝廷擔任軍機大臣的時間是光緒七年（公元一八八一年）二月二十七日（陽曆）到十月二十八日，只滿八個月。對他來說，這可能是讓人不太

愉快的位子。他一生中最爲榮耀的時期，是他在酒泉指揮西征軍，力挫英國樹立緩衝國的野心，然後進兵哈密，迫使俄國修改條約的那幾年。

所謂「自比諸葛孔明」，看來不見得只是他的一句豪語。

〔第16則〕 黃興

黃興為了革命，每天馬不停蹄地努力著，最注重實踐，以自我犧牲的精神，把他那魁偉的身軀奉獻給祖國。每當有人請他揮毫時，他往往會寫「無我」二字。而他正是一個無我的人。

「中國同盟會」的催生者

清朝因革命勢力而垮台的公元一九一一年，在干支上正好是辛亥年，因此世稱這場革命為辛亥革命。

當時的革命勢力是由孫文所率領的興中會、黃興所率領的華興會、章炳麟所率領的光復會三個團體所組成。興中會會員多半出身廣東，又稱為「廣東派」；華興會又稱為「湖南派」；光復會又稱為「浙江派」。各領袖——孫文、黃興、章炳麟——被稱為革命三尊。

革命團體是宿命性很強的地下組織，有嚴守祕密的傳統，關於右述的三派，現今尚有不少疑

點。

一九〇五年，三派進行合併，於是「中國同盟會」誕生了。當時，興中會及華興會似乎都已解散，但光復會依然存在，據說部分會員同時隸屬於光復會及中國同盟會。

最早從事革命運動的，是以孫文爲首的興中會。且由於一八九六年的倫敦蒙難，使得孫文的名字傳遍世界。乘著合併的機會，一九〇五年，孫文從歐洲來到日本。在一千三百多人聚集於飯田町富士見樓舉行孫文歡迎會的一週後，大聯合的「中國同盟會」召開結盟大會。

合併的新組織誕生之後，仍以孫文及廣東派的興中會爲中心。不過，革命大業不可能單靠一個會派獨自進行，它還是需要集合三派的力量，且必須承認孫文的領導權。表面上看似簡單，然而當時的革命分子幾乎都是有特殊性格的人，因此這是件相當困難的事。孫文在革命陣營中確實是位突出的人物，爲了使他成爲新聯盟的統領，排名第二的人物就需要讓步。這個人就是湖南派的領袖黃興。

孫文與黃興初次碰面是在合併前不久。孫文於一九〇五年七月十九日抵達橫濱，逗留了五日左右，便前往東京。宮崎滔天促成孫文與黃興會面是在七月下旬，地點是鳳樂園。合併的提議就是在那個時候提出的。

七月二十八日，孫文前往革命派的「二十世紀之支那」雜誌社，拜訪宋教仁及陳天華等革命

家，陳述道：

——要救中國於滅亡，必須有統一的組織及統一的領導。

這不外是「由我來統領」的意思。以實歲來算，當時孫文三十九歲，黃興三十一歲。革命三尊的另一人章炳麟，比孫文小二歲，當時還在上海租界的監獄中。

革命三尊各個都是獨特的人物，他們所率領的革命家們也都是剛直的熱血男兒。融合很難，儘管一再發生意見衝突，仍能爲革命攜手合作，這完全是黃興自我克制的緣故。如果沒有黃興，革命派就不會有效地合作，革命的道路無疑將更加艱險。

由於這個原因，我認爲黃興是最應該表彰的人物。

黃興於一八七四年生於湖南省的善化（現今屬於長沙市），本名軫，投入革命運動後改名爲興，字克強。在家中二男三女中排行最小，母親在他八歲時過世。繼母易自如是長沙女子學校的學監，以當時的女性來說算是一名知識分子，黃興一干兄弟姊妹的基礎教育似乎都受自於她。

黃家是湖南的大地主。他的父親是秀才（科舉第一階段及格者），在私塾裡教書，並曾擔任過村長。

由照片可知，黃興「體貌魁偉」，似乎很熱中於練拳。地方鄉紳的家庭都早婚，他在十八歲與廖淡如成親，翌年考上秀才。清代的精英，若考上秀才就要接受鄉試的挑戰，及格後就是舉人

，然後再參加北京的會試。黃興的父親可能是鄉試未能及第，看開之後便做個地方鄉紳，過著平靜的生活。

黃興秀才及第的第二年，甲午戰爭爆發，清國吃了敗仗，時代因而產生巨大的動盪。康有為等人發起維新運動，湖南所受的影響最為強烈。康有為最得意的弟子梁啓超，被長沙「時務學堂」聘為教師，而維新派的譚嗣同也成為湖南最早的一份報紙《湘學報》的主筆。年輕的黃興不可能不受到影響。

他不久就進入武昌的「兩湖書院」就讀。這是由湖廣總督張之洞所創辦，湖南、湖北的最高學府。黃興死後，其長女發現了他這個時期的日記，據說詩詞很多，在思想信條方面則幾乎未有觸及。可能是因為當時維新派已被整肅，而黃興也很謹慎，不過他確實具有文學青年的一面。他讀書非常認真，據說讀完的書就悉數送給繼母。

一九〇二年，他以湖北留學生的身分被送到日本。據為他寫傳記的劉揆一說，黃興成為革命家而開拓眼界，是在留學日本以後。他是張之洞所選拔的三十名英才之一，一九〇二年五月到達東京，進入東京高師校長嘉納治五郎為留學生教育所創設的弘文學院師範科。同年四月，魯迅以江南督練公所派遣的留學生身分，同樣就讀於弘文學院速成科。

不久黃興便加入《湖北學生界》及湖南編譯社等留學生雜誌及啓蒙出版社。擅長文章的他，

親自翻譯有關日本的教育行政法。這與魯迅寄稿給浙江留學生所辦的雜誌《浙江潮》是在同一時期。還有保皇黨派的梁啓超在橫濱創辦半月刊《新民叢報》，也是在黃興留學日本那年的二月。

與任俠之徒交杯對飲

就像中國有句諺語說「不要與湖南人吵架」，湖南有很多奇特的人。這是所謂的熱情之鄉。感情激烈的人是不問保守與革新的。既有曾國藩與左宗棠這種擁護體制的熱血男兒，也有不少像戊戌變法中被判死刑的譚嗣同、變法失敗後不久發動「自立軍」叛亂而被殺的唐才常、日後的毛澤東及劉少奇等反體制的激越人物。

到日本留學之前，黃興沒有特別顯著的言行。在東京的留學生之間，反俄運動逐漸高漲時，他才開始受人注目。

義和團事件時，俄國出兵占領中國東北，但在英日同盟（公元一九〇二年）的壓力下，不得不簽約歸還清國。然而在部分兵員撤出之後，俄國就停止了歸還領土的舉動，而且不但不撤兵，還對清國重新提出七項要求。那就是把東三省（黑龍江、吉林、遼寧）置於俄國的勢力範圍下。它要求把俄國以外的國家排除於東北之外，但這項密約案被日本的報紙豁然揭露。

整個中國點燃起反俄運動的炬火，擁有租界的上海及海外留學生衆多的日本，可以說是反俄

運動的兩個中心。

一九〇三年四月二十九日（二十八日《東京朝日》上刊載有關七條密約的詳訊），在神田錦輝館召開了抗俄大會，有五百名留學生參加。

立刻有一百三十多名志願者加入義勇軍的行列。他們分成甲乙丙三區隊，黃興的名字（本名黃軫）出現在乙區隊的三分隊中。

當時，女留學生只有十多人，她們也志願加入紅十字會從軍。由於清國尚未加盟國際紅十字會，所以女留學生們便打算加入日本的紅十字會，但因下田歌子反對而沒有實現。

這批學生軍在神田警察署的要求下，不久便改名為「軍國民教育會」。後來他們做了反省，認為與其在國外拚命高呼，不如回國挺身加入革命運動，於是興起一股「歸鄉實踐運動」。黃興便在一九〇三年六月離開東京，赴上海為這場運動打頭陣。

黃興成為長沙明德學堂的教師，赴任途中路經武昌的母校兩湖書院，在那兒發表了一場有關民主共和制的演講。同時，大量散發鄒容所寫的《革命軍》小冊子。

湖南出身的留學生，由於歸鄉運動而陸續返國。他們隱身於礦業公司裡，以進行革命運動。公司的名稱叫華興公司，祕密革命組織華興會就是在這個時候誕生的。黃興被推舉為會長。感覺好像乙區隊三分隊的一名士兵突然躍升為領袖，然而經歷了東京的運動，他應該是眾望所歸。

他留學日本時是二十八歲，已經有兩個兒子。魁偉的外貌確實很有威嚴，而其誠實的人品也受到大家尊敬。不但是陳天華、宋教仁、劉揆一等湖南出身的人，連張繼（河北出身）及蘇曼殊（廣東出身）等非湖南人也被黃興所吸引。

革命運動需要犧牲。在選擇領導人上應該也很希望慎重行事。如果選出一個沒有能力的領導者，可能會造成悲劇。華興會的成員，除了人品之外也考慮能力，因而推選出黃興。

一九〇四年十一月十六日（農曆十月十日，西太后的生日），湖南文武官僚為祝壽而全體齊集於長沙的皇殿。革命軍計劃炸死他們，占領長沙。因為希望占領了一省的省會，能夠引發「各省並起」的連鎖反應。

這個計劃因事前洩密而失敗。

加入回鄉運動的學生人數有限，因此起義時需要有人支持。他們期待武備學堂（士官學校）的學生及新舊各軍士兵們的呼應，卻意外地也得到湖南的任俠之徒的聲援。

革命核心的留學生與祕密結社哥老會的俠客們不可能完全契合，為免雙方之間發生嫌隙，黃興與哥老會號稱「昆侖山忠義堂大龍頭」的馬福益於洞窟內交杯對飲。不僅像留學生那樣的知識分子，連任俠之人也信賴黃興為總領袖。

任俠團體被稱為「會黨」，裡面的組成分子良莠不齊。保守派為偵察革命勢力的行動，派密

探潛入，會黨便是很容易利用的組織。起義計劃是由這裡洩露出去的。然而前來急報事機已洩的，也是會黨裡的人。於是黃興等人才得以在千鈞一髮之際逃脫。黃興潛伏在基督教教堂，伺機逃跑。他並不是基督徒，但很關心基督教，返回湖南之前在上海也曾數度前往教會。能夠潛伏成功，可能也是因爲他對教會的人懷著善意。

逃出長沙的黃興經由上海亡命到日本。雖想在上海策劃再度起義，但清朝政府向法國租界當局要求逮捕黃興，因此他不得不離開上海。華興會在長沙舉兵的計劃，比預定執行的日子早二十七天被發覺。也許正因爲發現得早，所以危險比較少。會黨裡有兩人被逮捕處刑，但後來也都平安脫身。

會黨的領袖馬福益計劃於翌年（公元一九〇五年）二月再度武裝起義。聽到這個消息，黃興和劉揆一從日本再度悄悄回國，在漢陽購入四十三梃步槍和彈藥，打算送到預定起義的地點湖南洪江。但到達洪江前，馬福益的起義已經失敗，爲首的他被逮捕。黃興不得已只好喬裝成商人及官員出至漢口，從漢口又一次亡命日本。

黃興沒有忘記在湘潭洞窟內交杯對飲的誓盟。爲了會黨單獨進行的臨時武裝起義，他奔走購入武器，此一行動從整個革命計劃來看是無益的。但黃興不能對馬福益的起義棄而不顧。黃興這種任俠精神也許正是他吸引人們的一個重要因素吧！爲了長江起義，黃興曾掉了相當於三百石的

田產，以作為軍費。他逃出長沙時，據說是他滿三十歲生日的前一天。

今巢穴已破

這裡，我們來看看黃興自留學以來概略的年譜。

一九〇二年　五月　渡日。入弘文學院就學。

一九〇三年　四月　抗俄大會。加入學生軍。

　　　　　　五月　加入軍國民教育會。

　　　　　　六月　響應回鄉運動，經上海武昌回到長沙，成為明德學堂教員。

　　　　　十一月　（一說十二月）召開華興會籌備會。

一九〇四年　三月　華興會成立大會。

　　　　　　十月　起義消息洩漏。逃到上海。

　　　　　十二月　（一說五年一月）亡命日本。

一九〇五年　二月　為救援馬福益失敗，再度亡命日本。

　　　　　　七月　首次與孫文會面。

八月　中國同盟會成立大會。

在三年多的期間內，瞬息萬變的事件不斷發生。一九〇二年五月，初次踏上日本的土地時，黃興還不過是湖北三十名官費留學生之一而已。當時可能只是年紀最大，體格最好吧。後來，一年之間，又參與了雜誌及啓蒙出版社等實務的工作。由於慷慨、誠實及俠骨熱腸的爲人，他逐漸嶄露頭角。儘管如此，他在抗俄大會時組成的學生軍之中，仍是鈕永建隊長底下的一名士兵。不過，學生軍的隊長幾乎都是留學於士官學校並已是見習士官的夥伴。

歸國運動的策略並不是要各地一齊起義，而是重點性地占領某一省的省會，各地再起來呼應。這個重點地就是湖南長沙。回國起義的負責人如果是黃興，那麼他就可以算是軍國民教育會實際上的領導者。

如果和從事革命運動的時間較長、在國際間知名度頗高的孫文及興中會合作的話，領導人當然是孫文，而副手不用說就是黃興。

興中會是孫文創辦的，他一個人的意見就可以決定所有事情，但黃興卻不是這樣。他必須與同志商議。對於加入孫文所領導的團體，宋教仁和陳天華都贊成，至於劉揆一則反對。結果，華興會決定「精神上」續存，全體解散之後，會員是否要加入新組織，聽憑各人的自由意願。

新組織——中國同盟會的總理，就在黃興的推舉下，由孫文就任。總理之下有三部：庶務部、司法部、評議部，這相當於行政、司法、立法三權。庶務部長由黃興擔任。總理如果是總統，庶務部長就是首相。而且該會規定總理不在時，由庶務部長代爲執行其職務。司法部長是二十三歲的張繼（河北出身，早稻田大學學生），評議部長則是二十一歲的汪精衛（汪兆銘，廣東出身，法政大學學生）。這個組織儼然就是一個年輕的革命政府。

中國同盟會成立後，孫文前往東南亞，在西貢及新加坡創立了分會。黃興則由香港進入桂林，一九〇六年春，創設了廣西分會。因「蘇報事件」而入獄的章炳麟，三年刑期屆滿出獄是在一九〇六年六月。由於一出租界便立刻會被清國當局逮捕，他出獄後搭乘日本郵船，前往日本。七月十五日，在神田錦輝館爲他召開的歡迎會上，據說參加者有七千多人，連屋頂都擠滿了人。順帶一提，當時留學日本的中國學生已超過一萬人。

章炳麟與孫文認識是在一九〇二年，兩人一致認爲要靠武裝起義才能打倒清朝。黃興負笈日本時，章炳麟正好回國。一九〇三年，上海報紙《蘇報》上刊載他的文章，因內容侮蔑清國皇帝及教唆殺人而發生問題，清朝政府強烈要求逮捕，租界當局便把他和《革命軍》的作者鄒容一塊兒逮捕。租界當局沒有答應清廷的引渡要求，並不是基於人道的考量，據說是爲了強調「治外法權」。

章炳麟是知名的考證學巨擘，被尊稱爲「國學大師」。以浙江人爲中心的革命團體「光復會」，由蔡元培、陶成章等人組成，據說時間是在一九〇四年，當時章炳麟已身繫囹圄。繫獄是革命家的勳章。章炳麟理所當然地在日本受到留學生盛大的歡迎。但光復會實際上的領袖具有強烈的個性，他來到革命策源地日本，使革命運動產生一股很大的漩渦。黃興夾在孫文與章炳麟之間，辛苦地做調停。

章炳麟一意主張驅逐滿洲人，他對民權主義及民生主義並不關心。對身爲國學大師的他來說，革命就是「復古」，就是農本主義，所以跟基督教徒孫文扞格不合。章炳麟雖掌握了革命派的機關雜誌《民報》，但他卻完全著重於文章的格調。孫文希望刊載更淺顯易懂的啓蒙性論述，而章炳麟不同意。

清朝政府執拗地逼迫日本政府驅逐孫文。日本政府沒有辦法，只得把原因告訴孫文，請他退至國外。由於內疚，日本政府送給他巨額的餞別金。除了日本政府，股市暴發戶鈴木久五郎也致贈他餞別金，據說總額超過一萬七千日圓。

關於這件事，黃興嚴厲地譴責孫文。但是，當章炳麟想在《民報》上揭露孫文接受日本賄賂時，黃興卻拚命阻止。

章炳麟撰作了《孫文罪行》這本小册子，在日本及東南亞一帶散發。這本小册子的資料，因

爲是清朝政府所散布的謠言，因此內容非常荒謬。對於章炳麟的這種做法，黃興抱持著批判的態度。

> 革命黨之勢力，在東京既已銷聲匿跡，《民報》社各人互相噬嗑，團體全散。……孫文亦被逐出境，今巢穴已破。

保皇派的梁啓超寫信給老師康有爲，信上便記載著如右這番勝利宣言。

孫文不是被驅逐的，而是自動離開日本。時間是一九○七年三月，黃興當時也同行。

黃興與會黨在長沙聯合起義失敗，便致力於運動新軍。接受新式訓練、擁有新式裝備的軍隊，比任俠之徒更爲可靠。新軍的將領大致都受過新式教育，因此容易溝通。他使用張守正的假名，潛回國內，以策反湖南出身的新軍幹部。桂林隨營學堂（部隊附屬學校）總辦（校長）蔡鍔，在日本陸軍士官學校求學時也與黃興結識。

一九○七年七月，徐錫麟刺殺安徽巡撫恩銘，被逮捕處刑，女革命家秋瑾起義失敗，在紹興被處刑。他們都是光復會會員，起義活動與同盟會無關。徐錫麟被捕受審時，官員問到與孫文的關係，他唾棄似地回答：

——孫文之流者，豈能命令吾輩乎？

孫文、黃興那一邊也不順利。經過黃興大力運動而約好要倒戈的新軍指揮官，看見革命軍的裝備貧弱，也停止了活動。欽、廉兩州起義失敗後，同年十二月，革命軍雖占領了中越國境上的鎮南關，卻幾乎看不到預期中貯藏的武器彈藥。奮勇起義的孫文和黃興等人也很失望。然而，另一方面，這也證明清軍要塞裡沒有彈藥的傳說果然是事實。只要有武器，就可以穿過湖南直取中國之腹臍武昌，據說革命黨人為此扼腕不已。

在後方基地、也就是日本的同志，正熱中於反孫文運動，更別說軍費的調度了。反而在《民報》經費短缺的時候，曾打電報給孫文，要他趕快匯錢過來。

一九〇八年四月，警察叛變，於雲南河口起義。在新加坡的孫文派胡漢民去看看，所謂的起義軍竟是一群烏合之眾。於是他要求孫文派黃興前來。黃興雖然趕到了，但這畢竟是一支不能成事的軍隊，因此他打算引入正在河內鎮南關之役的二百名同志，以注入新的活力。然而，他一進入越南之後，就被法國官員逮捕。靠著河內當地有勢力的華僑幫助，才好不容易獲釋，河口不得不放棄了。

黃興不僅要策動新軍及指揮起義，還要跟孫文一起巡迴於東南亞華僑間，為募集資金奔走。章炳麟的《孫文罪行》這本小冊子，大大妨礙了募款活動，而該文中還說：

——孫、黃亦一意規南服（征服南方），甚不顧東京之同志。

黃興因餞別金的問題曾批判孫文，但是仍與他同行，承認他爲指導者，服從其命令，在欽州、廉州、鎮南關、河口之役的槍火之下出沒。

章炳麟把下面這則軼事記載於自撰年譜一九〇七年的欄項中。

黃興希望同盟會的象徵能採用「井字旗」，這是從太古時代的井田之制所獲得的啓示。據說在周制中，井田中的八區分由八家耕種，中央爲共同耕作的「公田」。這個想法與同盟會「平均地權」的思想也很一致。但孫文卻在牆上掛起「靑天白日」旗。黃興叫道：「這不是模仿日本以太陽爲象徵嗎？快點拿下來！」孫文也變了臉色對他吼回去：「我在南洋（東南亞）已經得到好幾萬名願意把命託付給這面旗子的同志。如果要把這面旗拿下來，你先把我殺了再說！」黃興氣極敗壞，說要脫離同盟會，便走了出去。

——未幾復還。

章炳麟帶著挖苦的意味寫道。

黃興的憤怒，定然非常激烈。但跑出去之後，他想到革命之事。於是，他克制自己，忍辱而回。

追究廣東起義失敗之責任時，章炳麟曾提議罷免總理孫文，推黃興為下一任總理。當然，孫文和黃興都不在日本。劉揆一反對這項提議，與贊成派的張繼吵鬥起來。劉揆一恐怕加深內部紛爭，寫信勸孫文回到東京，「引咎罪己」。孫文以黨內糾紛可依「事實」解決，拒絕接受此項勸告。當時，在香港的黃興寫了一封信給同盟會會員。內容是說：

——孫文有德望，諸君若求革命成功，不要誤解他，應當傾心擁護。

一九〇八年的章炳麟自作年譜裡記載，在與宋教仁進行合作時，他曾對黃興說：

——那傢伙很狂妄，看不起我。他好像還說過，不殺孫、黃，大事不成。

——那是讒間之言。宋教仁雖然狂，但並不憎惡你。

黃興這樣勸解道。最後兩人還是進行合作。

都是長沙起義的同志，且是同鄉，黃興與宋教仁之間竟也有那種鴻溝。但黃興有一種立刻埋掉那道鴻溝的包容力。

在東京簡直是席不暇暖。孫文為募集革命資金，再度奔走於世界各地，黃興也為廣東新軍起義而前往香港。總理出國時，黃興便受託打理一切革命軍事宜。

廣東新軍計劃於一九一〇年舊曆元旦時起義，但當局察覺到不穩的氣氛，沒收了新軍的彈藥，起義軍因而不得不解散。

——革命黨首領驅人於死，自己卻安穩於高樓華屋。

梁啓超在《新民叢報》中這樣批判道。

一九一〇年十月，孫文在馬來西亞的檳榔市召集黃興、胡漢民、趙聲等人，對下一次的起義提出指示。新的革命方針是不要僅依賴新軍，而是五百名黨員起義，以此氣勢吸引新軍，奪取廣州後，再由黃興進兵湖南，趙聲進兵江西。

一九一一年四月二十七日，一場武裝起義爆發。由於正逢舊曆三月二十九日，所以被稱爲「廣州三二九革命」。最初的計劃是分十路進攻廣州，但是因爲人數少，不得不縮小爲四路。而實際出擊的，卻只有黃興這一路。爲了保密，並未採取橫向聯繫，因此四路軍誤以爲要改期，二路軍前去買武器時城門關閉，三路軍的陳炯明不知何故並未採取行動。

率領百餘名敢死隊員的黃興，衝入總督署，不幸與革命同志的新軍打了起來。從下午四點過後，一直戰到十二點，八十多人犧牲（戰死及被處刑），結果仍然失敗。黃興負傷，在女同志徐宗漢處接受治療，與自香港趕來的趙聲相擁慟哭。黃興的傷很快就痊癒，但趙聲受到這次失敗的刺激，精神崩潰，不久就病死了。

由芝加哥的報紙得知這次失敗消息的孫文，打電報到香港：

——聞事敗，各同志如何？善後措置如何處理？

胡漢民回報說黃興已脫險。

——天下之事尚可爲也。

孫文在電報裡這樣說道，動身去籌葬犧牲者的善後費用。犧牲者後來被祭祀於黃花岡，所以這次起義也稱爲「黃花岡之役」。

這次起義之後不到半年，武昌起義成功，清朝因此滅亡。

武昌起義之後，黃興成爲軍事上的最高領導人，負責武昌、漢口的防衛。他的頭銜是革命軍戰時總司令。宋教仁等人推舉他爲新政府的首腦，當然也有人反對。黃興便把首領的位子讓給黎元洪而去了上海。

南京成立了中華民國臨時政府，他就任陸軍總長。

革命的成果被狡獪的袁世凱橫奪。黃興到某個時期之前，一直打算和袁世凱協調建設新的共和國。戰鬥中雖然打頭陣，但在這種時候，黃興有意盡量讓步，極富自我犧牲的精神。

盟友宋教仁被袁世凱暗殺（公元一九一三年）時，孫文主張討袁，但黃興還堅持依法律途徑解決。讓步的幅度，黃興似乎比孫文還大。袁世凱對他敬而遠之，任命其爲南京留守。他雖然在南京發動二次革命，但與江西的李烈鈞、安徽的柏文蔚都以失敗告終。孫文去了台灣，黃興逃到日本，潛藏在犬養毅的家裡。袁世凱懸賞十萬元要黃興的首級，但孫文並沒有被列入名單內。

一九一四年，孫文在日本改組國民黨爲「中華革命黨」。他是爲了強化自己的領導權，防止異己分子混入革命勢力中。他希望在自己的指揮下，能夠一絲不紊地完成革命。至此，黃興終於覺悟到不能再讓步了。黃興並沒有參加中華革命黨。因爲入黨時要宣誓，而且誓約中說：

——附從孫先生，再舉革命。

黃興拒絕這麼做。孫文要求黨員絕對服從，意圖排除異己分子，成爲一個少數精銳的祕密團體以便行動。

黃興對此持相反看法，他認爲應該收納更多同志，組成一個所謂的革命聯合戰線。路線的對立是決定性的事，只有這個不能讓。

孫文在「總理」之下設置了一個「協理」的位子，想要迎回黃興，但被黃興拒絕了。孫文甚至說：「讓我做二年，如果不行，以後就交給你。」黃興仍然搖頭。黃興說革命跟開公司是不一樣的。

黃興前往美國，爲三次革命奔走調度資金。三次革命由和他同鄉的後輩蔡鍔發起，袁世凱取消帝制，不久憂憤而死。

黃興從美國經日本回到上海，是在一九一六年六月二十二日，也就是袁世凱死後的第十七天。回國四個月後，黃興去世，享年不過四十二歲。晚年他與孫文再度親近起來。黃興臨終是在十

月三十一日，前一天孫文還曾去醫院探望他。孫文已經著手改組中華革命黨，取消了有問題的那句誓言「附從孫先生……」。無疑地，孫文希望再度與黃興合作。

黃興的死因，顯然是過度疲勞引起的肝臟疾病。為了革命，每天馬不停蹄地努力著，最注重實踐，以自我犧牲的精神，把他那魁偉的身軀奉獻給祖國。每當有人請他揮毫時，他往往會寫「無我」二字。而他正是一個無我的人。

〈後記〉

傑出人物的亂世浮生錄

陳舜臣

本書所收錄的各篇章，曾在中央公論社所出版的雜誌 *Will*（一九九〇年一月號～九一年五月號　九一年二月號停刊一次）上，共連載了十六回。

人是文學藝術永遠的主題，而我也得以在作品中不斷地探討著人。寫了許多歷史小說，推動時代的人或是被時代驅策的人不斷登場，我在寫作的過程中，感覺好像與他們交往了許久。

書名中的「傑物」二字，是遵照編輯的建議而訂定的，意思是指在形形色色類型的人之中，看起來特別突出的人物。這種人物非常多，我從中國的歷史中挑選出自己覺得適合的。如果你問我依據什麼基準，我只能回答這是全憑個人喜好。

這些傑出人物之所以度過不平凡的一生，終歸還是時代使然。我在執筆期間，曾經突然停下

筆來想：這位亂世英雄如果生在太平的時代，會過著怎樣的一生呢？我想他應該還是一個很有趣的人，只是他的事不會被記載在文獻裡，因而也不會流傳給我們吧！

所謂傑物，亦即碰巧生在一個對他本人來說是不幸的時代裡的宿命性人物。人們常說要學習歷史上的優秀人物，然而坦白說，我寧願不必效仿他們。

我希望讀者諸君在閱讀本書時也能思考，這裡出現的十六位傑出人物會不會還有其他的生活方式。因爲作者正是抱著這種想法在寫作的。

一九九一年九月

中國傑物傳

陳舜臣 著
謝文文 譯

「滾滾長江東逝水，浪花淘盡英雄。」無論是推動時代或是被時代推動，古往今來，形形色色的人在歷史舞台上穿梭過場。范蠡、子胥、呂不韋、張良、漢宣帝、曹操、苻堅、張說、馮道、王安石、耶律楚材、劉基、鄭和、同治皇帝、左宗棠、黃興，都度過了不平凡的一生，可說是亂世裡的宿命性人物。

試想，他們如果生在太平盛世，會不會有另一番境遇呢？透過這十六則傳奇故事，《中國傑物傳》將提供給您不一樣的思考空間……

ISBN 957-32-3357-6 (782)
00200
9 789573 233572
N8011 遠流 NT$200

¥ 19.90

【陳舜臣作品集】

（六）歷史隨筆

陳舜臣作品集⑪

中國傑物傳

原 書 名／中國傑物傳
作　　者／陳舜臣
譯　　者／謝文文
責任編輯／游奇惠・陳穗錚
發 行 人／王 榮 文
出版發行／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臺北市汀州路 3 段 184 號 7 樓之 5
郵撥／0189456-1　電話／(02)365-1212
傳眞／365-7979

著作權顧問／蕭雄淋律師
法律顧問／王秀哲律師・董安丹律師

電腦排版／正豐電腦排版有限公司
印　　刷／優文印刷股份有限公司
□1997年10月 1 日　初版一刷

行政院新聞局局版臺業字第 1295 號
售價 200 元（缺頁或破損的書，請寄回更換）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Printed in Taiwan
ISBN　957-32-3357-6

YL 遠流博識網

http://www.ylib.com.tw/　E-mail:ylib@yuanliou.ylib.com.tw